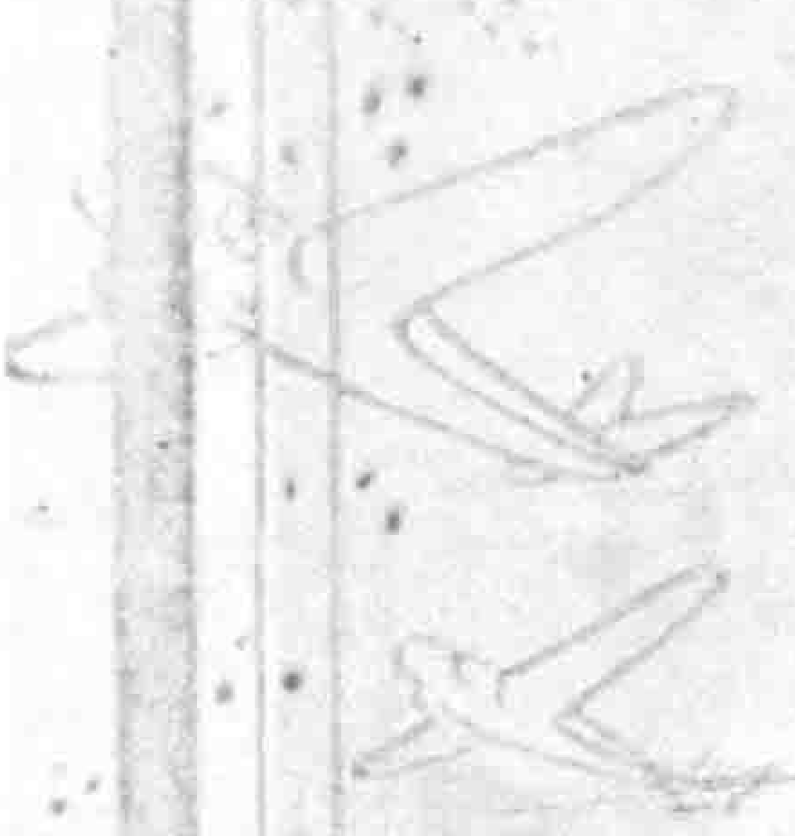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第十三卷 第九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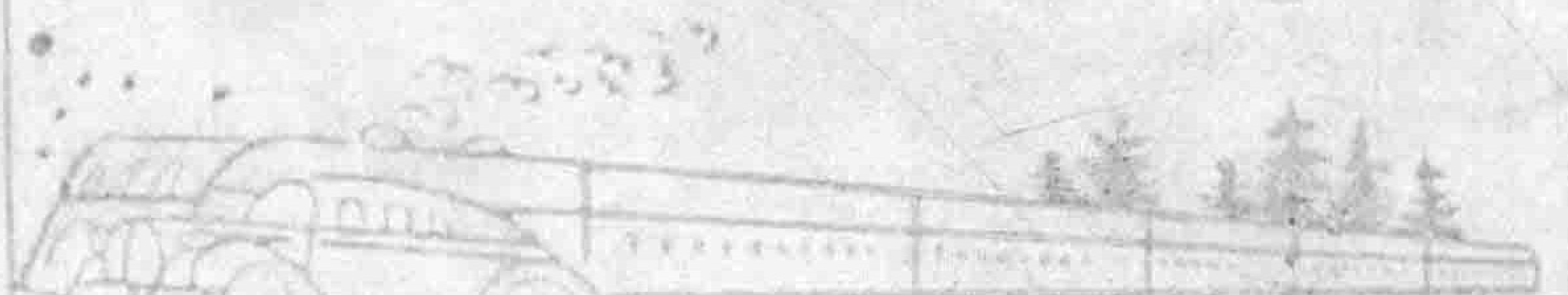
九月號

路南紀游
宜艮紀行
牛津屐痕
四海爲家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3. No. 9
September 1939

HUNG YING LIB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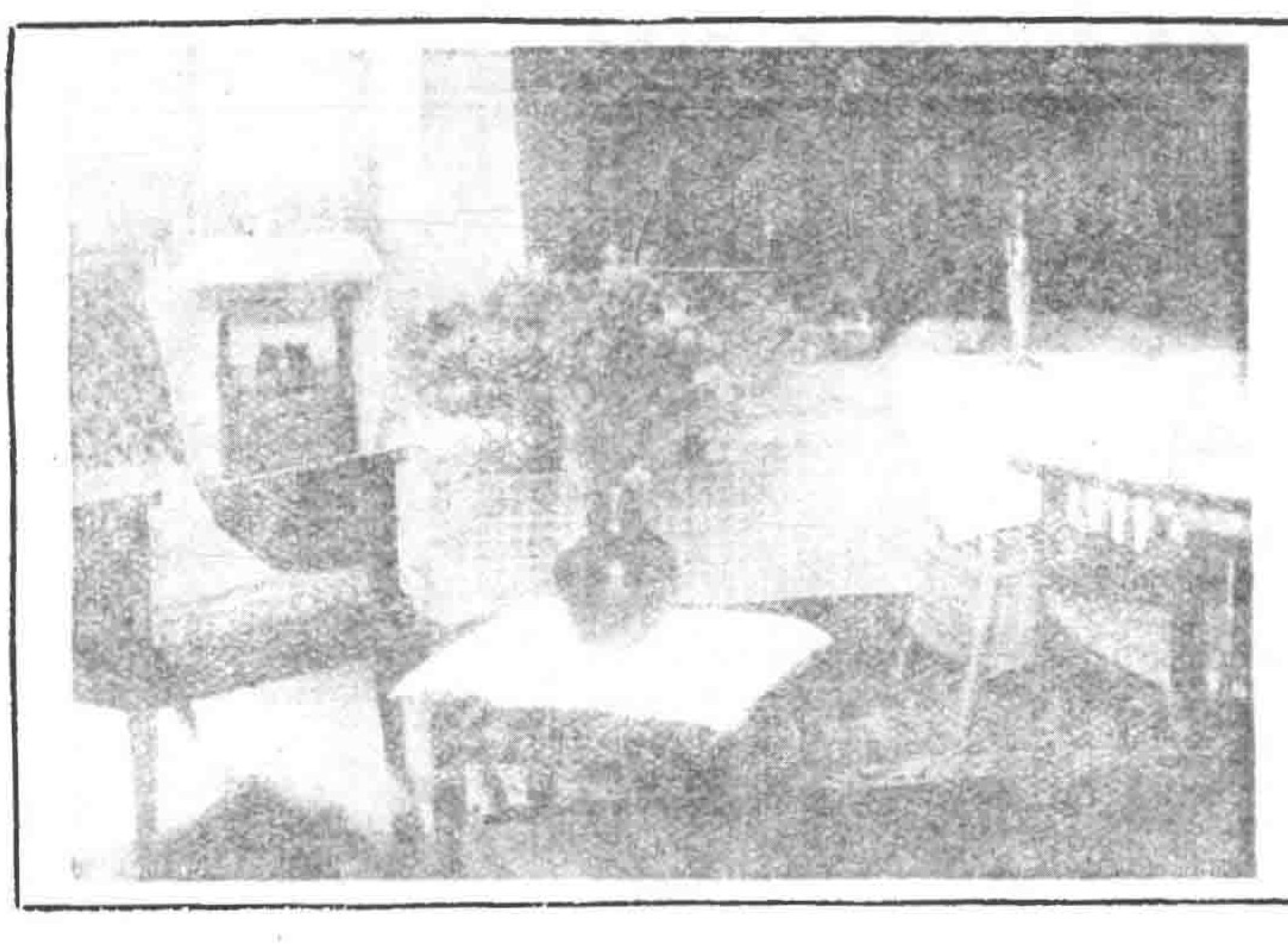
GRAND HOTEL DU COMMERCE

地址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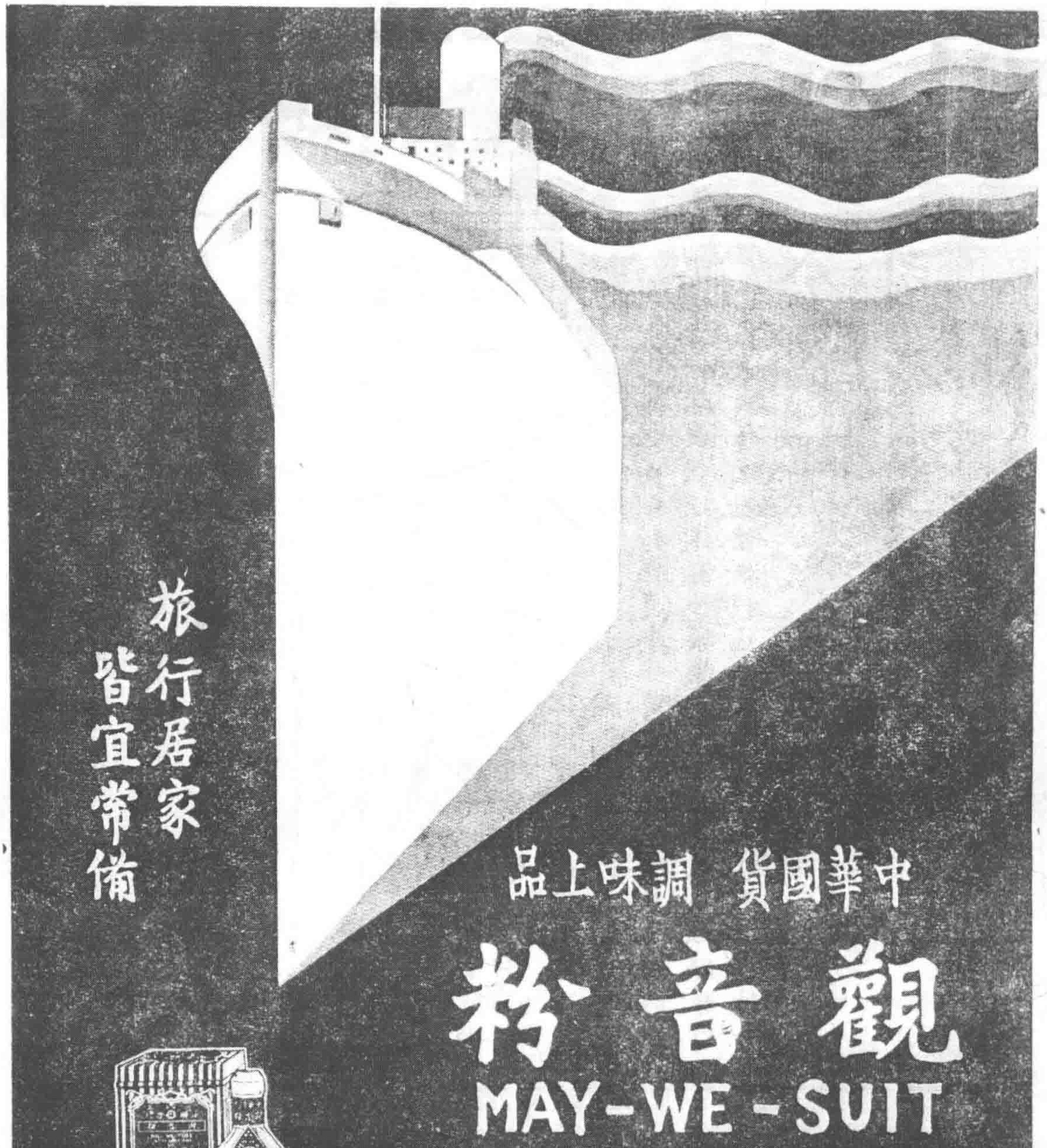
電話 七四五號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已成為我們惟一的田園。要到西南各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舒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使。本社有鑒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牠全部盤進，自已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一切侍應更能適應國人習慣，歡迎佳賓蒞止。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就這二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三六—〇〇三

★ ★ ★ **AMERICAN** ★ ★ ★

PRESIDENT LINES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

美國總統船航線。

經神戶橫濱檀香山至舊金山及洛杉磯

世界航線。

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本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幷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幷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艙甲板異常闊大幷無煤煙汚塵因美國總統號用油爲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幷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一五三〇九號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ROUND-WORLD SERVICE"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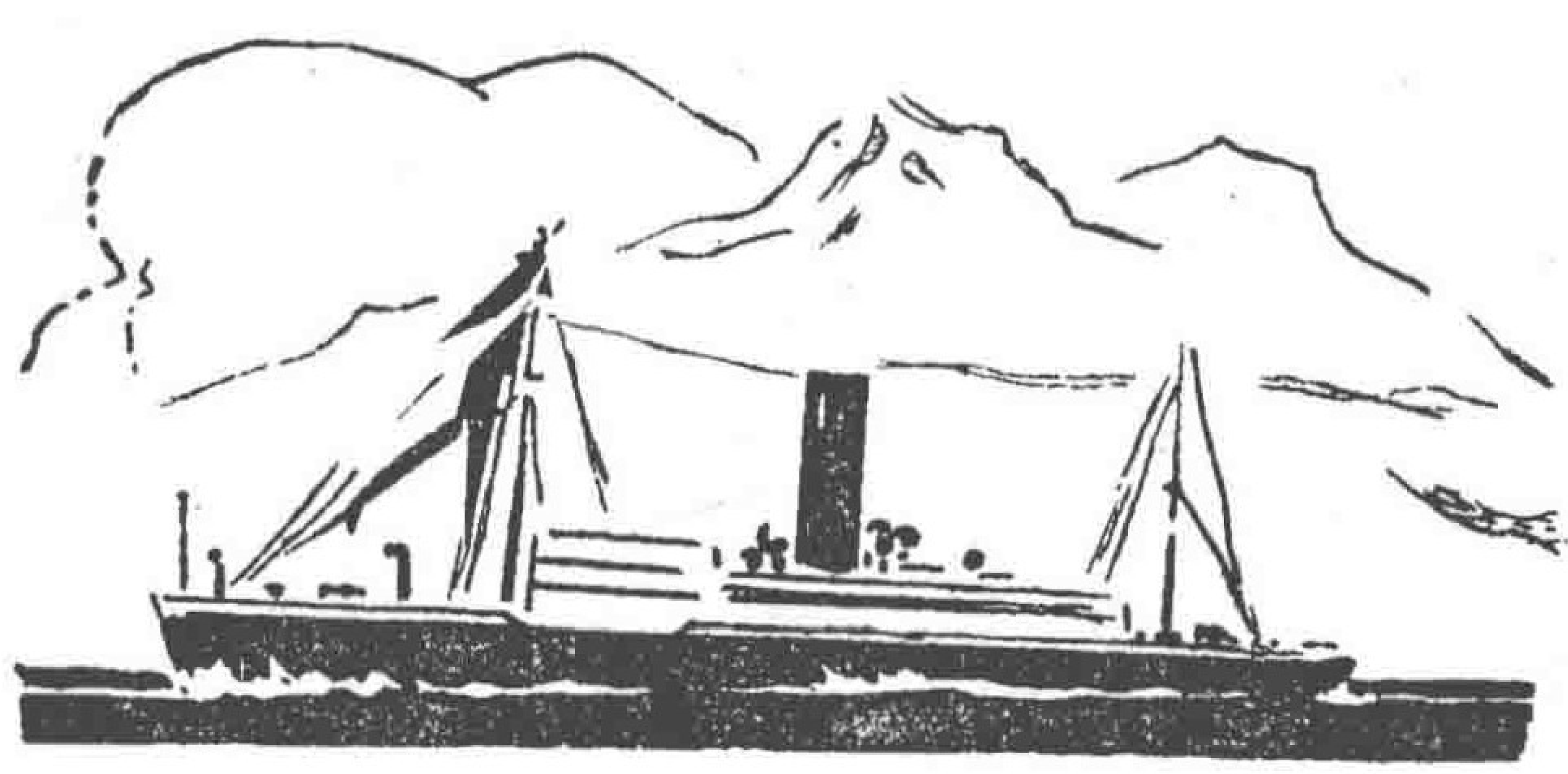
民國廿八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紐約江景（美術圖景）……朱逸……一
紐約中央大車站（美術圖景）……朱逸……二
路南紀游……李金定……三
宜良紀行……帥雨蒼……七
蓉康旅程……王濬泉……一一
旅塗日記……林英强……一五
牛津屐痕……程志政……一九
南斯拉夫觀光記……呂迺瑛……三一
四海爲家（中篇）……曹右民……四五
歐美采風記（十五）……沁明女士……五五
蜀道難……張恨水……六五
天網恢恢（續五）……秦瘦鷗……六九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八一

搭古太輪船貴客請注意

敬啓者本行特備堅固快捷輪船船位廣闊伙食美備招呼妥善常川載客來往下列各埠



香港　上海
天津　汕頭
廈門　福州
青島　威海衛
烟台　海口
北海　海防
暹羅　石叻

貴客搭船及欲知船期價目請移玉至

南泰恆記 香港德輔道中一百二十七號 電話二〇一二五及二七五六七

南泰恆記支行 廣州灣西營丹社街三十號 海防華人街十三號

本行船期每日均有登載在循環工商華字華僑等日報

貴客搭船必須向本行華客總代理南泰恆記先購妥船票然後落船此佈

香港太古洋行謹啓

香港渣甸洋行

總經理印華輪船有限公司

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GENERAL MANAGERS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HONG KONG.

本公司備有堅固快捷輪船、常川行走南北洋各埠、垂百十載、近更刷新改良、無美不臻、南洋航線、專走石叻庇能吉打等埠、及接駁澄州貨物、由吉打回頭、經庇能、回香港、轉廈門日本、北洋航線、則分而為二、一走廣州香港汕頭福州烟台天津等埠、每星期一次、一走廣州上海青島、順經汕頭、幷接駁長江沿岸各埠貨客、每三日一次、海防航線、由香港往海防、順經海口北海、每星期一次、所有食用豐富、客位安適、兼設無線電機、消息靈通、貴客光顧、無任歡迎、

香港（代理客位處）永茂生記 干諾道中五十號三樓 電話二一零五三號

（問事處）中環必打街本行辦房 電話二一四七七號

香港渣甸洋行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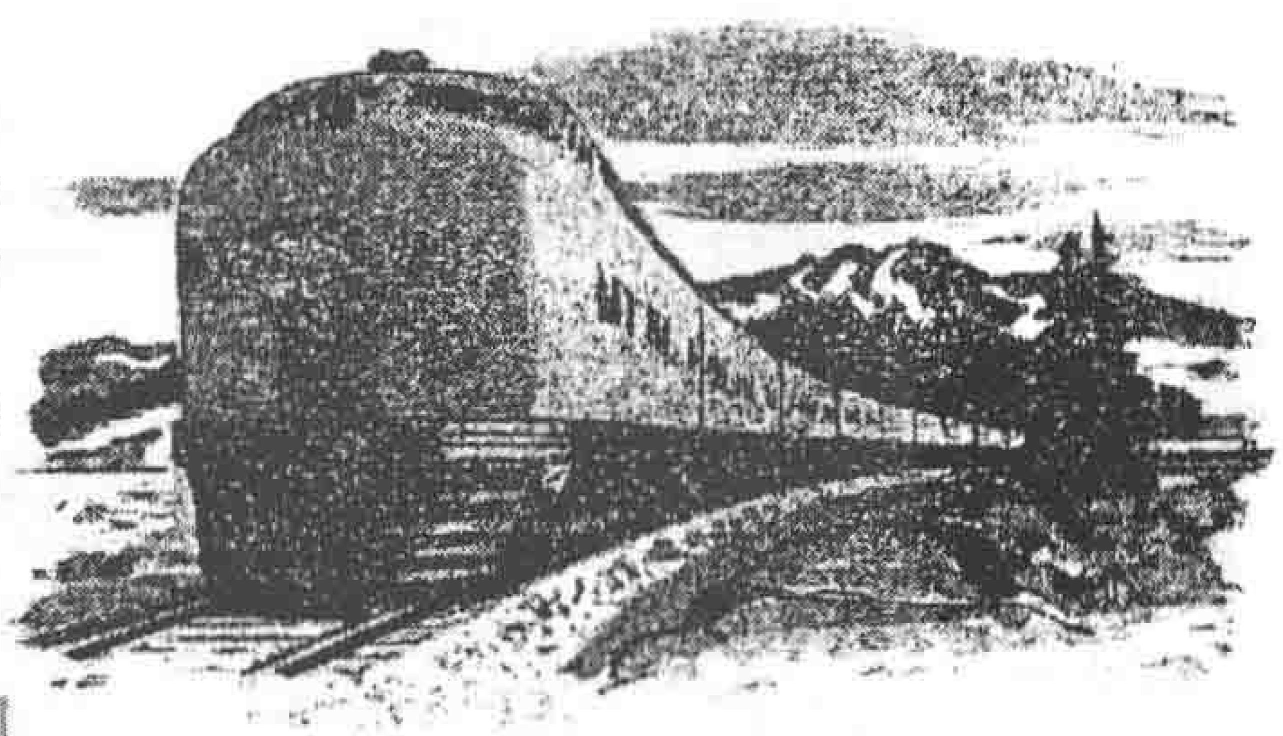
三六—〇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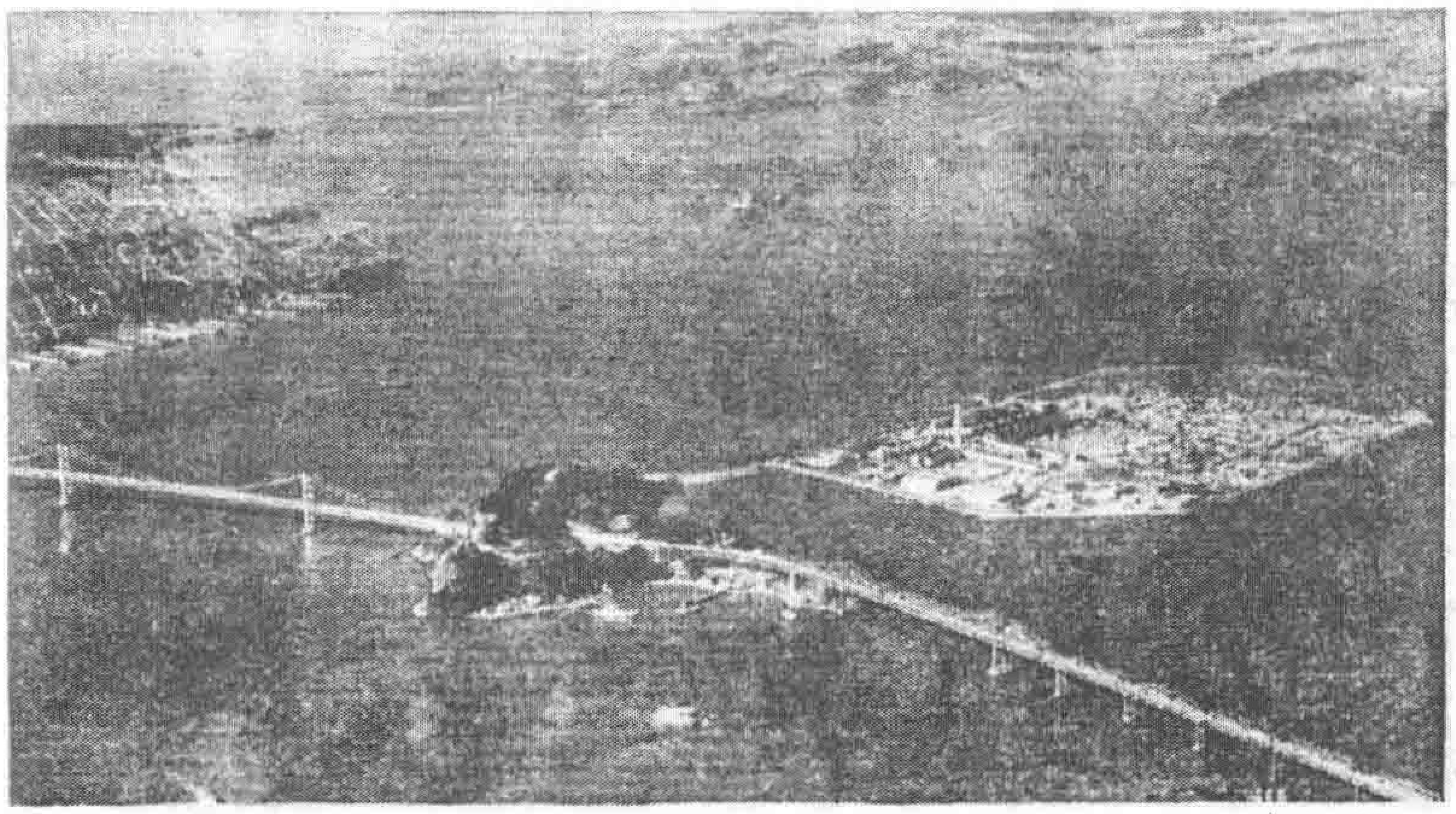
Southern Pacific offers you a . . .

GLORIOUS *American* ADVENTURE

By starting your trip across America from San Francisco, terminal for Southern Pacific's 4 Scenic Trans-continental Routes, you can add the thrill of a visit to the Golden Gate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n Treasure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San Francisco Bay.

Then continue across America on one of Southern Pacific's 4 Scenic Routes. The 13 fine trains on these routes are completely air-conditioned—perfect temperature at all seasons.





San Francisco invites you to a great World's Fair—a spectacular $50,000,000 Pageant of the Pacific—on man-made Treasure Island, February 18 to December 2, 1939. And you'll see the two largest bridges ever built!

OVERLAND ROUTE, fastest, most direct lin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eastern United States, via the High Sierra, Great Salt Lake and Rocky Mountains.

GOLDEN STATE ROUTE, via Los Angeles to Chicago, through the colorful Southwest and Mexican border country.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is a short sidetrip from El Pa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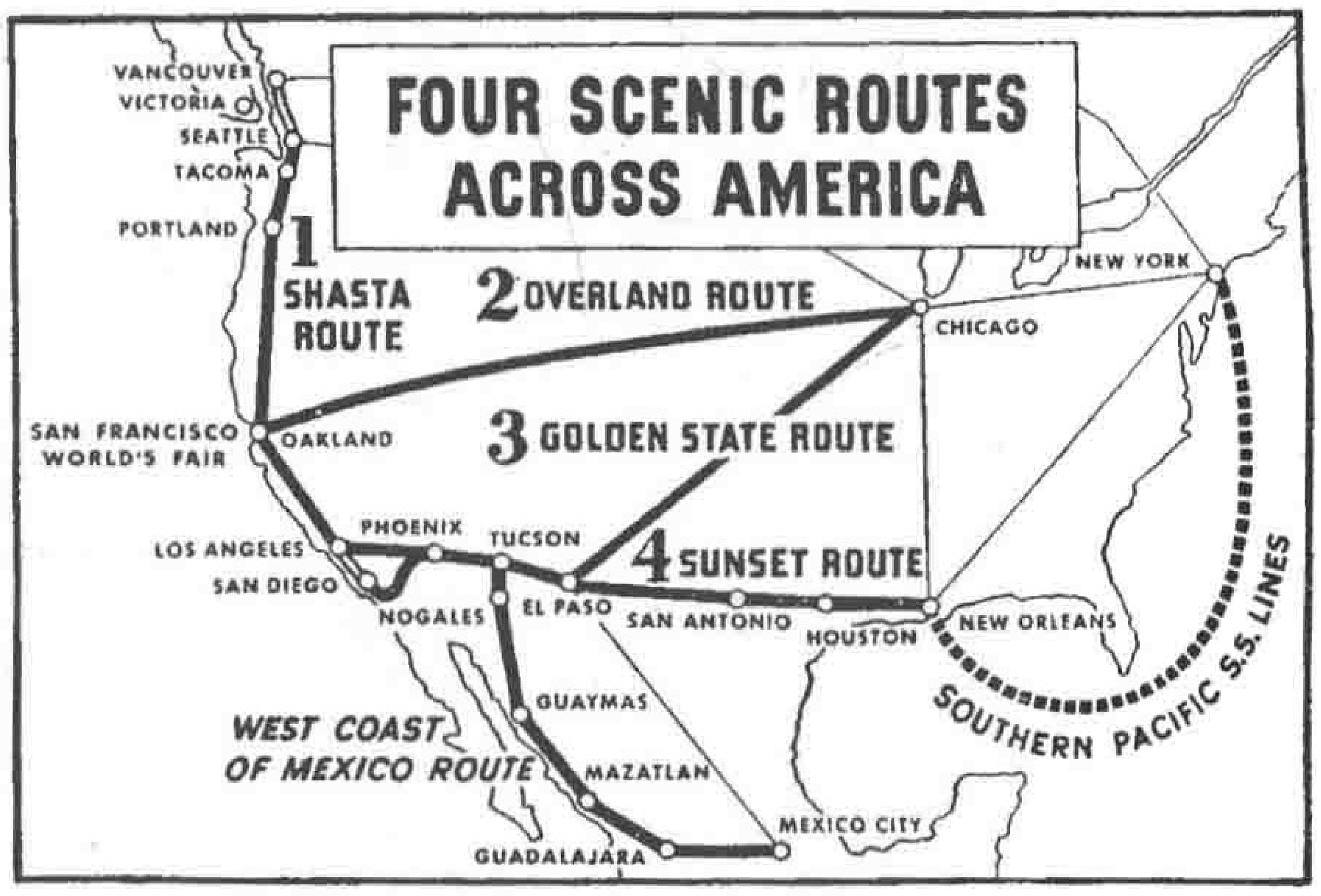
SUNSET ROUTE, San Francisco to Los Angeles, then east to New Orleans through Southern Arizona, Texas and the romantic Old South.

SHASTA ROUTE, east from San Francisco via the Pacific Northwest. If you land in the Northwest, it takes you east via California and San Francisco.

南太平洋鐵路向渡美諸君獻一新建議君如渡美請自本路四大幹線之集點處舊金山埠登程可快覩人工「寶島」上之舊金山世展會奇觀上圖即其會場全景之鳥瞰也

然後乘本路任何一線均有調節空氣設備之列車駛赴各地觀賞沿途美景必感無上愉快舒適絕倫且持本路車票得兼覘紐約世展於費用方面不再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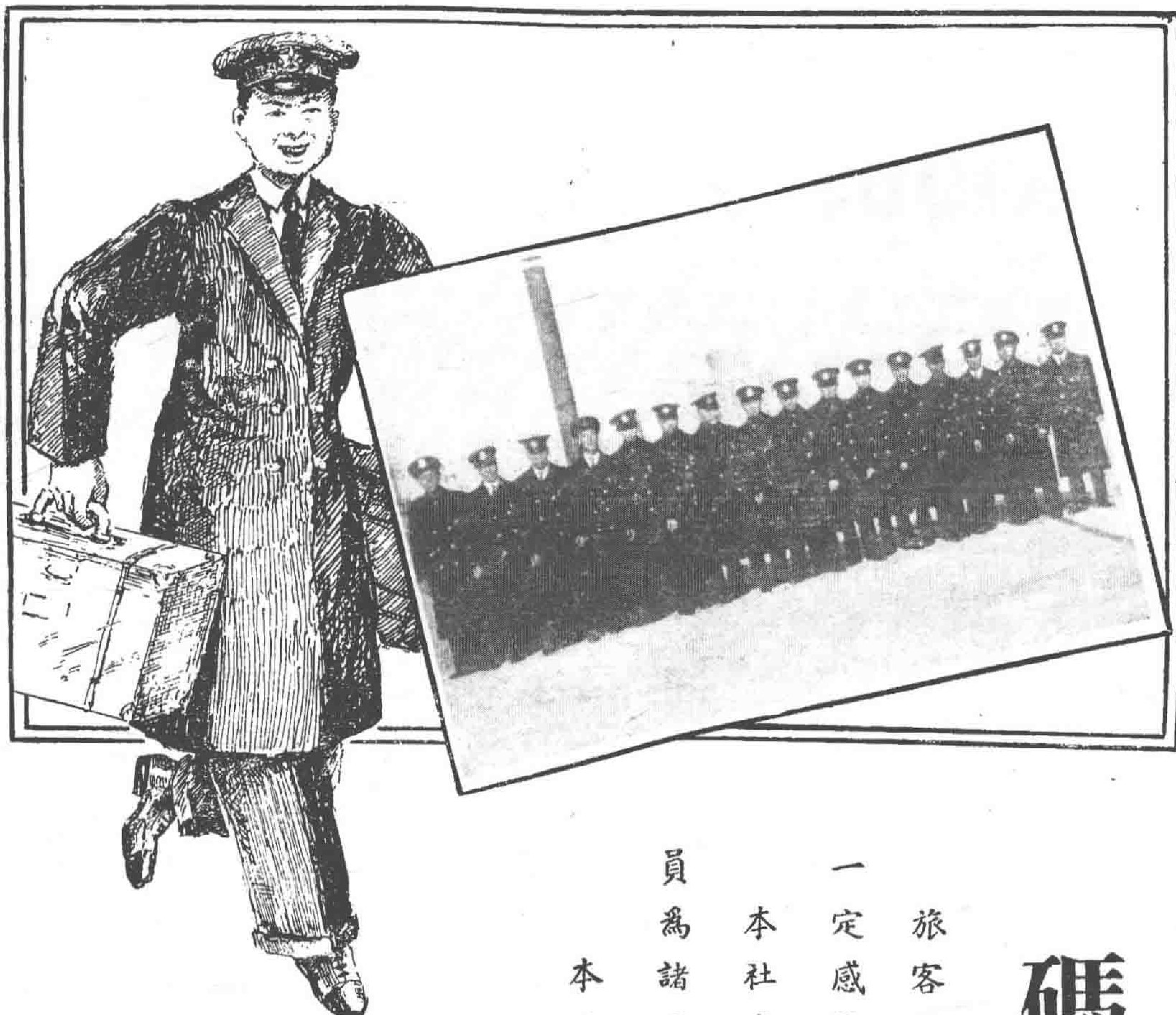
本路在舊金山埠特派有華務總經理黎璇君(Mr. S. K. Lai)照料進口各輪乘客並在紐約溫哥華洛杉磯等處輪船進口時亦均有本路代表爲諸君計劃游程



P. S. On an S. P. ticket, you can see the San Francisco World's Fair *plus*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at no extra cost!

Southern Pacific

Our representatives meet incoming steamer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Vancouver, B. C. and New York. They will be glad to help you with your itinerary.



碼頭！車站！

旅客們到了碼頭或車站的時候，一定感覺到紛亂麻煩。

本社為旅客設想，特派大批招待員為諸君服務。

本社招待員的特點：

手續熟練　服務週到

忠實可靠　誠懇耐勞

不憚煩瑣　答復詳明

旅客如需本社招待員代為服務請認明制服帽徽一呼即至

中國旅行社啓



紐約江景

朱逸攝



紐約中央大車站　　朱逸　攝

路南記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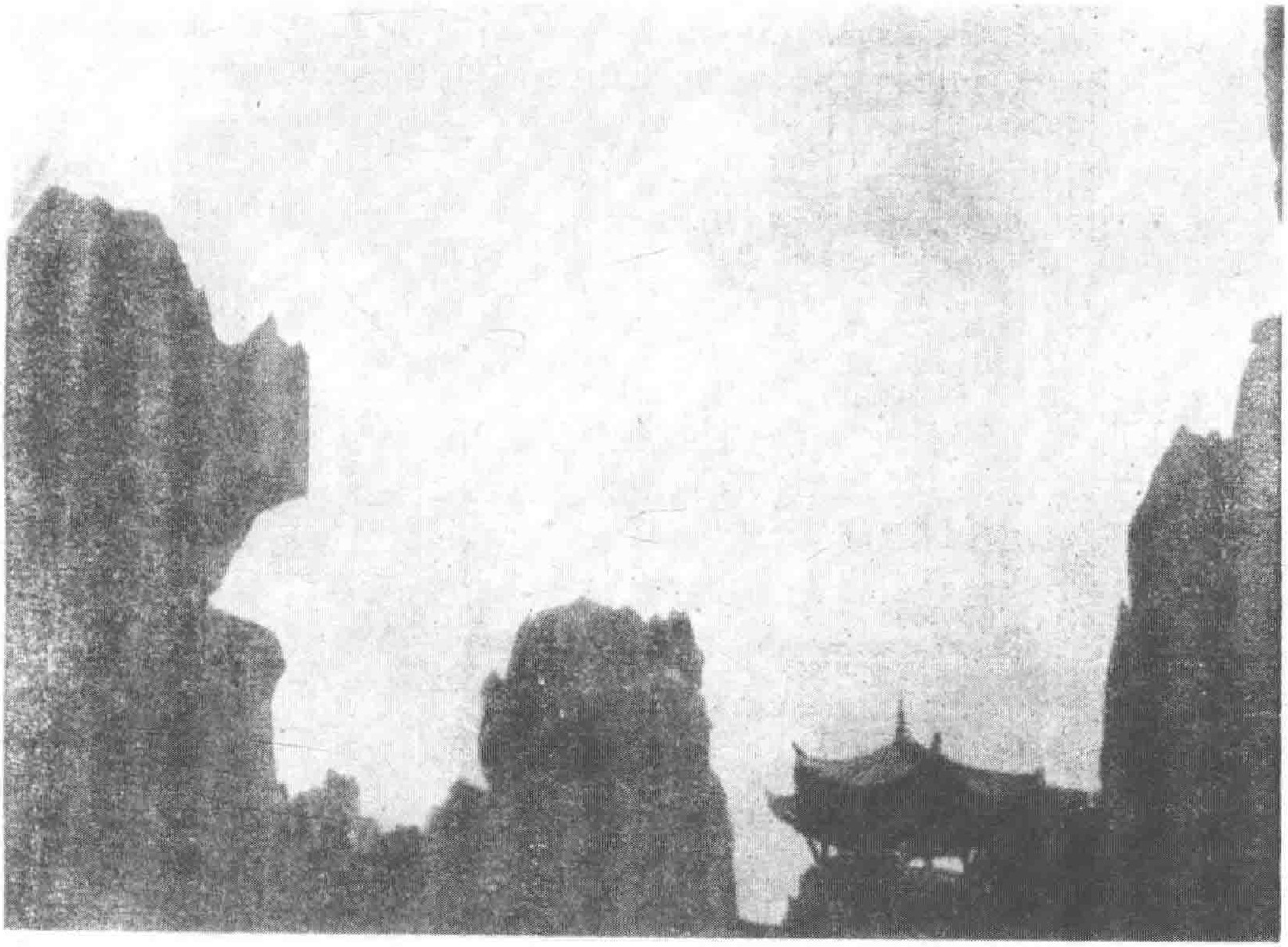
李金定

環境促成我得到了這個絕好的機會，到這富有寶藏並且被大自然所環抱的雲南省來求學，的確是做夢亦想不到的一件事。到了這裏，雖然物質方面的享受處處受到痛苦，但是見到一般大自然的傑作，竟會把所受的痛苦遺忘掉呢！我在三月十五日考完，因為久慕着路南石林之勝，十七日同了五個同學共游路南。廿日離開路南，當天至宜良，廿一日在宜良逛温泉，下午返校，共要了六天，走了二百多里路，騎馬行了八十里。看了瀑布，爬了山嶺，逛了石林，鑽了山洞，可惜沒有在温泉洗澡，但此行已覺深為值得了。玩了幾天，整日在烈日下奔跑，每天差不多走五十餘里，還要爬山，累得人多瘦了，臉又黑又脫皮，摸摸額皮，虎辣辣地，真有些痛，但我精神上真痛快，因為玩的地方有數處偉大的景色，太叫我興奮呢！現在將我們的行程經過，約略的敍述如后：

三月十七日晨七時五十分由昆明出發，搭乘滇越路的火車，十一時許到過街子下車，後喫了飯，雇了二隻馬馱行李，我們步行，約走四十餘里，即至路南縣城，借宿在一個熟人家。此四十餘里真不好走，簡直全是山路，過一山又一山，爬過了一山峯，希望可以下山



這是往石峯頂上亭子的入口



在另一石峯上對亭攝影

坡走了，不料迎面又來了一山峯，眞夠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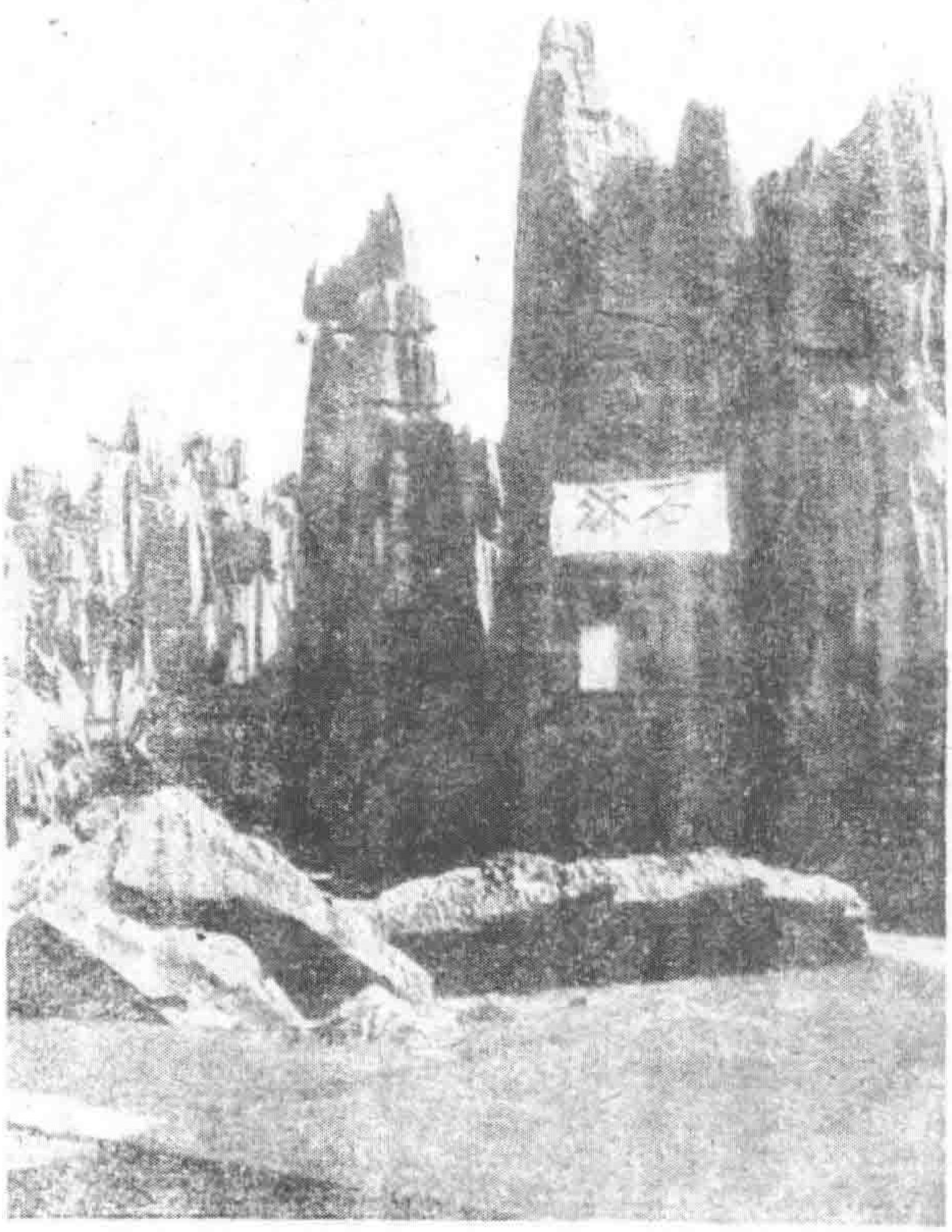
十八日晨七時半略進早點（所謂早點者，油條，稀飯也，飯碗你喝了我喝他們也不洗洗，僅用那塊髒布一抹了事）步行三十餘里至石林，石林在山上，全是石峯構成的叢林，高者約數十丈，峯嶺突兀，崖壁參差陡立。有數個石峯，每個峯嶺似乎是另外按上去的，——因爲石峯中間是有斷層，驀然一看，似乎那些石頭，都是給不知那個無名的大力士拿起大刀，攔腰幾刀，把所有的石峯都給斫成數段，顫巍巍地安置在那裏。有時那一刀，剛劈在山嶺的下面，那個山嶺又是意外地特大，眞叫人驚駭，似乎一陣大風會把它吹下來似的，叫人不敢走近牠。最妙的有時我們走過一條路，恰在二個大石之間，在這兩座大石中間空隙之處，高高地橫署著一塊碩大無比的頑石，看上去安放得不很穩定，好像隨時會掉下來似的。我們虛心地在它下面急奔過去，眞怕它會不巧落在我們頭上，而事實上那塊大頑石恐怕泰然地高据在它那個寶座，不知有多少年了。

在叢林（指石林，因無數石峯叢在一起）之中，那裏人把一個峯斫去了，建了一座亭子在上面，遠望萬石叢中矗立著一座亭子，很叫人想上那座亭子一窮千里目呢！我們在石林中翻呀，爬呀，鑽呀，似蒼蠅摘去了頭亂闖了二個多鐘頭，而始終可望而不即接；最

後碰到了一位聯大地質系的教授，他來了二次，才領我們上去，總算同它相見了。到那亭子只有一條路，實不易尋。亭的四週全是石峯，如衆星拱月，站在亭中極目四顧，胸襟自會開拓起來，眞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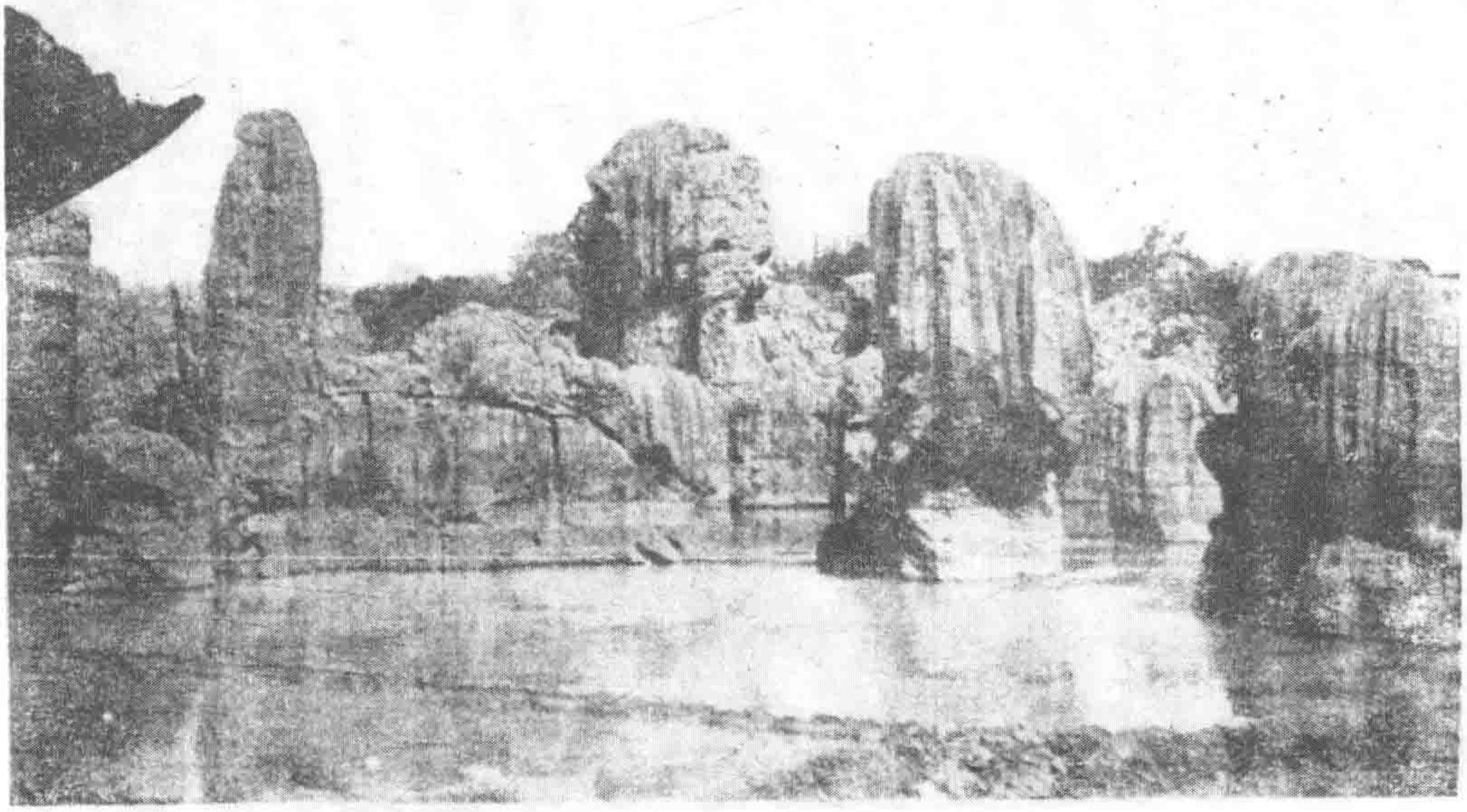
那天回來時順便一逛苗村。他們中也有會說漢語的，我們同他們合拍了一張照。他們很客氣，村中也有小學，讀的是我們一樣的教科書；先生是苗人，但懂漢文。我們去時剛放假，沒有碰着他。我們送給他們喫我們帶的乾糧，如蛋糕等，他們煮開水給我們喝。我們很盡興地同他們聯歡了一下，才走上歸途。

十九日逛紫雲洞，天生橋兩處，距路南約二十餘里。天生橋是一座大石洞，恰在大路底下，洞頂卽為大路，似橋故名。洞中有流水從洞壁潺潺落出，洞底為一小河，洞裏清涼無比。紫雲洞較遠，洞深約半里，我們點了火把進去玩，景緻是相當的奇突，但是遊過宜興的庚桑善卷二洞之後，就覺得這洞是並不十分偉大，事實上是值得去一玩的。



石林石刻

廿日逛大滴水瀑布，距路南縣城約四五十里，我怕太累，改騎馬，但馬鞍太壞（鞍為木製），故並不舒服。其地較生僻，故山路險峻，爬山時手脚並用，我倒毫不在事，可是苦了胖子：下山時簡直坐在地下滑下去。（瀑布高九十呎；此高度相當正確，因土木系同學曾為之測量）寬度我估計約二十呎，因水小故化為三條冲下；聞說在雨季水大時，可成整條冲下，那更偉大了。瀑布下面一小半截，因山高水急，水打在池裏，反激起來，差不多全化為水霧了。稍靠近池邊，陣陣風吹過來，全夾着雨絲水霧，一會兒衣服全濕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大瀑布，高與極了，尤其在陽光中，那白霧更顯得潔白可愛，上半截的水帶也更顯得燦爛，閃閃發出銀光，使我的心靈都似說過般地感覺得清淨坦白，什麼雜念都給冲去了；它無異地替我心靈洗了一下。我愛它，我留戀捨不



離石林里許，有一湖，湖邊岩石叢立，在水中倒映，景緻秀麗，玲瓏可愛。

得走我臨走時睜大了眼，死勁的看了它一下，再閉著眼細細的記着它，默讀了一遍它的外狀，再睜開眼細看一遍，再閉眼默記一下；這樣做了好幾遍，等我差不多能默寫它出來了，才怏怏地同它告別。

廿日早晨離路南，走返，過街子，乘下午二時火車，約半時至宜良，借宿于棧店；往玩岩泉寺，寺平平無足奇，僅寺後山有古藤，藤粗逾飯碗，頗值一觀。

廿一日上午往游温泉，因有駐軍看守，雙方略生齟齬，未曾下水洗澡，僅以手試水温度，即返。當日搭車返校，抵校已五時半了。

西南攬勝 （出版預告）

Scenic Beauties in Southwest China

本書係將西南川黔滇湘桂五省之簇新姿態，以圖景表示。全書銅圖二百餘幅，均由名攝影家郎靜山先生實地攝製，異常名貴。說明中英文並列，全書二百餘面，用上等美術銅版紙印刷，精裝一冊，茲已付印，不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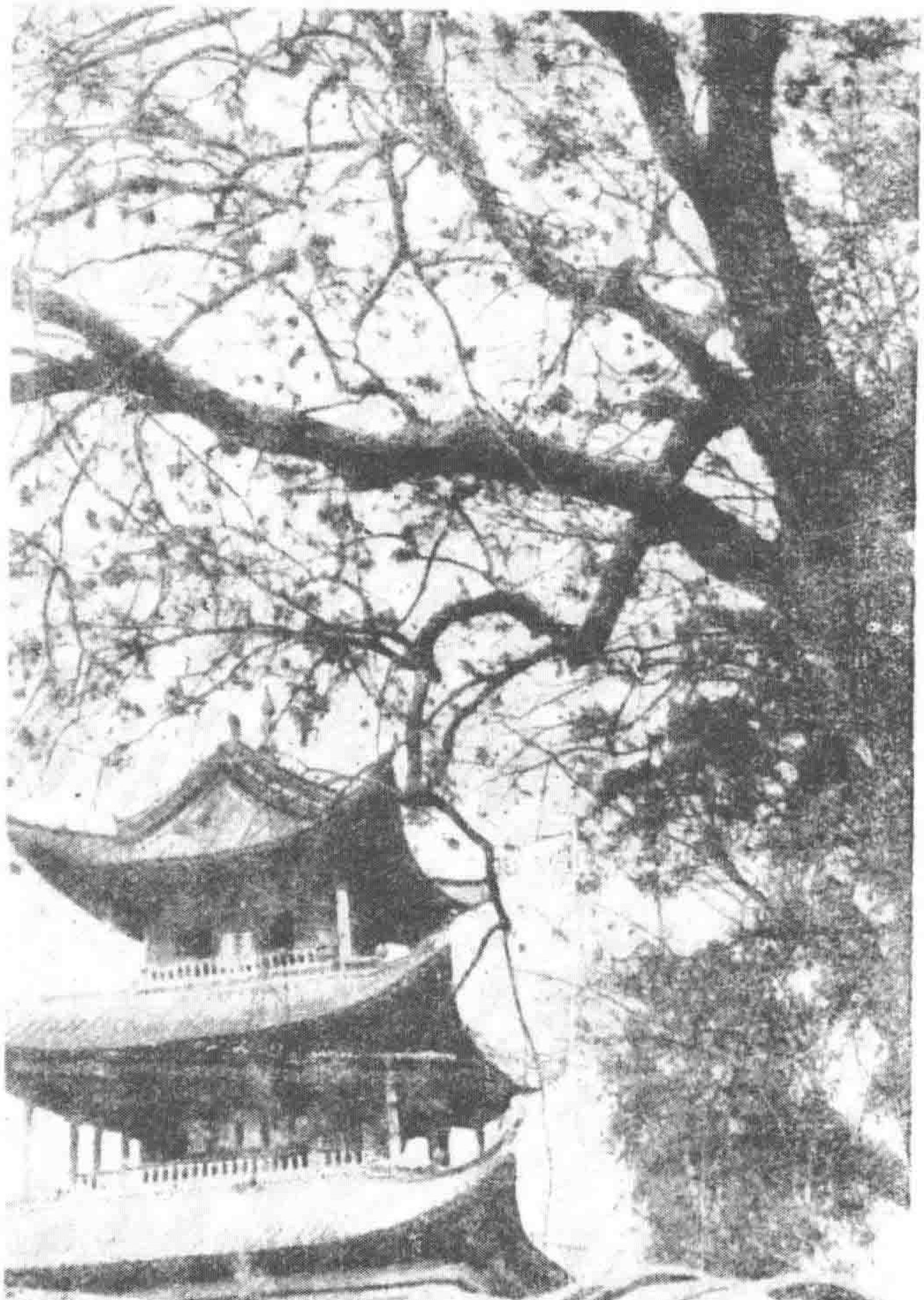
宜良紀行

帥雨蒼

昆明到宜良

宜良是位於滇越路上的一個縣城，昆明到阿米洲去車行不上三小時，便停在一個宏偉壯觀的車站旁這便是宜良了。城廂築在山腰，一條寬闊的靑石路夾在葱翠田畦間直達北街，這裏距昆明約一百二十華里，是產多量寶洪茶的。

二十八年四月下旬，我們在晨光稀微中，由昆明市小淥水河出發，經綏靖路，綉衣街，而出護國門往雲南府車站。一路是這樣的靜寂，街車夫的脚心打着路上的靑石板，很有節奏地拍拍作響，到得車站已過七時。於是連忙購票上車七時廿分汽笛一聲，車身蜿蜒前進了。旭日初升，金黃色的光芒打窗隙裏射將進來，窗外小橋流水，人家一幕幕的景物向後移着，叢林山畈間有一個個的村落，索珠營，九門里，西莊，密珠，大耳村，磚瓦廠等村都過去了。當形似疲勞的車頭停息時，那裏有萬紫千紅的錦繡山河，你若探頭外望，兩旁花開如錦，一樹紅如脂，一樹白於雪，眞是一個世外桃源了。這桃源便是素產大量水菓的呈貢縣。



尊經閣

今日的呈貢是奏着進步與落伍的交響曲，那裏有三寸金蓮做着童養媳而永無靑春的少女，可是同時也有天眞活潑，裸起雙腿在海裏試浴的女學生，因爲濱着滇池的海宴鎮現在是昆華女中的一部。海宴鎮是倚山面水，幾十椽茅舍包圍在茂林修竹間的，海



趕街中之花市

風顛簸着點點漁舟，白鷗在水面飄蕩飛舞，柳線隙裏隱現着乳燕穿插。昆華女中的學生們在這樣的優美環境裏歌唱，閒步，讀書，舞蹈，與城區那些沒有青春的姑娘比着，不是兩個時代的生活麽？

由呈貢前進火車經了產煤馳名的可保村，水塘，越山穿洞後，將近午刻抵達了宜良縣。

宜良縣以城外北街最爲繁盛，商肆多設於此，由北街前進爲花橋，再前眞武觀街，是住宅區也可說是商業區。居民城廓附近多漢夷雜處，但這些夷民差不多也已漢化，性情同樣溫和，村野幾乎全爲夷居，他們勤儉樸素，不分男女終日勞作，馱運貨物是他們的主要職業，所以由車站到北關的靑石路上，整日成羣的夷女負着小塔般的貨物傴僂邁進。他們任憑氣溫增高到什麽程度，滿面流下了汗珠來，頭上那頂繡着虎頭的花帽，那是不可卸去的。宜地風景城內有公園文廟，尊經閣，法明寺，城外有溫泉寶洪寺諸勝跡，學校有初中一所，簡易女師一所。初中校長甘君一往帶引我們在該校參觀一周，規模雖不算大，設備尙屬完善，全校師生三百餘人，他們都是時代的青年。

居住宜城，一切生活需要尙可供應，惜衞生一項太不健全，街上的蒼蠅遮掩了路旁陳售的物品，尤其是在食鋪飯館中，當你走得進去，洪地一聲煞似上廁一般。我們的同伴說：宜良蒼蠅假使能吃的話，必可養活幾萬人，這怪不得當地疫症特別猖獗，人口死亡率的高密了。

我們在宜居住北街悅來棧，這是唯一大旅舍，房金按人計算，一宿兩餐法幣八毛。住在那裏，一夜蚊歌喧天，白蝨，臭蟲，跳蚤，會集聚餐，怎令人輕易入睡呢？

夷民的趕街

趕街，這是集市的代名詞，與北平廣西的墟集類似。我們到的第二天適值盛擧，於是上午十時我們便在城郊通衢作了一度巡禮，但並不十分熱鬧，原來那時尚未趕到。迨到下午一時左右城角牆根全是貨攤了，吃的用的什麼土產都薈集市上，趕街的以女性居多，漢夷雜處，穿插着好多售水菓的安南女郎。



趕街

據甘校長說，宜良趕街，每月十二次，因爲他們是以子丑寅卯生肖爲期，分鼠牛馬羊等街，趕集那天，簡直是擧行土產展覽。

趕街的婦女，他們扶老攜幼，在六七歲以上的孩子便各攜物筐，參與買賣，這也許他們是在實習。

今日的宜良已遷來了很多的時髦仕女，在趕街的人羣裏，摩肩擦背地往來，他們繁榮了市集，一切的買賣，無不利市三倍了。

關於寶洪茶

我們這次來宜，是伴賑濟委員會何委員杰甫勘察這裏寶洪山上寶洪茶的。從前有人說寶洪茶喝了拉肚子，但何委員終不信任，他認定寶洪茶應從栽製兩方面去改進，這裏足以安置多量的戰地退出的被難茶農茶工，從事生產事業。

當乘三座滑梯上寶洪山去了一趟回來，把夷民們採下的一批毛葉收了幾十斤。何委員說，所謂喝了拉肚子，其故在不潔淨，當他們盛在竹筐內預備出售時，多少蒼蠅停着哪。祇要改進這一點，拉肚子的問題便可消滅的。果眞的，當那買來幾十斤毛葉加以烘焙，朗，壓篩製做，不但喝了不拉肚子，同時色美味香，誰說不能強於西湖龍井？現在由賑委會協助大量款項由經濟部與雲南省政府合辦的雲南中國茶葉貿易公司在那裏設了一個茶廠，同時派員向杭州及江西寧州挑選了大批被難茶工來從事產製。這一年四季

都可採摘的寶洪山上的優美國產，再不會貨棄於地了。

末了，這裏要簡單的說明一句雲南的茶葉是普洱著名，與安徽的祁紅同樣是一個總名稱，因祁紅包括着安徽至德江西寧州浮梁等地的出品，不單是祁門一縣的；普洱也代表了雲南全省的產茶，在茶葉市場上也許聽不到寶洪這名稱的。

（作者附言）邇來徙滇的居民日增，都以昆明為目標，殊不知昆明已形住屋供不應求，物價異常昂貴，同時為避免無謂犧牲，現在是亟宜散居他縣，如上述宜良呈貢都是交通便利的縣城，故樂為介紹，以供來者之參考。

驅鳥護田之新發明

嘉

美國北部田間，每屆農作物成熟時，卒苦鳥類之啄食，農人因以乾草紮為人形，置之阡陌間，藉風力吹動以驅鳥，但行之稍久，功效漸衰：近有農夫李特立者發明一自動手鎗，內裝催淚彈，置於草人手中，每隔十五分鐘，即能自發一彈，使鳥類不能飛近，雖所需稍昂，然自發明以來，農家採用者已有十九，李特立亦儼然小康矣。



三六一〇二〇

蓉康旅程

——自成都赴康定——

王清泉

四月七日在渝接禁烟督察處川康分處馮百平先生電招入康組織辦事處乃於八日晨與同事金范兩君乘汽車起程，兩天抵成都，寓長安旅館，等候行李。（因乘客多的關係，所以行李不能隨車攜帶。）金范兩君在十六日已經等候不及，他們和人合夥包了一輛公共汽車先行，我在二十五日晨方離成都搭車往雅安，當天即達。在雅託人代僱「滑杆」（似轎式由兩人抬，不過坐位比轎簡單而舒適）「馱馬」（運行李的，）又在二十八日啓程向康定進發，路上一共走了八天，到五月五日午後才抵達康定。

現在把這八天的旅途所見的約略的寫在後面，以留鴻爪。由雅安至康定共分八站，即：麻柳場，鳳儀堡，清溪，宜東，化林坪，瀘定，瓦斯溝，康定，每站相隔約六七十里，全線共長五百多華里。每天走一站，此五百多里中除前兩站有三四十里較為平坦的路途外，餘者均係山路，所以整日的翻山越嶺，並且多半是崎嶇的羊腸狹路，高低不平亂石滿塞，尤其是第三五兩天，翻越大相嶺和飛越嶺；這兩個山頂都在海拔三千公尺左右，上坡有四五十里路，下坡有十餘里；並且翻山的時候，不能坐轎，要手持木杖，足着草履，一步步的向前行，因坡陡路滑，祇能緩步而行，由晨至暮，整日步行，迨抵宿站，即已筋疲力盡矣。幸虧那兩天山上的雪既已溶化了，也沒有落雨，否則更加寸步難行。經過此路方能體會得「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實況。除此兩日以外，其餘的幾天每逢高坡，或者轎夫疲憊的時候，都須步行。這次一共腳踏實地的走了二百多里山路，僕僕風塵，藉此更獲着鍛鍊筋骨的機會；在有些時候，走在上有懸崖下臨深淵的山峽道上，仰視俯瞰，心旌搖搖，幾不能鎮定，倘若胆小者至此，大有行不得也之勢。

到瀘定下游之龍埧館，即與大渡河相遇，直至瓦斯溝後才與它分離。此河雖不寬闊，但水流湍急，河中堆滿亂石，大小不一，水擊其上，聲吼如雷，浪花四濺，水珠齊飛，加以日光反射，如雪似銀，躍入眼簾，蔚為奇觀。新民族雜誌載有一篇西康地質調查，曾謂此河堪以利用發電。有時坐轎遙望，蒼茫的遠山，銀色的積雪，蔚藍的天空，白雲繚繞，色調分明，身臨其境，眞覺胸曠神怡了。沿途風景莊嚴偉大，與江南之秀麗景物，迥然不同，多以前見所未見者，如叢山壁立，高不可仰，嶺頭積雪，光芒萬丈，瀑布湍流，潺潺盈耳，峯巒險絕，動人心魄。到此境地反映自身，如蒼海一粟，而大自然則永久的偉大。

瀘定橋卽駕在大渡河上，長約四十八丈，寬約丈許，是用十五根粗鐵鍊拉結而成的，橋面鋪以木板，不過它的重心在兩端橋頭的基石上，中間沒有支持的東西，以致形成弧狀，搖擺不定，人行其上很容易暈眩的。這也是川中險跡之一。

正在建築的康雅公路，在前五天因爲公路路綫和我走的舊道不同，不能看見，但至龍壩鋪後，沿大渡河前進的時候，才遙見對岸山腰中正在修築，不過自瀘定以後，因山路縱橫，峯岩時阻，所以已築者不及百分之一，想見全路通車，爲期尙遠。此路工程之艱難，於標語中卽可想見，如「築路民工萬歲，」「在後方修築公路流汗，比在前方流血，還要有價值。」「政府對於築路民工！是很顧念的。」等等，因爲在中國的勞工，一向被人歧視，倘若不是此路難築，像「萬歲」這種句子是很難出現的。我想這輩工人大都是目不識丁的，否則的話，他們不知要怎樣的受寵若驚呢！

沿途八站都有旅棧，祇是很髒，尤其是鋪上的蟲蝨，會咬得你遍體鱗傷，澈夜難眠。吃飯的飯館，根本談不上衞生，而且愈往西去，食用品也愈加昂貴，往往勞力者很簡陋而不能飽的一餐飯，卽需二三角錢，其生活高昂，不難想見。在川康內地的鎭市，每每祇幾十家至百餘家而已，至於設縣的雖有數百戶，但是仍趕不上江浙的鎭集。

此次因爲同伴們有要事先走了，我的行李由馱馬運送，跟馬伕另走的，祇賸了我單騎入康，路上雖然有點危險性，但是我尙能鼓起勇氣向前試探。總而言之，在我們自己大好河山境內，又何必顧前慮後，自佈疑陣呢？路上以前很不平靖，匪徒出沒無常，行旅時有戒心。不過現在比較好點了，這種事是全靠各人的「命運」罷了。

沿途搬運貨物的馱馬和揹伕等往來道上，絡繹不絕，頗爲熱鬧，祇是看到這種揹伕的生活眞太苦了！一匹馬大約祇馱一百五十斤，但是這些揹伕爲着多揹幾件可多得些工資，一個人竟有揹負二三百斤的，他們這才是十步一息，每天祇走二三十里路，由雅至康恆須二十多天才到。試想我們空手上山，尙且疲不能興，數里一歇，他們身負二三百斤旅行山路，其困苦情狀，不難想像。這種地獄式的牛馬生活，誰將爲之解放？揹伕不盡是年輕力壯的漢子，其中婦女也很多，且有五六十歲的老者，十餘齡的幼童；尤其是他們在中途生病或受傷，進不能，退又不得，僱人揹回家又無錢，同伴都是背負萬千，愛莫能助，祇得抱着病，翻山越嶺，持杖徒步蹺走回家。那種一步一沉吟的慘狀，令人聞之，祇要具有熱血者，怎能不爲之悽然淚下？我在途中親眼目睹着，但限於川資，愧未能加以援手，他們平常吃的是包裹磨粉所製的燒餅，間有帶些冷飯借人家鍋來加熱的。這種非人的生活，不忍卒視，我雖不具有所

謂「菩薩心腸，」但是想到那一般毫不費力而所入盈千累萬的那末這種人耗盡血汗，待遇又如此，難道眞是所謂生成如此，都是由於「命運」嗎？『凡是現代的青年都不應該以一己的生活滿足卽爲止境，這種人的解放底責任，應該由現代的青年去擔任的。』我心中總是這樣的想着。

至於抬「滑杆」的，雖然也是很苦；但是他們比較地賺錢，由雅安至康定一共八天，每乘約需三十元以上，每天每人約有近兩元的收入；不過這般人都是自甘墮落，凡是抬轎的皆染芙蓉癖，所以每天收入泰半入此槍膛，化爲青烟。沿途烟館林立，至足駭人，每每祇有幾戶人家的地方，果腹的飯館尋不着，而烟館倒沒有缺；烟毒之害，於此更有深的認識。所以滑竿伕都形成鳩形鵠面，瘦如骷髏，至堪浩嘆！我曾試言叫他們戒絕，他們回答說：「不吃抬不起。」其實據人說：「不吸鴉片不會流入此業，因爲不抬滑竿便沒有如許收入，沒有如許收入，一天六七餐的白黑飯就不能兼顧」。這話也不錯。我看他們一楊橫陳，樂此不倦，大有終老是鄉之概，殊爲痛恨。此輩人性復狡黠，每每在中途逃跑，弄得你進退兩難，所以事先必須審愼，令它覓保，在中途壓扣工資，事先言明，每天發多少，不使它每天拿應得的工資，防他逃跑。川康邊區吸食鴉片的，不盡此輩，婦女也很多，且有十餘齡童子卽染此癖者，設不趕早禁絕，一定要影響到整個民族的興衰。川康雖號稱天府之邦，但是烟禍不除，也是腹心之患。

康定位居萬山環抱中，城垣狹小，發展爲難，但生活程度之高，雖特等都市猶望塵莫及。此地不論任何日常用品，食品五穀，俱須由成都，雅安，西昌，漢源等處運來，因着交通不便，多用人力揹來，途中恆須廿日左右才能運到。運費往往超過貨值，售價怎能不貴？米一斗（此地與川地的斗，與外省不同，據云每斗有三十二斤重）」八九元，猪肉一斤六七角，雞蛋每個五分，雞每隻四五元，鴨每隻七八元，魚每斤一元五角左右。萵筍每棵一角左右，其他菜蔬亦皆昂貴異常，卽貧人常餐之包裹粉，每斤二角一二分，生活程度之高，出人想像以外。每人每月伙食費約需二十元，尚甚簡陋；其他種種無不比外面貴二倍至六七倍不等；至於洋貨則更稀少而更昂矣。

康定氣候較外埠不同，春夏秋三季，較別處寒冷，此時猶穿襯絨，夏日亦須穿夾衣，冬日亦僅結冰寸許，四季溫度，相差不大。此際望較遠山顛，積雪猶未化盡，據云往西去地勢愈高，四季積雪不溶。康城位海拔二千六百公尺以上，空氣稀薄，跋涉易喘吁；風則較別處大，冬日當更甚。俗云「不登泰山，不知平地。」又「事非經過不知難。」於今可謂實地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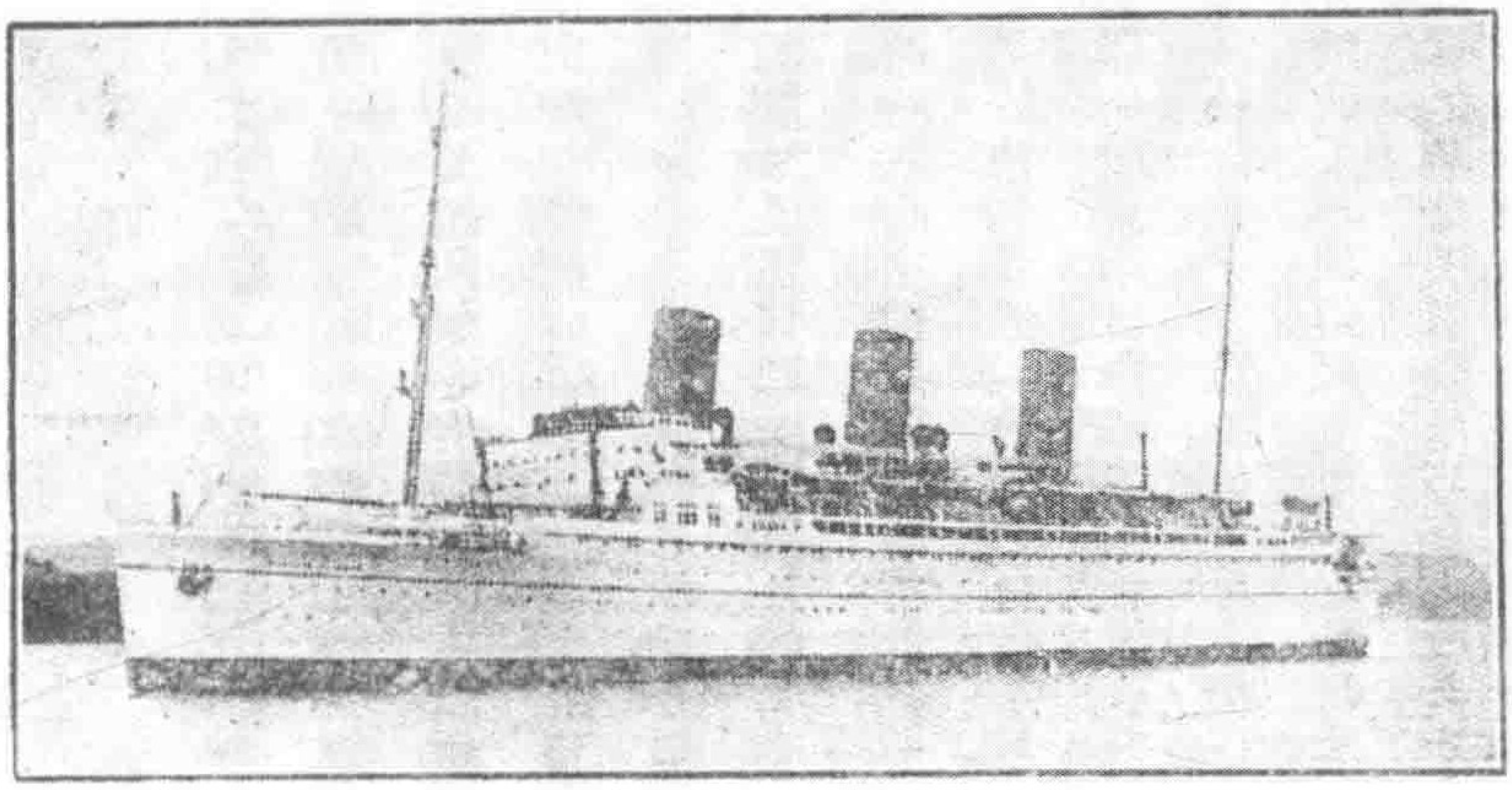
康定居民漢藏雜處，漢人以川籍爲多。漢

三六一〇二三

人所用語言與川語大部類似。藏人與漢人，一望即可分別，藏人喜穿大服，有些像僧裝，顏色類喜豔色，尤以婦女頭上必紮紅帶不過他們都不愛清潔，弄得很髒，雖然服飾麗都，但並不「鮮豔奪目」，膚色較黑，少有白晳；據我所見，藏人的確如書上所載；男懶女勤。男子終日無所事，祇見它買物逛街，女子則挑水荷物沒有一個不在勞作。這種不合理的現像，習慣相沿，大約與文化開啓的早遲有關吧？

此間報紙祇西康新聞一家，每日出版的一張，祇有常報四分之一大。用的是土紙，色黑，最大的毛病是印刷不良，全份難認一半，其餘當可知了。書館祇有商務一家，完全是售它本版書籍，虧着有了這一家書店，否則文化恐更低落。至於外埠的書報雜誌，因爲交通的梗阻，來此的很少，因之此間的文化水準極度低落，要圖文化進步，首須以交通來開發，這眞是不刊之論啊，

以上所寫的，不過是旅途中的見聞一般，至於川康內地的一切人情風俗生活狀況，祇好待我住此稍久，從事攷查，再行描寫來向一般關心邊陲的讀者報道吧！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 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 一九四九〇號

香港—小呂宋

九月五日	亞洲皇后號
九月廿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月三日	俄國皇后號
十月三十一日	亞洲皇后號
十一月十四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一月廿八日	俄國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 雲哥華—西雅圖

九月四日	日本皇后號	
九月十八日	亞洲皇后號	
十月二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月十六日	俄國皇后號	×
十月三十日	日本皇后號	
十一月十三日	亞洲皇后號	×
十一月廿七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三六—〇二四

旅途日記

林英強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十日

在香港九龍

丁未黃昏自鮀發舟，夜風揚波，心略惡。

戊申，曉抵港，住德輔道美洲酒店。舊友古貴訓楊芾蓀來晤，話良久。旋往灣仔機利臣街見鍾啓昭女士及表妹張善珍，述南渡意。發家訊。成漁家傲。

己酉與啓昭姑及表妹善珍同乘纜車登升旗山，至山頂，香港全入目，且天色明甚，更具奇趣，徘徊久之。下山往遊皇家花園，又至中國旅行社詢問船期。晚，徐光華見邀去英京大酒家，順途訪梁素蘭女士夫婦未遇，再訪梁之盤氏亦未遇。夜，海風甚猛，想海上又有不少風波也。作終風。

庚戌，廖劉心老友招飲於文園酒家，訪杜格璽氏於干諾道珠江日報社，並贈以新刻沙漠船之旅歌，又渡九龍，往西貢道會侶倫氏。暮遊宋王臺，飯於劉心家。晚，款步皇太子道，至彌敦道貴訓處小坐，十一時乘渡回香港。

辛亥，遊九龍，足不停履，興意不倦。夜得美洲酒店電話，知劉尹自海防來港，卽與會，譚至丙夜，仍返九龍，宿劉心家。

壬子，上第一茶樓，四時與劉心及啓昭姑，飯於英華餐室。晚，遷住九龍旺角彌敦道。

癸丑，至中國銀行。午去大同酒家，出卽回九龍。閒讀法國左拉之失業，保加利亞伊林潘靈之老牛，愛爾蘭舟綏尼之乞丐，日本田國獨步之女難等四篇。晚，至半島酒店附近款步，夜色深沉，鄉愁益甚。

乙卯，欲渡澳門小遊，至則船已滿座，不果。晚，會路易士，歐外歐，柳木下，黃魯路夫人，歐夫人，茶話於得雲茶樓。成夜如何其。

丙辰，赴路易士之約往訪戴望舒，戴氏正勤於繙譯，見路與余至，起座相迎，握手爲禮。戴爲人軒豁爽朗，大有余之舊主管官簡又文氏風，（簡長廣州市政府社會局時余任該局廣州星期報總編輯之職，亡友黃詔年則任宣傳股主任。）其夫人卽穆時英氏之妹，亦在座，舉止雅正。戴氏除詢東方詩作家協會會況外，殷殷垂問侯汝華身後，據告徐遲陳江帆等得詩人死耗，均曾爲文在星島日報致悼。施蟄存先生意欲爲其寫一評傳，後以匆匆入滇，就昆明大學教職，未知如何，特囑余將其生平及作品詳加介紹，余乃以正在撰述告，對其遺詩，戴意謂不可不刊，祗候將來設法，路亦頗以爲然。午與戴等同去中華百貨公司茶座，徐遲亦至，儼若一文藝茶會，是日有戴氏，路氏，徐氏，柳木下與廖劉心故也。敍甚歡。

丁巳，至堅尼地城，轉往羅便臣道晤鄒樓

三六一〇二五

棲張天野。晚囘九龍，與芾蓀飯於紅棉。讀日本介小川之介作鼻子，芬蘭亞勒吉阿作父親在亞美利加，西班牙伊本納滋作海上，共三篇。又讀唐張文成作遊仙窟一篇，據註遊仙窟原流傳於日本，中國素無傳本，作者爲彌洲陸澤人，調露初後登進士第，授歧王爲參軍，開元初，貶嶺南，旋又爲司門員外郎，下筆敏捷，說話詼諧，一時大有文名，懸鶯實至文也。

戊午，與路易士，柳木下，廖劉心，登瑪利醫院山道小憩，下瞰海港，頗有情趣，余笑謂路氏曰，山水清佳逾日必有詩意也，路答囘滬後當作詩以贈，共約此後，勿斷簡牘，路定於後二日攜妻小買舟北返矣。

己未，致書羅清楨張慧二氏，告知行況，並代戴望舒氏徵其新作木刻。隨發家訊及張女士信。晚觀中華藝術劇團演萬家寶（曹禺）名作雷雨，姜明，楊薇，藍馬，章毅，邱星海，張立德，演技殊佳。

庚申，無爲，過港即囘，致楊紀氏一函，午讀杜甫詩：望嶽，贈衞八處士，夢李白，登岳陽樓，登兗州城樓共五篇，三爲五言古詩，二爲五言律詩，余雖非「老病有孤舟」但亦「憑軒涕泗流」（上借登岳陽樓中句）蓋有感也。晚讀尼采之山上樹，朱顯萊之硬壳蟲，燕子，屠格湼甫之瑪秀，謝扶林娜女士之信，（Nostalgies De Caserne）之恆故營。深夜成詩三篇。

辛酉，腦沉痛，無大礙。致陣中日報社函及稿。讀安徒生之世界最可愛的玫瑰，豌豆上的公主童話。唐李復言之定婚店，韓偓之開河記，白行簡之李娃傳，皇甫梅之步飛煙，鄭哲之獨孤穆。晚與芾蓀，德禮去平安戲院觀最後勝利，此劇爲文豪萊特德格拉斯近著白熾改編，倫理氣味極重，主角克勞特倫斯演出頗有成績。

壬戌，葉靈鳳氏函約會晤，午前成稿一篇。日來閑適無爲，讀報之餘，惟有溜覽舊籍，且以小說爲多，又讀宋人小說選中之陳鵠作太素脈，相國寺日者，李昌齡作錢若水、張齊賢作泰和蘇揆火鬼靈，李少師賢妻，盧州記異，向中令徙義，張實作流紅記，無名氏作菩薩蠻諸篇。再讀白香詞數闋，晚去蓮香茶樓。發毛里西亞岳母覆一信。

癸亥，晨往蓮香小坐，讀愛倫堡之在西班牙一篇。回寓又讀邵佛萊之瑪德里城內的間諜。晚，芾蓀邀往平安戲院看巴黎大會，由賈克彭尼和露絲瑪利鹽主演，名歌妙踊，豔膩風流，片爲温拿公司出品。

甲子，心殊鬱塞，念風塵奔走，未得扶搖，每爲搔首嘆息也。午後過港去大笪地。晚讀樓適夷譯高爾基之剛果河畔，及黃源譯之等待渡船。

乙丑，訪啓昭姑於機利臣街，又與散步跑馬地，晚共飯於德輔道西餐室，餐後陪送其回，又與姑夫譚久之，還至九龍，已深夜。夜不思睡，檢黎明翻蘇聯與列寧之小故事十篇

讀之。

丙寅，飲於高志明兄家，各皆盡歡。

丁卯至中國旅行社定船，爲英郵公司（P.&O.S.N.Co.）一五·○○○噸之賴劫（Ranchi）二月十八日由港開行，即定二等位一，雖爲期古遙，亦祇有忍候而已，是日大風，事畢返九龍。午睡二時，起閱L.A.悲多汶一篇，爲蘇聯D.加且夫之作，晚戡稿三篇。

戊辰，樓棲兄招飲於其羅便臣道住家，與席者有芾蓀，志明，貴訓，天舒，鄒夫人，張夫人等，賓主歡洽，夜回九龍，渡上，酒後有冷意。

己巳。早起入浴，進茶食。讀高爾基之筏上，秋夜，馬加爾周利，布格羅夫，托爾斯泰回憶瑣記五篇譯者爲徐霞村，徐懋庸，巴金，陳勺水，郁達夫。晚又應志明之約，飲於其家，打麻雀八圈，高夫人款待極慇懃。

庚午，中國旅行社通知賴契須緩至三月，商換船，船爲北德公司之尼士奴，（Gneisenau Nord-Deutscher Lloyd）載重過於賴契，且提前一星期南發，不禁躍然。費雖較多，亦心願。晚與芾蓀觀雷電華公司在英特製之英宮六十年，此片乃敍述維多利亞女皇在位六十年之豐功偉蹟，取材多根據維多利亞私人日記，由安娜尼戈飾維多利亞，安冬瓦勃爲克飾德王子亞爾勃，全部彩色，演技不凡。

辛未，致巴塔維亞舅父覆一信，新嘉坡楊青蘋一信，敍行期，成詩二篇，即呈陸印全。晚，看伏羅希洛夫，布魯策白隆培，戈林，塞克特，甘茂靈諸人傳略。

壬申，欲去青山未果行。晚至蓮香品茗。今夜月明似水，不耐旅中寂寞，咏杜甫之「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依虛幌，雙照淚痕乾？」之句，此心千萬緒，沒個安排處，輒痛楚也。

癸酉，在中國旅行社取船紙，在美洲酒店遇巫範，譚鄉兄，旋同至大觀酒家訪友不遇，即分道回九龍，發妻一信，劉鴻迪一信。張年與一信，重讀葉靈鳳之第七號女性，英娜麗沙麗麗斯，浪淘沙，鳩綠媚，長門怨。

甲戌，去油蔴地，舊友薛季寒邀往蓮香小敍，晚與芾蓀貴訓再上蓮香傾譚良久，呈戴望舒氏一函，請將小刻沙漠船之旅歌爲文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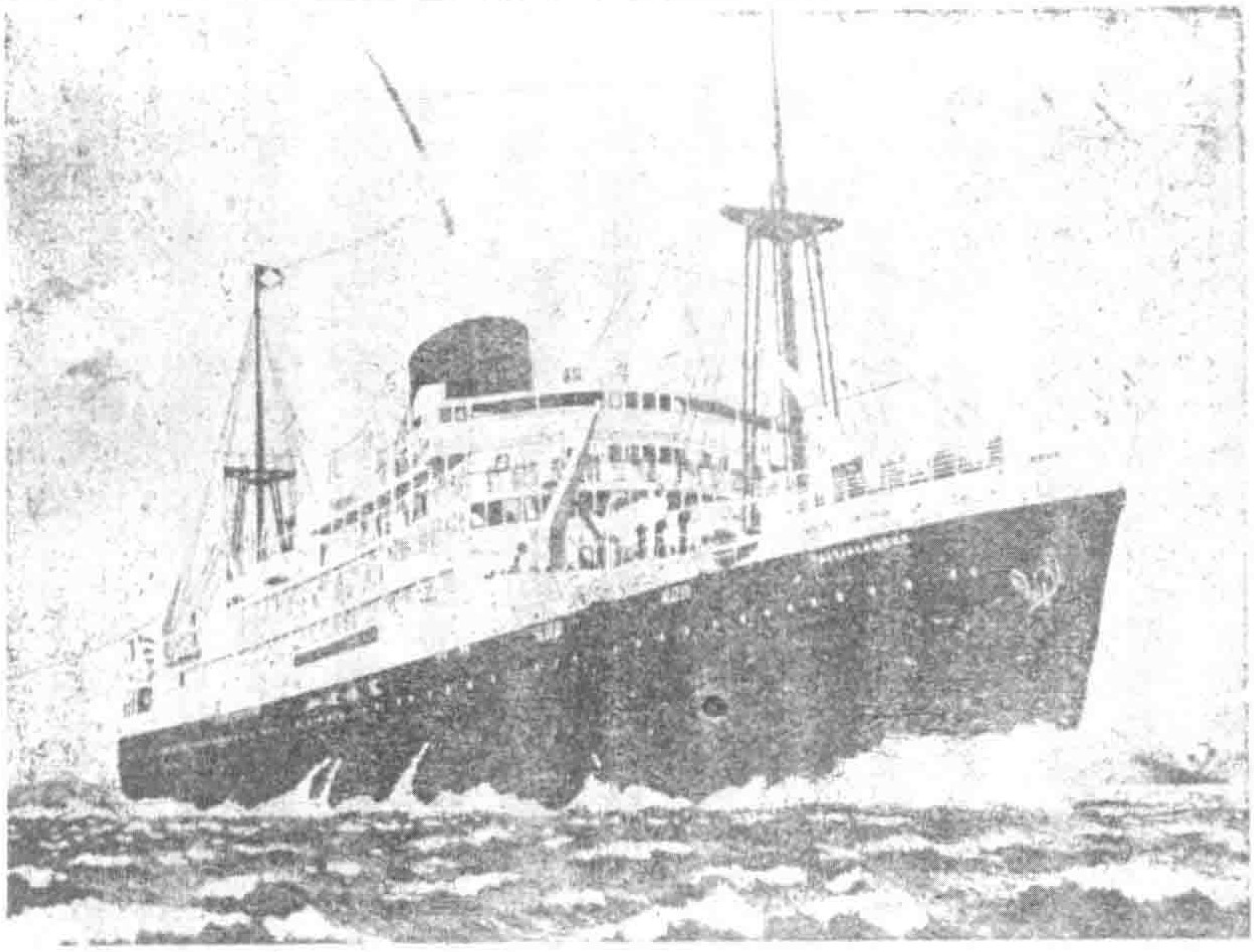
乙亥，在和記餐館晨餐。去國際書店買一九三七年世界知識年鑑一册。晚至蓮香茶樓。

丙子，讀報知尼士奴遲於十一日入港，中國旅行社亦即通知，足見該社辦事精細。午應巫範之邀飯於高陞茶樓，出往瑞興公司購女內衣，送妻作年禮，託巫帶回，巫將於數日後返鄉也。午後，與劉心夫婦乘渡回九龍。再寄青蘋一信，仍由航空發，懇其邀彭俊至期來接船。戴望舒氏復信至，允爲小刻作文。

丁丑，晨起修容於威那。午與巫範遊筲箕灣，途順至機利臣街預向啓昭姑等辭行。晚

貴訓約敍於水車館附近一餐室，十一時四十分與芾蓀返九龍。夜不思睡，枕上亮燈讀詩經：彤弓，菁菁者莪，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雁，白駒，黃鳥，我行其野等篇。望外已鷄啼月落。

戊寅，往羅便臣道樓棲處辭行，何姑告知張女士慘遭大變，心傷痛甚。近晚至皇后大道立報社會葉靈鳳氏，傾敍良久。回美洲酒店知啓昭姑及善珍表妹均送禮物，愧受之。發張慧羅，清楨，戴望舒，英士，愷鍾，傳纓，鍾維誠各一信，夜上露臺，月淒風冷，沈約云「高臺不可望，望遠使人愁。」余自不免有所苦也。惟在香港九龍以候船出國，寄居一月，親友關照殊多，盛誼深可感耳。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綫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佬鴉萬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綫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為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綫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俱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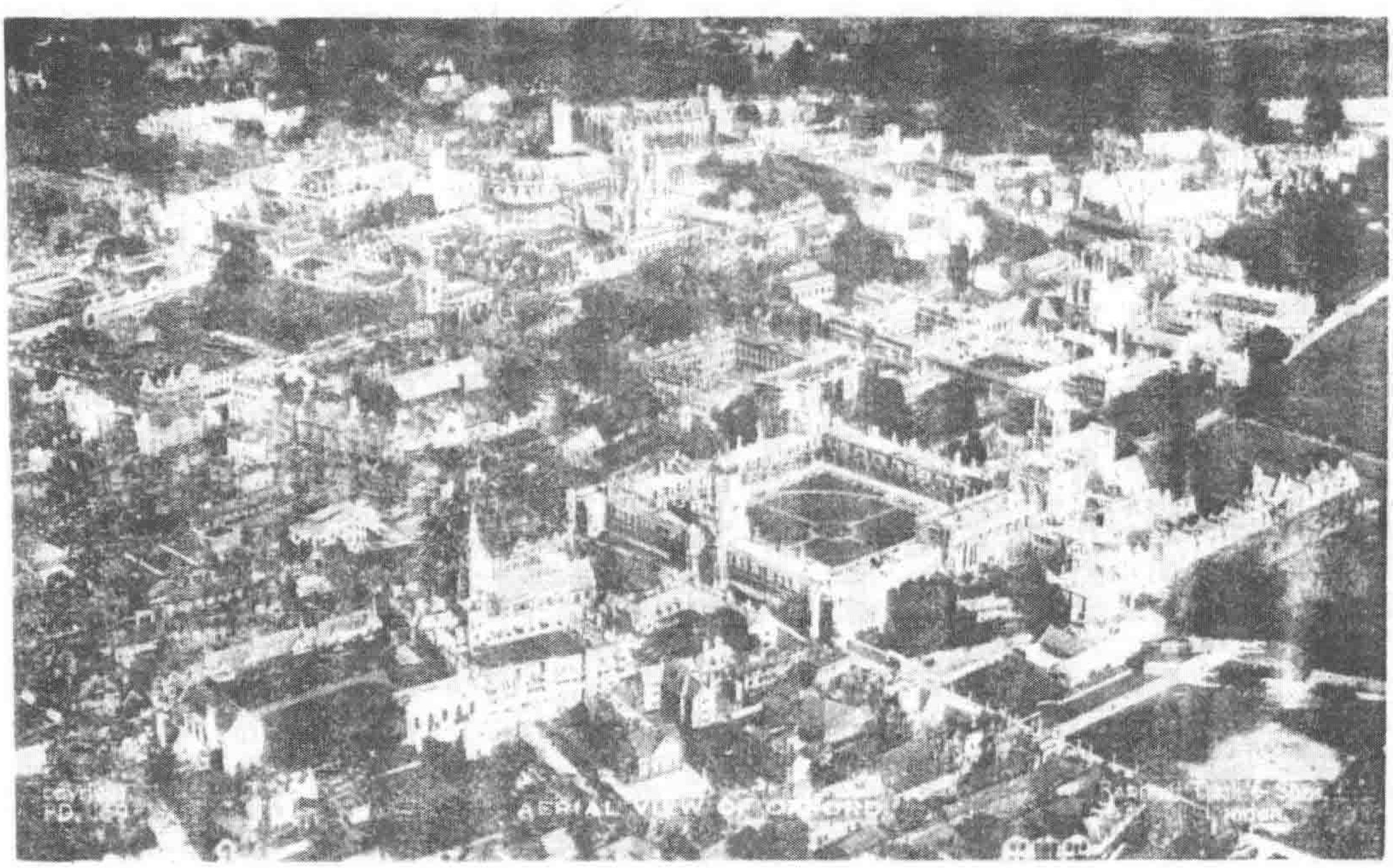
牛津屐痕

程志政自倫敦寄

「牛津」（Oxford）是我未到英國來以前所夢想一遊的地方，在國內的報章雜誌上，常可看到關於「牛津」的紀載說得多麼動人心弦呀！許多從英國囘來的朋友們，也不時譚起牛津的掌故歷史的確，這個英國文化發祥地，不但在英國人腦海裏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就是在全世界人士的目光中，也是一個不可不遊的名勝古蹟。它蘊藏着無限的古趣，潛伏着偉大的動力，而是值得我們前去觀光的。

記者自從一九三七年秋天到了英國，轉眼已經兩年了在這兩年之中，除了到了一次大陸旅行，以及在英國司丹福遊了一處愛爾登古堡以外，足跡沒有離開過倫敦都市的喧囂，把一個人的生活，整個的陷於極度的苦悶和枯燥。「牛津」雖是十餘年來所夢想一遊的所在，却始終沒有能夠達到目的。一來是課務太忙，二來英國天氣變得有些神鬼莫測。春假本想到牛津去，那時天氣太冷，祗得作罷，暑假到了，天氣依然冷得和冬天相似，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加上風師雨伯的威脅，遊牛津的念頭，也不期然的減去大半。在牛津的袁家騮兄，邀我到牛津已不僅一次了，

牛津鳥瞰



三六—〇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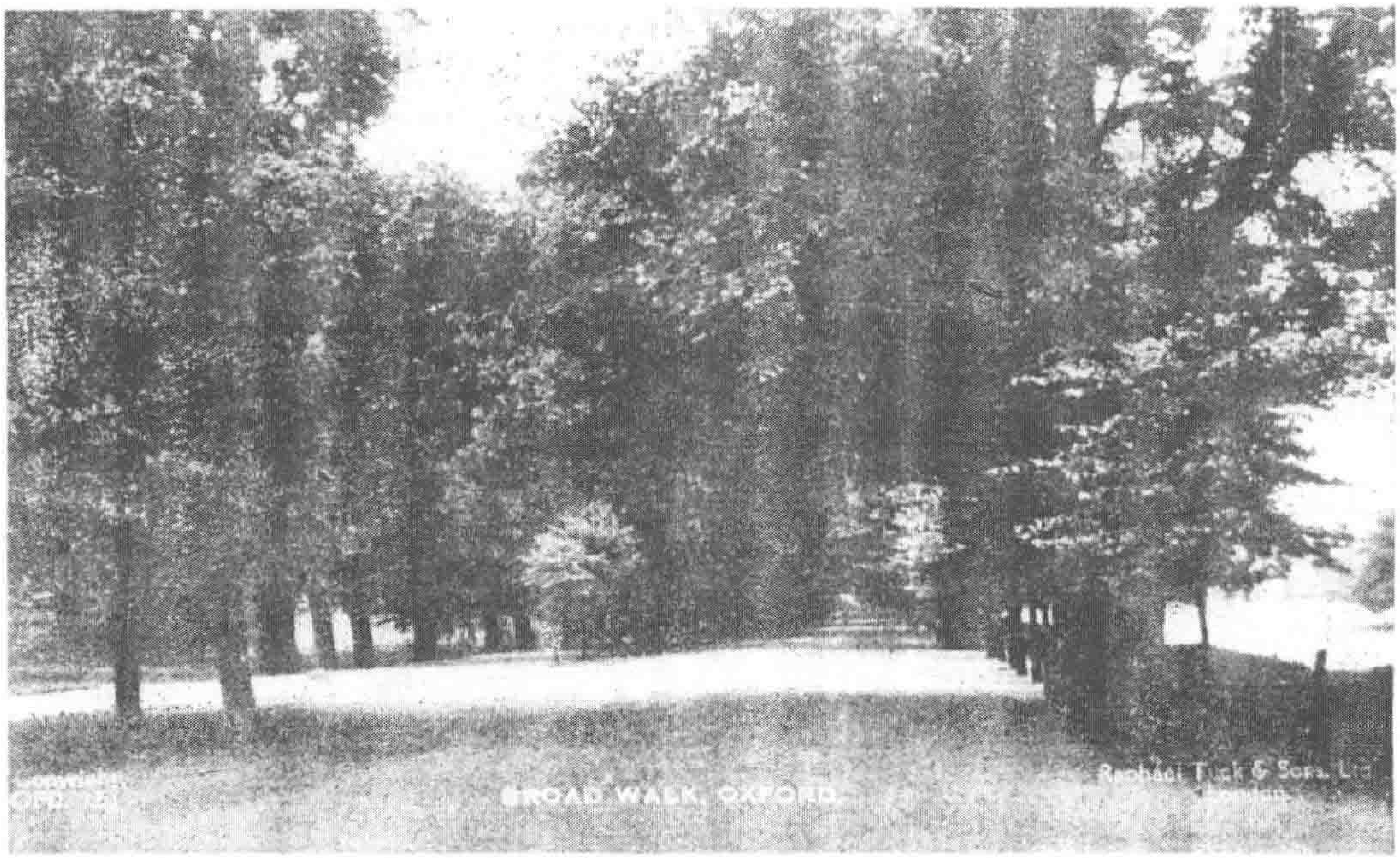


世界馳名的牛津大街

這次他纔考完，又有信來邀我，他不但很懇切的勸我早些去，並且代我計劃了遊程，賃定了一間和他同在一屋的房間，我似乎不能再遲疑了，可是因爲天氣突然的轉變，臨走又改遲了兩天。

是六月廿六號的早晨，好久不見面的陽光開始照着我的窗帷，天氣雖然不十分有把握，但是在英國能有這樣的天氣，已是很不容易了。七點半起了身，獨自乘了公共汽車到了維多利亞長途汽車站，倫敦到牛津的長途汽車公司不祇是一家，它們的車站和售票房是在一起的，當我到站買票的時候，也沒有留心到買誰家的票。心裏以爲大概也和鐵路同樣的實行「聯合營業制」吧，豈知後來竟因此上了一個小當，這事留待下文詳讀，也可見出外旅行的不能不特別小心了。

到牛津去也可以乘火車，大西鐵路和倫敦密得蘭蘇格蘭兩線都可達到。照常情而論，火車和長途汽車的票價似乎要相同了，可是兩者相差却是很多，火車當日來回八先令五便士，汽車是六先令，火車一月來回票是十六先令，汽車是八先令六便士，而且適用三個月。爲什麼火車票價比較長途汽車高出很多呢，原來自倫敦到牛津火車祇消一小時半，汽車却要三小時，在「時間卽金錢」的英國人看來，速度的差別也應當有代價的，所以票價雖高，火車上依然營業鼎盛。汽車呢，也有它的特長，時間誠然是長些，可是它



牛津大學附近的散步大道

所經過的地方，都是風景優秀的原野，在不甚着急的遊客，似乎長途汽車勝過火車些，這便是我選擇汽車的一個理由。

九點鐘汽車出發，汽車裏的整齊美觀，可以當得上「富麗堂皇」四字的評語，絲絨座墊，是多麼柔輭舒適呀！汽車沿着公路走去，約摸半小時吧，便出了倫敦的市區，郊外到了，眼睛所接觸的盡是些碧油油的草地，英國人有許多地方是令人莫名其妙的，明明是很好的土地，他們却不事種植，祗是長着綠草，去喂牛喂馬，大概工業化到了極度的國家，農業是日趨沒落了。說來好笑，英國的食物，大半是靠進口的，連雞蛋肉食也是近則來自丹麥荷蘭，遠則來自南菲加拿大，放了如許空地不種東西。結果反仰仗着人家。不是一件可以值得注意的事嗎？

無怪乎戰爭謠言一起，英國立刻感到食物的恐慌了，我在閒着無聊的時候。偶然和隔座的一位英國老太太談起這個問題，她也在上海住過，對於中國的感情很好，據她說，這些地方，都是一班大地主所有，他們寧可放牛牧馬，不願讓那些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人民來耕種的。她對於英國社會制度很發了許多牢騷，詳情當然不涉本文範圍，留待有機會時再說了。

雖然土地不事耕種，在經濟學上說起來，是一個很大的浪費。然而英國的原野，却因此增加了無限的美麗，愈走近牛津，地勢也就

高下不一，郊外的景色也就愈加可愛，汽車時而上山時而下山，時而穿過一座森林時而越過一條河流，舉目四望，令人愛戀不已！這眞是承平國家的好景象呀！居住在這裏的人們誰還願意聽到戰爭二字呢！

早晨一度耀着的陽光，已經在中途消失了，天氣不但轉陰，並且大有山雨欲來的趨勢，我想在訪牛津的幾天中，如果不幸遇了雨，那豈不是掃興之至。可是天氣的轉變，正如密雲不雨的歐洲政局，誰能顧慮到呢！

十二時汽車到了牛津郊外，但看見遠處許多的尖塔，英國太太告訴我這便是牛津大學的建築呀！汽車穿過了住宅區以後，開始跨進了有名的「大街，」大街兩邊，有學校的古代建築，也有近代的洋樓商店，在這樣一條世界馳名的大街上繞了一圈以後，終於達到牛津的長途汽車站。「牛津」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古趣盎然，整個城市，如同一個博物院，又如同一個花園，是何等的動人，何等的易於使人陶醉呀！

一下車，依着袁君所指示的方法，去乘三路公共汽車，畢竟是個初到的地方呀，當然對於方向沒有多大的把握，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一個汽車查票員來了，他一見我，便和我打招呼，這種和藹的神情，在倫敦就沒有遇到過，英國人一向以不理會人——尤其是不理會外國人著名，即使走上前去，說一聲「早安」再加一聲「原諒我，」甚至於再加上「你是否不見怪」的一番客套，想去問一個信，結果也常常討一個沒趣，往往弄到一個不正確或是不可靠的答案，所以我在英國，很少去問訊，這一次遇到一位居然先和我打招呼的英國人，怎不使我驚訝呢！我於是乎也和他閒談了幾句，當然離不了天氣問題，末了我問他到袁君家去的路，他很詳細的告訴了我，一會兒公共汽車到了，不到五分鐘，便到了袁君所住的「金斯登路七十號」，那時袁君已經在家守候了很久了。

下午，我們開始遊覽牛津。

× × × ×

從袁君那裏，我得到了一些關於牛津的史料。據說：「牛津見於可考據的英國歷史紀載，遠在千年以前，在西歷九百十二年，史乘上已把牛津和倫敦列爲同等重要的城市了。但是直到第八世紀初葉，牛津纔成爲一個比較繁盛的市區，那時牛津的主教，在那裏建築了一座小教堂，現在的牛津大學各學院，都是築在這座老教堂的隣近。後來經過幾度戰爭，牛津又成軍事重鎮，築了城垣，這些城垣的遺跡，還可以在「維克亨新學院」裏看到。一一九九年第一任牛津市長就職，這時牛津開始踏進了自治階段。」

那麼，牛津大學的歷史約摸在什麼時候起的呢」？我很關心的



馬德倫學院的優美環境

問着袁君。

「大概在十二世紀吧。」袁君說。「但是，我所就讀的茅登學院，却是一二六四年產生的。據說這是牛津大學最古的學院，也有人說，各學院中以「大學學院」和「巴立奧」爲最古，這些也無從考據了。最初的時代，學生和市民，常常發生衝突，街道的巷戰是司空見慣的事。因此還釀了不少的人命案。可是現在呢，市民和學生，已融洽一致，共同謀牛津的幸福了。」

「牛津大學到底包括幾個學院呢？」我的目的自然還是在得些學校方面的概念。

「所謂牛津大學一共包括二十一個男子學院，四個女子學院，其餘有些非正式學院而和牛津大學有關的還不在內。」

我們且談且走，不覺已經到了巴立奧學院前面。院前馬路中間有一個紀念塔，是紀念十六世紀殉道的教士的。當時殉道的共有三人，一八四一年這塔方纔完成，由吉爾勃史各脫爵士設計的。全塔分做四層，彫鏤極精，頂上一個十字架，顯示着十分莊嚴。塔週有鐵欄杆，遠望古樸可愛。塔旁是巴立奧學院，是一二六五年約翰巴立奧手創的。（按巴立奧的兒子，曾經一度做過蘇格蘭的國王。）

我們首先遊覽的是聖約翰學院，進去便是一個口字形的古代建築，完全是石塊築成，口字形的中間是草地，修剪得十分整齊，再進

去又是一個口字形屋宇，牆垣是斑剝不堪了，但是內容卻很摩登，窗口放着鮮花，似乎對於遊客們表示無限的歡迎。另外有一座教堂，內中陰濕異常，沒有久留就離開了，再進去便是花園，老樹斜橫，芳草如茵，佈置得花團錦簇似的。那時男女學生並肩在草地上散步的，不在少數，鶼鶼鸈鸈，更把大自然的景色點綴得如火如荼。我問袁君：「聽說牛津大學很嚴格，男女學生是不准同行的，有這事嗎？」袁君笑着說：「那裏會有這些限制，外人未免把牛津形容得過分了。看見嗎？這些草地上的男女都是學生呀！」我也不禁啞然失笑了。

不過，校規嚴密，在牛津確也是事實，大學本部有一種職員，叫做 Proctors 是專門担任糾察學生的工作的。他們常在市內巡查，遇見學生有違犯校規的，立即要報告大學法庭。有一次有一位中國同學也被檢舉了一次，說來也是怪有趣的，原來兩位中國同學正在「穀市」街（Cornmarket Street）散步，一位到附近的藥房裏去了，另一位便隨便向前步行着，無意中站在一家跳舞場面前守候他的朋友，豈知正在這時候，來了兩位巡查員，另外隨着兩個差役，綽號叫做「惡犬」，穿着制服，戴着制帽走來，這位同學一見情形不妙，拔步就想飛奔，不過「惡犬」已經預料到這一着，也就趕着追來。

「先生，請你告訴我們姓名和學院」一位巡查很客氣的問，同時在袋裏摸出了一本小簿子和一支鉛筆。

「爲什麼呢？」

「先生，你的大名和學院」巡查依然很和氣，但是兩個「惡犬」卻表示着聲勢洶洶的神情。看他們的動作，似乎要來撕他制服上的領扣，因爲照例學生的姓名是綉在領扣上的。

「但是，先生我犯了什麼校規呢？」沒有回答。

這位同學也知道和這班人是不能辯論的了，祇得把姓名學院告訴了他們，他們道謝了一聲，方纔離去。

第二天，大學法庭來了一張「傳票」，限定什麼時候要前去。他祇得去了，因爲大學法庭和其他法庭有同樣的法律地位，即使你退了學也不能不到庭的。並且還有一個特點，凡是原告被告兩人之中，有一造是牛津學生，那麼這些案子就得歸大學法庭審理，如果大學法庭認爲必要的時候，可以有權將任何人逐出牛津城。

這位中國同學祇得準時到了庭，除了兩個巡查以外，還有一個法庭書記官。

「兩天以前的晚上，你是搜查出從一個跳舞場出來，你有什麼話答辯麼？」

「沒有這件事，我祇是站着守候一個朋友。」

「很好，沒事了。但是你要注意校規纔是。」後來纔知道所幸他是站在門外，所以這樣一說明就完了，否則如果在裏面被捉到，那麼，不但記過，還有被開除的可能呢！

以上不過舉了一個例子罷了，許多牛津大學的特別規則，多是其他各大學所沒有的，例如男女同學，不是一件很通常的事麼？然而，在牛津男女學校，却是分開的。我和袁君參觀了約摸三五個學院，建築大體是相同的，總是口字形的房子，再加上後面一個廣大的花園。另外任何學院，都有一個教堂，但學生們並不強迫要做禮拜，聽說，近年來學生對於宗教早已失去信仰，教堂也一變而為贅瘤，光顧的人是很少了。

牛津各學院並不如中國各大學的分院制度，在中國各院是以科目分，例如什麼農學院呀，商學院呀！工學院呀！但牛津的學院却包括各個科目，所有重要的實驗室却是集中在一處，所以各學院都有文商理工各學門，每院學生，少則數十人，多則二百餘人，在街頭閒步時，走不上幾十碼，便是一個學院，形形式式的名詞，也使人記不清楚！

比較可以提出來談談的，一個是最大的「馬德倫」學院（Magdalen College），這裏是英國皇族的就讀地點，歷代英王許多都是裏面的學生，花園也特別寬廣，內中還養着許多鹿，前英王愛德華八世（即現時之温莎公）在校就讀時，和同學們的感情最好，因為他是一個最平民化的儲君，至今人家還在想念他呢！校園裏古木參天，很有像北平的太廟，另外有一個耶穌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裏面有一所飯廳，是全牛津各學院中最講究的一個，我也曾在袁君的茅登學院看過一所飯廳，黑暗的房子，幾張長桌，加上幾張木板凳，比起從前我們在交大附小的飯堂還不如，但是耶穌堂學院的飯廳，便講究多了，不但椅子桌子好，而且桌上還安着許多檯燈。大廳四週，懸着歷屆畢業生而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的許多油畫像，在另一端，有一長條的桌椅，比起其他的高些，這是備教授們坐的，照例，牛津的大學生，都要在校用餐，並且還要點名，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規則。這座講究的飯廳，要去參觀，先得買二便士的門票，最有趣的，還可附帶參觀廚房，當我們到廚房裏去的時候，正有許多老太太們在內，問東問西，頗感興趣，袁君告訴我，裏面最值得一觀的，是一塊大砧板，因為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所以上面也有許多補綴。其餘的設備，已完全現代化，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注意的地方。我笑着告訴袁君：「在中國大廟裏，常可參觀他們的廚房，想不到牛津大學裏也有這一個玩意兒。」為什麼一個大學廚房飯廳要賣票給人參觀，真是一個不解之謎。

因為牛津在英國是一個有名的地方，所以國內外人士參觀的，

絡繹不絕，當然各學院也是人家想觀光的地點。所以牛津各學院門口都排上一個牌子，說來賓參觀時間自上午九時自下午七時等字樣，有一個學院裏還有一個有意義的通告說：「歡迎來賓們到校園參觀，但不准在裏面作過長時間（unduly long time）的談話。」我問袁君，何謂「過長時間，」他也無法答我。各學院的校園雖然大小不一，可是一般的收拾得整整齊齊，十分可愛。

房屋的建築有些實在古得令人可怕，但是在我仔細觀察之後，也有些是後來補建，而「仿古」的，換句話說：新建築的外表故意弄得灰暗剝落，使人看不出誰是眞貨，誰是贋鼎，這又未免有些「蛇足」了。不但大學的建築如此，就是商店也有許多是「仿古」的。銀行之中有幾家的門面竟和千年前的建築相似，其實不過近一二十年的建築罷了。怪有趣的，袁君和我在一家茶室裏吃下午茶，這一家不但「仿古」，並且古得滑稽可笑，莫名其妙在白牆上塗着幾條不規則的黑紋，算是象徵古代建築，實在有些匪夷所思了！

除了各學院古色古香的建築而外，有兩處的建築也應當提出來說一說的，一是「巴德倫」圖書館，這個圖書館是世界最大之一，在距今三百年前由巴德倫爵士創設的，其中珍本達一，二五○，○○○卷之多，手抄本也有四○，○○○卷，這都是曠代奇珍，價值連城，莎士比亞生平搜集的珍本五，○○○卷，也歸該館收藏。袁君說：裏面的中國書籍也不在少數。我們到裏面參觀了一部份，果然看見許許多多很古舊的書籍，形形式式的裝訂，此外還有類似博物院裏所常見的那些史料，如名人書翰，名人遺物之類，比較有趣的，是已故英王喬治五世孩時寫給愛克蘭博士的一封信，上面說：「因爲我年紀太小，所以不能寫很好的信給你，希望將來可以寫好信給你，這封信上的字跡，一望而知是出自很小的孩子，另外一面，有喬治五世晚年的親筆信，說：「他允許把他這封幼年所寫的信在圖書館陳列。」這雖無關宏旨，但也收藏在這圖書館之內，也可謂無微不至了。這圖書館的外表不消說是黑黝黝的，上面還有似城頭一般的短垣，在這館隔一條馬路的地方，正在興建一座巨廈，是英國財閥納菲爾貴族所捐贈，也就是作爲圖書館新址的，新舊圖書館在地下可以交通，不過新建築的外觀，很有些摩登氣概，將來落成之後，是否再要加「仿古」的裝璜，那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有一所建築名叫「錫爾多尼戲院」（Sheldonian Theatre）是一個圓形的屋子，到裏面參觀，也要化三便士買門票，這裏其實並不是戲院，實際上是逢着大學有重大典禮時，便在這裏舉行，每年的授給學位，即在此處，中間高台上有一個座椅，是校長

坐的。（現時的校長是英國外交部長哈立法克斯爵士。）由樓梯上去，可到最高的圓頂，在此俯瞰牛津，最爲相宜，整個的牛津古色古香的建築，高聳入雲的尖塔，鐘樓，無一不收在眼底，景象是何等令人留戀呀！

× × × ×

我愛牛津市內各學院的屋宇和花園，我更愛牛津附近的田原山水。在牛津的第二天早晨，袁君約我到郊外散步。我們出了金斯登街，向田野裏走去，一邊走一邊閒談，不久便到了哥斯多 Godstow鎮，這時四望是無垠的平疇綠野，中間夾着一灣清溪，點綴在這青山綠水之間的，是盈千的斑牛，許多牛都站在水濱，過着他們的悠閒生活，山是很低，但望過去也是林木蔚然！我忽然若有所得的告訴袁君：「今天我纔明白牛津命名的原來了。看吧，這不是許多「牛」在「津」裏嗎？」袁君笑着點點頭，似乎也很同意我的話。後來在路上遇到一位老者，我也問他「牛津」的意義，他的答案，正和我一樣。

哥斯多鎮人烟稀少，但牛却彌望皆是。因爲人少，所以很幽靜，泰唔士河支流的濤聲，遠遠便可聽到，後來我們到了一家旅館門前坐了些時，那裏正對着河流，因爲有一座閘，所以水勢很急，在此看瀑布聽濤聲，是最相宜的地點。我們坐了許久，大家兀自不忍離開，袁君是研究文學的，所以對於欣賞大自然景色最有興趣，我呢，在這樣一個清新絕俗的境界裏，更是覺得耳聞目擊，處處足以沉醉流連。後來我們跨過一頂木橋，又在花圃裏逛了一回。袁君指着對面的廢瓦頹垣的一處，說那裏從前是一個尼庵，曾經鬧了不少的韻事，後來是被當局封閉，同時也把屋宇毀了，現在所留的，祇是些荒烟蔓草，供人憑吊罷了！

在哥斯多鎮的歸途中，看見一幅佈告，很饒意趣，上面的大意是遊客們對於所帶的狗，應特別約束，不得驚擾在田裏的牛。這幅別開生面的佈告，可以看出這裏對於「牛」是何等重視了，在普通情形之下，狗何至驚擾牛呢？豈不是想入非非嗎？

在牛津看到幾處鄉下人的田舍，一般的是很講究的洋樓，不過多幾個積藏糧食的倉庫罷了。裏面的設備，自來水電氣煤氣無一不備，耕田用的器具，也是很新式的，這裏可以看出所謂近代化的國家了，和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種種苦況相形之下，眞有天壤之別了。我和袁君談談，覺得我們大家應當努力使中國農村也有這麼一天！

鄉下的道路也是很平整，沿路還其幾座木椅，供步行的人們休息，跨着河的，也是一座鋼橋，河裏可以泛舟，有遊艇可以租用，另外有些人坐着小汽艇緩緩而前，一種悠然自得的神情，表現着郅治

之邦的太平景象！河邊草地上，有疎疎落落的幾個營幕，這是外國人所喜歡的野外生活，每逢週末便約了伴侶到郊外幽靜的地方暫時住宿兩宵，比較營幕講究些的是「拖車」（Trailer）差不多等於一個臨時旅館，用汽車拖來，裏面設備很齊全，有廚房，有臥室，在郊外欣賞大自然的美景，實在是增進康健的唯一好方法。

我們這一天上午差不多走了十餘里的長途，袁君固然不覺疲倦，因爲他幾乎每天要出外散步的；就是久住在倫敦很少走長途的我，也不覺得困乏，唯一的理由，是我對於牛津的綺麗景色太留戀了，太感覺得濃厚的興趣了，因爲興緻高，所以祇是盡量的欣賞，所謂「山陰道上目不暇給，」正可作一個確切的形容。

× × × ×

到牛津的遊客，常常聯想到「莎士比亞」的故鄉，莎士比亞是英國十六世紀末葉的文壇祭酒，他的著作，震爍古今，全世界的智識份子，沒有不曉得他的。我們在中學校的時候，也就讀到他的作品，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猶太人，是在我們腦海中印象最深的。到了倫敦以後，在舞台上又看到不少的戲劇，也是「莎氏樂府」中的。總之這位詩翁文豪，實在令人景仰，所以我到牛津之後，不期然而然的也要到莎翁故鄉，一訪他的遺址。

袁君是去過三四次了，這次可以說完全是陪我去的，爲了希望在當夜趕回倫敦，所以我主張坐火車去，如果坐汽車，那麼，回牛津要在九時以後，八點鐘的最後回倫敦的一班長途汽車，便來不及了。因此袁君便和我搭了早晨十時廿分的火車。天氣本是很晴明的，不曉得什麼原故，突然在中途傾盆大雨，袁君很懊喪的說：「怎樣辦呢，沒有帶雨衣，沒有帶傘，是沒法遊覽的了。」我那時心裏的懊喪，更比袁君勝過許多，因爲一來我是抱着一股熱望來的，臨時遇雨，欲遊不得，豈不失望之至。二來袁君專誠陪我，使他意興索然，我也覺得無以對他！所好在漸漸要到莎翁故鄉的地方，天氣突然轉晴，於是我們兩人的愁容，也因此隨着陰霾一掃而空，袁君說：「你專誠不遠萬里而來拜訪莎翁，莎翁有知，也不能使你失望呀！」我也笑了。

莎翁故鄉，地名「斯却福德」（Stratford）因爲地臨愛文河，所以又叫做 Stratford on Avon，雖說離開牛津很近，火車也要走一小時多，正和倫敦到牛津的途程相彷，但是許多人總把牛津和斯却德福聯在一起，實際上有些莫名其妙。我們下了火車已快十二點了。這個小小的鎮市，不消說，又是古色古香的，許多商店，都用「莎士比亞」來做招牌，所以有「莎士比亞旅館」，有「莎士比亞飯店」，也有「莎士比亞糖果店」，形形式式，煞是可觀。

袁君說：「我們先在街上走走也好。」說來可笑，這個小鎮，不過

有大街三四條很快的便跑完了。在高街到了一所古舊不堪的屋子，名叫「哈佛房子」。我很奇怪的問袁君「這個哈佛是不是與美國的哈佛大學有關呢？」他說：「正是如此，所以也就變為此地的古蹟了。」我為好奇心所驅使，費了六便士的代價，進去參觀了一下，拉了一個古代的門鈴，有一個老太太把門開了。先在門口簽了名，便由老太太領我們去看。她先講了一些關於這所房子的歷史，她說「這所房子是一五九六年建的，屋子的原主人是湯麥士羅傑士，他的女兒凱塞琳，嫁給勞勃哈佛，也就是後來哈佛大學創辦人的母親。」原來這所房子和哈佛大學的關係，竟繞了如許的圈子。

「後來這所房子，變為一個地產商人的辦事處，日漸的頹廢了，那時有一位康雷黎女士的，覺得這所房子，實在有保存的必要，於是設法想買下來，但是代價却要九百五十鎊之多，款項從何籌起呢？可巧女士在一這遊船上，遇到美國支加哥富豪馬立斯的兒子，當時她就將這個意思告訴了他，勸他捐些錢買下來，作為哈佛大學在英國的紀念。馬立斯允許了，並且叫她把內容改造恢復到以前的狀態，作為一個永遠的紀念，這便是現在哈佛房子的大概經過！」

我們走了進去，原來是一所三層樓的破房子，老太太指東指西，說了許多關於哈佛母親的故事，何處是廚房，何處是臥室，摩挲古物，也是很饒興趣的。

出了哈佛房子便到亨雷街去訪莎士比亞誕生的舊址，莎翁在一五六四年四月廿三日生在此處，這震驚寰宇的文豪，是在一所破屋裏產生的，他的父親，是一個小羊毛商，窮困是可想而知的。遊客們買了一先令的門票，進去參觀，屋子是很古舊了，地板也顯出十分危險的樣兒，當一羣人站在上面的時候，我真有些担心呢！牆垣的剝落灰暗，也不必說了，總之，這所世界馳名的屋宇現時還盡量的保存原意。裏面有許多關於莎翁遺物的陳列，到也十分有意義，莎翁幼年住在西邊的屋裏，東邊是他父親工作的地方。

我在那裏細細的觀摩，約摸半小時，似乎回復到十六世紀，和莎士比亞變成同時代的人物了。我喜歡訪問我心折的先哲們的遺蹟，這次訪問莎翁故居，是我生平最感到滿意的一件事。在這裏小坐一些時，思古幽情，便不禁油然而興，曠代文豪給予人們的印象是何等深刻呀！小小的斯却福德鎮，為了產生了一個莎士比亞便每年吸引了數十萬的遊客，不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

遊罷了莎翁誕生處，接着又到一處叫做「尼喜房子」去，尼喜是莎士比亞女兒的芳名，換句話說，此處是莎翁女婿的住所，裏面陳列着許多古物，和莎翁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借此號召遊客罷了。

花園裏一口井，叫做「願望井」袁君問我，你希望什麼，可以朝着井說：我說希望的事多着呢，能夠得如願以償嗎？袁君說：我希望我所希望的都可達到。我說：這個希望未免太奢了吧！

斯却福德最著名的是一座專演莎翁戲劇的一個戲院，在愛文河邊，一所巍峨的巨廈，的確替莎翁故鄉生色不少。這是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三日揭幕的，原有的一座，已經爲一九二六年的大火燬去了，新建築的設計，出於司各脫小姐，是別具一格的作風！照例凡是遊莎翁故鄉的，都要來看戲，據說：這裏的戲，是任何地方比不上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化了八個先令六便士的代價，至今還是值得。那天，我本也想去看戲，可是一來因爲袁君已在以前看過，二來我要趕火車回牛津，時間不湊巧，所以祇得在門外散步了些時，愛文河上微波徐興，襯着兩岸的垂楊，是何等淸幽，是何等深邃，古人說：「人傑地靈，」大人物產生的地方，畢竟有些靈氣呀！

兜了一個圈子，時間已經一點多了，袁君和我就在劇院附近的一家飯館進餐，餐館臨着淸流，地位是很適宜的，裏面的女招待也美麗動人，大抵山水明媚的地方，女子們也帶着一些天眞的美，和都市女子的矯柔做作，美的分野，是很顯明的！當我坐下點了菜之後，我忽然發覺我已沒有餘銀了，連忙問袁君，豈知他也沒有了，這一下，弄得大家十分難處，那時所好袁君身邊帶了一本銀行支票簿，於是祇得暫時停吃，問問女招待是否可以接受支票，女主人問了袁君，知道是牛津的學生，也就答應了，這纔算解決了恐慌，可見牛津大學學生，在英國是何等令人重視呀！

飯後乘公共汽車參觀莎士比亞夫人的田舍，名叫 Anne Hathaway's Cottage 離開鎮市約一英里，又是一所古舊不堪的屋子，據說：莎翁文章裏有許多是描寫此處的，袁君聽了導遊人的講解，津津有味，我因爲對於莎氏文字的印象已日漸淡忘，所以不能十分領會，但看到如許古物，緬懷先哲，也不禁引起了無限的感想！

火車是五時離開斯却福德，短短的半天，和莎翁故鄉僅僅作了一個輪廓的認識，很想以後有機會能來此稍微多住些時，但日後何時可來，總是一個疑問了。七時三刻到了牛津，趕到汽車站，滿想搭乘八時汽車回倫敦，豈知我在倫敦所買的汽車票，對於這家公司並不適用，那一家最後一班車是七時，已經早開了。這一下眞把我弄得急不可言，我再三聲明我不知道是誰家的票，認爲任何一家都可通用的，然而交涉許久毫無效果，不得已祇好在牛津又住了一宵，在第二天的早晨離開了可愛的古城，重復向着京都歸去。短短的三天，牛津給我的印象，是何等的愉快和深刻呀！

（廿八年七月六日夜半寫完）

南斯拉夫觀光記

答格來斯湛杜拉 著
呂迺瑛 譯

『試試機會吧！你們美國人是很精於那個的。你們全都幸運！而且美國人很得南斯拉夫人的信望。我以爲邊境當局會讓你通過的。』有人對我這麼說。

我到特來斯特（Trieste 譯者按：此在意大利境）那天，碰巧是國慶日，所有領事館都停止辦公，所以我的護照，得不到南斯拉夫領事的簽證。遵照正式手續，我不是一定要等待，並失去可貴的飛速逝去的秋天的一天嗎？不，我們要冒險試試！

火車經過蒙法爾科（Monfalcone）和哥里西亞（Gorizia 譯者按：此兩地仍爲意境）後，蜿蜒直上，阿德里亞海的分水界。峯山遮塞，宛如V字形的虎頭鉗；藍絲絨般的天空中，閃耀着寶石之峯。在辟的哥（Piedicalle），火車鑽入了四哩長的隧道，這隧道連接意大利和上斯魯萬尼亞(Slovenia)。

火車既出隧道，則吾等已在南斯拉夫國境，雲霧瀰漫了整個的夜的空間。我曾來回這隧道許多次，可是從未見過兩邊都是同樣天氣的。

『請拿出護照來。』

『上面沒有簽證的，』我道歉的說。

『好，我們能解決這個，這裏歡迎美國人。你到布力特(Bled)後，把護照交給旅館的管理者，寄到札塞尼斯（Jesenice）去蓋印。』

這南斯拉夫邊境官員的友好態度，使我覺得很快慰，我們國家收養了差不多百萬的南斯拉夫移民，到底不錯。

我筆直到了布力特。

第二天是九月六日，清晨起來，看見布力特的湖邊街道上，飄揚着無數的旗幟。我問旁人：『爲什麼來這許多裝點呢？』

那回答是：『爲的是我們幼皇的生辰；他今天十五歲了。在十點鐘時，他將到那邊的禮拜堂參加彌撒祭。』

禮拜式完畢後，我站在那尖頂的小禮拜堂附近等待，想瞻仰一下幼皇的風采；在禮拜堂之上，聳峙巨巖，巖上有歷時千年的古堡。最後，皇太后和她的三個兒子出來了。

幼皇自裝無綫電機

南斯拉夫的幼皇魁梧健壯，許多人說他像他的高祖勃來克佐治(Black George)皇朝的創建者。今皇年幼，一切政權均由一三



南斯拉夫幼皇檢閱軍隊時情形；其左為攝政王保羅。

三六—〇四四

人組成的攝政團代行，到一九四一年方行親政。他擅騎術，游泳，更是個射擊名手；他又是無線電機的愛好者，能夠親自裝製；園藝也是他的嗜好。

在公共場所中年青的彼得二世(Peter II)，常穿合身的蘇科爾(Sokol)即斯拉夫體育會 Slavic Gymnastic Organization)的制服，灰色的短外衣橫覆於一肩，露出襯裏的華麗的紅色。一切公共場所懸着他的肖像，和他被刺的父親亞力山大一世(King Alexander I)的並列。

皇儲湯密司拉夫(Tonislav)現年十一歲，他是個熱心的引人注意的少年。從六歲時始便身任全國聯合消防局局長，這是他最足自傲的。那個少年人不妬忌這樣的榮譽呢？

錯綜複雜的南斯拉夫

雖然攝政王保羅(Prince-Regent Paul)的夏居是在伯爾度堡(Castle Brdo)，而布力特實爲夏季的首都。到著熱時候，所有國務員和各國使節都離開了貝爾加得(Belgrade 譯者按：斯乃該國首都)，到布力特去玩哥而夫球。

幼皇所統轄的國土，從前稱爲塞爾維亞人，哥羅人和斯魯萬人底皇國(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構成的民族，主要的是南斯拉夫族，數約一千五百六十三萬。此外少數民族，

有德人，馬機兒人（按此爲匈牙利立國之主要民族）河爾巴尼亞人和其他。

國內並存各種宗教：塞爾維亞正教（佔人口百分之四十九），羅馬天主教（百分之三十七）囘教（百分之十一）此外還有約六種的雜教。

就地理上說，南斯拉夫面積九萬六千方哩，較大不列顛略大。陸地的邊界與七個國度相接，還有一千哩鋸齒狀的海岸線。

我得了友人的幫忙，計劃了一次巡歷；在後六星期中，我乘火車，公共汽車，輪船，騎牲口步行而完成了它。

幼皇生辰之翌日，布力特島上聖母禮拜堂舉行每年一次的彌撒祭。所有農夫鄉人俱乘特別火車前來參加。他們都穿的樸實的因襲的服裝；該國特有的華美服飾，大都不復見於今日。

布力特湖神祕來源的傳說

斯魯萬的古稗史說：現今布力特湖所在，從前祇是一塊青草地；那島是個小山，上有禮拜堂，喫草的羊羣，可以在那兒遨遊。

天上來了一個聲音向該地人民請求說：『把牆垣圍起我的禮拜堂吧。』但是人們並不在意。

一天早上人們醒來，看見青草地已變成了深湖；祇有小山和禮拜堂突出水面，水的牆垣永遠隔開了羊羣。

我一刻不停地趕到波奧治（Bohinz）的黑湖。一九三四年我曾和家人在此過夏，所居離攝政親王保羅的獵寓不遠。並見過英國康德公爵偕其未婚妻希臘馬利安公主與他們的居停垂釣。鱒魚還如從前一樣靜靜的在綠色的池水深處。

在風景怡人的斯塔拉芬西那（Stara Fuzina），我看見笨鈍的磨坊車輪篩下了一粒粒黃色的研粗玉蜀黍粉。許多歐陸國家不出產玉蜀黍，而在南斯拉夫則爲重要的產品。

磨坊主人的妻，在門前小山上讀聖經，他年老的黃蠟色的臉，非常莊嚴。我們作一個交易，——照片交換茶點。當我在缺乏煙囪而瀰漫了煙的廚房內慢慢地呷着苦味的酒時，我知道我是合算的。

如列安山脈的族長

特里格拉夫（Triglav）山，爲如列安阿爾卑斯諸峯（Julian Alps）之長，且爲南斯拉夫境內最高的山。我們要攀登它那高得使人目眩的圓頂。

人家向我們保證地說：『今天不會有危險的，因爲有堅固的鐵梯和扶手欄。』可是山下墓地上躺着那許多倒運的阿爾卑斯山居人，證明了那斜坡從前是充滿危險的。

破曉啓程，下午我們便爬過那冷酷可怕的高山肩頭，那裏的貴白花長得如新英倫牧場的毛茸那麼茂盛。我們在一所青年旅館

（Youth Hotel）休息時旁人警告我們風暴將要來臨了『最好回到較下的旅舍去過夜。』

我們沿着依於深淵之邊的山徑下趨，到了我們安穩地置身於燭光照耀中時。風暴果然驟至。

一個鐘頭後門忽然大開進來了帶笑的人水由膠製的雨衣不斷流下，——一個年青的攝影師專把風景明信片供給山中各旅店的。

他喝了一杯咖啡，和旅館主人交涉他的事務然後穿上雨衣，向門而趨。

『你可以告訴我你到什麼地方去嗎？』我問他。

『我就到山頂近旁的旅館去，』他冷淡地答道『我口袋裏有電筒呢。』

『那是發瘋了！』我高聲的喊，同時，他隱沒於夜色中毫不理會我。

旅館主人看着我惶恐的樣子祇是笑：『對於我們，這些山徑正如城市街道之對你們一般絕無可怕。由兒童時代起他們就熟識每一石頭和裂縫。』

峻阪上的走繩索的農夫

我偕普匿克（Putnik 南斯拉夫最好的國營旅行社）的布力特經理，驅車駛過平坦結實的路往克蘭士卡哥拉（Kranzska Gora）時正是農人忙着收割的當兒。

有時車路在田畝下經過那些田似乎差不多是直立的；而農夫們還是一樣的揮動鐮刀割下肥碩的莖幹。『相傳人們割草時草輒落於割者頭上。』

我繼續馳往比蘭匿卡（Planica）。這裏最足引以爲榮的，就是地勢之高適於滑雪跳躍：許多紀錄均在此打破現在規定由此高聳的平臺跳下稱爲滑雪飛翔，不得名爲跳躍。我並不淸楚這其間的差別何在。

汽車路復向上昇。讓我們稱它爲二萬靈魂路吧（The Road of Twenty Thousand Souls）。這路是歐戰時俄國獄犯所築的，那數目就是悲慘的死亡紀錄；饑餓與風吹雨打造成這巨大的死亡數。

狹路之顚有一小教堂由那些監犯們半已冷僵的手所建的。所有燈，彫像和裝綴，均以戰爭材料如鉛，彈藥筒，空彈殼等造成。

我們止於門士特蘭那（Mojstrana）的特里格拉夫旅館，且爲『狄加爾麥司』——麥司羅璧克(Max Rcbic)的佳賓。麥司的個兒雖大而聲音却非常溫柔他是這樣地謙遜，沒有人會想到他行獵的勇武。他是亞力山大皇的御前獵者，關於他的敏捷和技巧



星期日禮拜後，少女們穿着手編的圍裙，兜着飄搖的頭巾，手緊握着同舞者的腰帶，試學新式舞步

有許多奇異的傳說。在年青的時候，曾由門士特蘭那徒步登特里格拉夫之巔回來共需時祗六個鐘頭，因而獲得大注賭金。

路珍那見聞

許多地名都帶有音樂聲調。舉個例說，還有什麼比那古利伯治(Laebach)的斯拉夫名字——路珍那(Ljubejana)更可愛的呢？

如在薩爾斯堡一般，有一座城堡聳然雄峙。這堡是貧苦者之家。城的中央矗立着十二層的摩天大廈，頂有咖啡店；書肆極多，窗飾中陳列着龐大的卷帙；飯店帶着顯明的維也納風味。路珍那住公寓的人們，大多在公共進食地方喫飯；早飯是例外。

每年舉行的博覽會正到最熱鬧的時候；陳列品中特出的是南斯拉夫攝影藝術家所攝的照片。

路珍那所在的谷地，在史前時期是一個廣闊的湖。如君士但司湖(Lake of Constance)日內瓦湖(Lake of Geneva)的居所，這裏也曾有過。路珍那的博物館內有許多這種遺物。

『我要喝洛加斯客難拉田那(Rogaska Slatina)的鑛泉水。』我告訴隨行的普匿克人。我們馳往水泉這種鑛泉水裝於瓶中，上貼紅心，一切飯店和咖啡館均有出售。我雖無疾病需以鑛泉水來醫治，但一樣的享受它。

羅馬人曉得治疾泉水的價值，在他們以前的希臘人也知道那道理。在委爾約客班牙（Vrnjacka Banja）附近還有一處鑛泉，在這裏曾發現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的東西這表明就是這些原始的人類也喜歡用鑛泉水來治病。

蕎麥是斯魯萬民族的主要食品。通常的喫法，倣美國南部的煑玉蜀黍粥。但在南斯拉夫你很少看見像美國的一樣大小的蕎麥餅；它們比較小些。

人家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每年舉行的教堂祀禮，將行於塞塞爾鎮。我們以為這樣大的集會，人們一定會穿起該國特有的服裝，於是驅車歷百多哩的長途趕去拍照。我們所見的不錯，是很大的盛會，然而彩色繽紛的服裝却沒有。

一座古代禮拜堂的壁脚附近支起了許多篷帳和柵售賣兒童玩具和郊遊食物。炙叉刺貫着的羊，在火上發出嘶嘶聲，割售給飢餓的羣衆。

鄉村的遊冶少年，玎璫地玩弄黑長褲口袋裏的銀圓買小扁餅給他們的愛人。這些小扁餅點綴得很好看，形為兒童的玩具木馬，錶，木偶等。

南斯拉夫出產的梅最好。本地梅子比法國種和加利福尼種略小，然而那滋味是多麼香美，帶粉的皮是多麼多汁而新鮮！鮮梅實並不運出國外，他們用以製成利久酒（有芳香的烈酒）。

乾菌和蛇麻草也是特拉佛的大宗輸出品。

英語在南斯拉夫

我從路珍那往薩格勒（Zagreb）時，車上同房的是一位年青的英國大學生，他是薩格勒英文研究會的指導者

『你意思是說為英國居留民而設的研究會嗎？』我問。

『不，是為本國人的。每一大城市和許多小的都有為增進英語而設的團體。他們的會所就是歸國僑民和本地學生的聚集場所。在你停留這裏的時期內請來看看我們；你一定會結交許多朋友的。』

離鄉遠行的許多人中，有些往美國，有些往澳洲和其他英國領土。可是在老一輩的農夫們看來，每一個行用英語的國度，似乎都是『美國』。

我曾聽見這樣的一句話，『嘿，我的兩個兒子都在美國』。經過詳問後知道這人的兒子一在澳洲，而一在新西蘭。

在薩格勒的大廣場中峙立着十九世紀哥羅英雄耶拉辟克（Jellacic）的銅像。廣場週圍都是現代建築，與中央的農人市場成鮮明的對照。這兒除了多雪的冬月外，誘人的手工製品陳列於巨大的傘下：衣服寬闊的外衣圍裙檯布等。他們穿着輝皇的服裝生

牛皮的拖鞋，直立微笑，以適中的價格出售他們的貨物。

在哥羅地亞，我曾到過一個地方，那裏的人大多穿着富有歷史意味的服裝。

我的領導者提議道：『到大教堂的塔上去看看我們城市生活的模型吧。』我們從重修的哥德式的大教堂底雙尖塔的露台上，凝視城中屋宇的瓦頂，更放目遠眺多斯加那克（Tuskanac）茂林叢生的山峯，上面最多的是橡樹，栗樹，山毛櫸和榆樹，在明亮的夏日中閃耀。

薩格勒人沉溺於這運動場的愉快中：學生，帶了畫架的美術家，推着搖車的護士，一切工作疲勞的人們都到這裏遊散。在星期秒，這正是郊遊勝地，快樂有秩序，不會留下殘餘的東西讓清道夫來收拾。

最近頒布的法令，除了規定的時間外，雙塔的上層不許人擅自登臨；它已成爲衆所共知的「垂直的情人之路。」

新的發明

薩格勒發明家協會有會員五十八。他們所發明的事物，計有袖珍洋傘，鞋釘可以縮進的跑鞋，一隻自動的機器，指示乘車的旅客下一站的名字，二人乘坐的二十一磅重的摺疊小舟。

就是在變戲法這方面，南斯拉夫人也有長足的進展，一個魔術

堅硬的毛織短襪，上有圖案式樣，爲南斯拉夫女子們的 典型服裝



三六—〇四九

家競賽會(Magicians' Olympiad)曾舉行於慕尼黑(Munich)。參與的凡十六國，結果，一個薩格勒的魔術家獲得首獎。

去年哥羅唱歌隊旅行大不列顛，很得英國評論界的好評。愛好音樂是哥羅人的本性。南斯拉夫有八百五十六個合唱隊，還有其他許多音樂社團。

教育概況

南斯拉夫有三所完全的大學：貝爾加得，薩格勒和路珍那；此外在斯科伯里(Skoplje)有文學院，在崇波底卡(Subotica)有法學院。薩格勒大學的圖書館是一所新的建築，藏書凡三十八萬卷。貝爾加得大學有地理學院，斯匹利特(Split)有海洋學學院，研究海洋生物學。

奧大利對於薩格勒的生活和建築底影響，在各方面都可以看見：古鎮上異樣的屋宇；維也納歌劇院式的戲院。

雖然守舊的薩格勒人警告我說：『車行速度這樣高，那震動是不好受的。』但我還是乘坐那新式燒柴油的火車前往貝爾加得，這火車把行車時間由七小時縮至四時一刻。我覺得像平常一樣平穩，沒什麼動搖。

卡尼士密海爾街(Knez Mihail Street)可說是貝爾加得的第五十號街，人行道的交通很繁，車輛却少。張滿了廣告的矮牆環着掘開的地基，打釘機奏着繁響，從正在建築中的摩天大廈內發出。從鄉村來的人們，多穿特有的服飾。答答(Tata)為南斯拉夫五分十分的連環商店，門前進出的人，川流不息地，其情景恰如在下百老滙地下鐵道的進口一般。

步行數分鐘，即離却煩囂而到司法部花園，皇宮花園和保羅親王博物館，都十分清靜。

撒法河上架有懸橋，過此即為博覽會場，人又是一樣擠擁。週遊旅程之特別減價，使農村居民趕來觀光這第二屆博覽年會。

我到達得剛合時，第九次巴爾幹運動大會適於斯時舉行，參加者計有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羅馬尼亞，土耳其和南斯拉夫。開會時各國選手作火炬巡行。該會總裁是幼皇，他自己就是個多才的運動家。南斯拉夫體育十分發達，全國共有六百二十九個足球會，會員二萬二千人；網球會四十五；還有游泳，划船，劍術，滑雪，自由車，拳術和乒乓等協會；女子體育協會。以一農田工作者佔人口總數四份三的國家而能若是，確是不易；他們的前一代差不多不知道有『運動』這個字！

古堡上的電視塔

城中有一公園，由此眺望，可以看見：兩條大河的合流。它們的流域為東西要道；一個小山，歷史上最大戰爭的第一響槍聲即由此

發出一座堡壘塞爾忒人（Celts 雅利安民族的一派）建於紀元前第三世紀，現在電視塔卽位於此一所由火藥庫改建的教堂；一座動物園和感謝法蘭西之恩之影像。

鴉片出產之減少

斯哥布熱（Skoplje）是廣大的鴉片出產地的中心。我到的時候，不是收穫的季節可是導遊者把割鴉片的程序都告訴了我。普通每年出產約在三十萬磅左右；現在因爲政府的限制，已減少至二十萬磅。農夫們漸漸懂得以別的農作物來代種。

在貝爾加得，我曾遇着一位美國鋼琴家地在過去五年中週歷巴爾幹諸國；我見她時。她正從南塞爾維亞囘來。她在那裏逗留了一個月，採錄民族歌曲和舞蹈旋律。現在，在斯哥布熱和鄉村附近，我可以親自聽到這狂浪的音樂，這奇異的東西兩派的混合曲。

星期日的婚禮

每個星期日，城中各處均有婚禮舉行，新娘的供給似乎是無盡的。吉普賽樂隊彈奏喜樂。這『樂隊』有時祇有一個人打個鼓就算，但通常多用兩三種樂器。

在歐亞商路上的隊商居所，從前是很重要的，今日已用作南塞爾維亞博物館的玉石收藏所——亦是監獄！殺人者，盜匪，私賣鴉片的犯人，在那內庭徘徊，在他們監守者跟前他們是夠馴良的。這些隊商居所，大多由拉古剎（Ragusa）的富商實業團建造的。拉古剎爲中世紀的一個小共和國。

我們在布里斯它爾旅館的步道咖啡店進午餐。在我們頭上的，是熟見的扶輪會底齒輪標記。這是有趣的所在，在此可以看着商人，農夫，主教，乞丐和觀光的旅人走過。在夜間，這條街又是遊人的活流。

到窩爾德河旁的本地飯店吃飯，你可叫炙羊肝或是美味的小肉片，稱作 Cevapcici 的，在歐戰時，法國軍官們很喜歡吃這個，可是說不來那字音。至於飯後果點呢，你可以向托着盤子進出的販賣者買無花果，棗子，梅和葡萄。

活化石的湖

俄列特湖（Ohrid）曾一度爲南塞爾維亞的文化中心。我旅行至此，在聖納姆（Saint Naum）寺的宿舍過了一夜，該寺距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邊境極近。旅人和欲攀登荒冷而高峙的加里細亞山（Galicia Mountains）的阿爾卑斯山民，可在此借宿。王室在這裏佔有一列房間，亞力山大皇輒偕其后來此作星兩期的退休。

僧人們祇會說塞爾維亞語，但有一個年靑的神學生解決了我的困難。他從達爾馬地亞的哥庫拉（Korcula）島來此休養。我們

和漁人們乘着船首笨鈍的原始的小舟去捕魚看他們拉網，滿是著名的俄列特魚。

寂寞的俄列特湖長十八哩，深度差不多一千呎，從不凍結。最奇特的就是湖水的透明而且其中有『活的化石』就是史前的魚種。

到塞拉熱窩去

在往塞診熱窩（Sarajevo）去的途中，經過賴尼卡（Zenica）。一九三七年這裏的鋼鐵工廠，增加了些機器從前南斯拉夫的鐵路路軌，須購自波蘭；現在他自己有得出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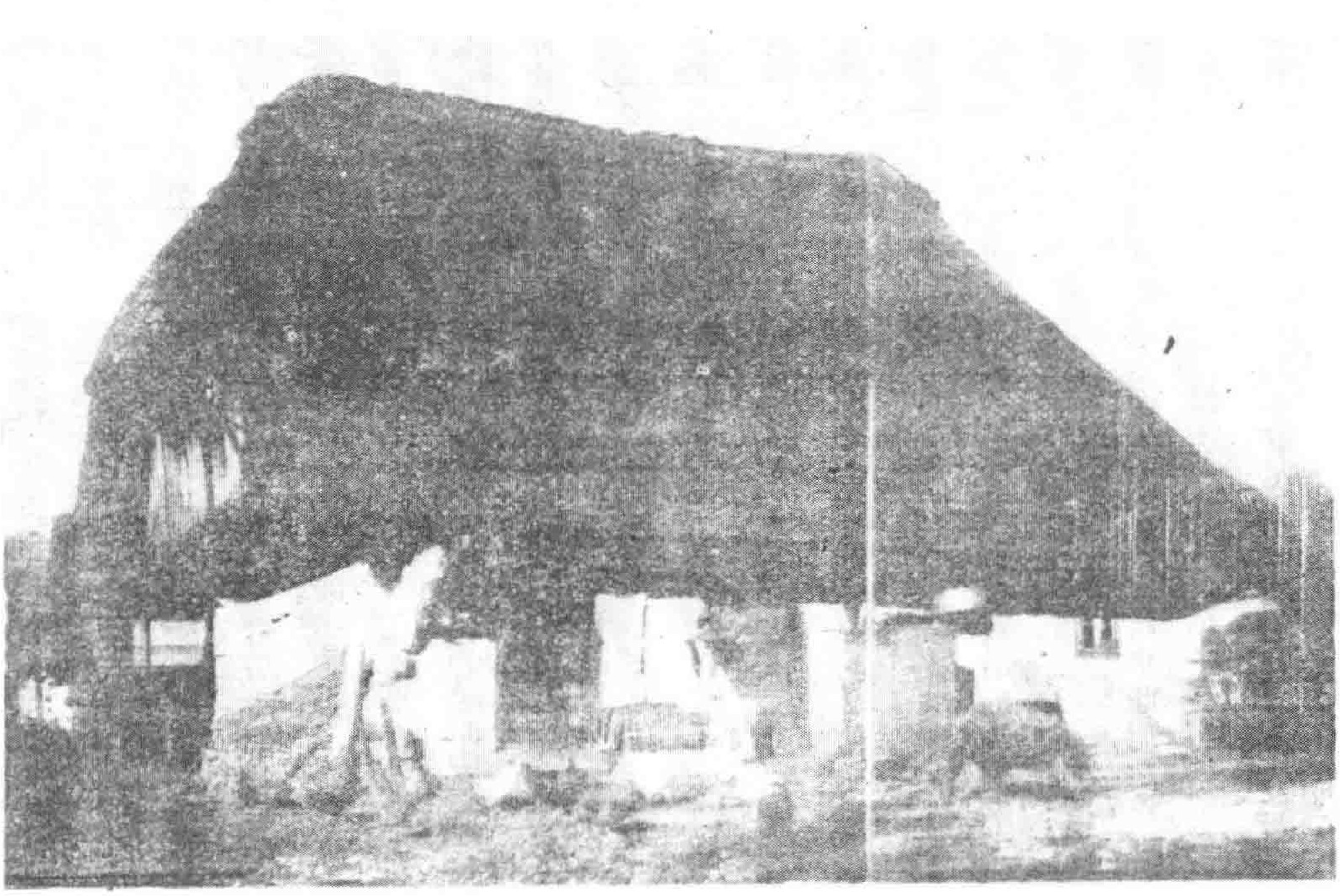
車經開加（Cacak）後，似乎在玩捉迷藏的遊戲，因爲一路上有一百二十八處隧道。在各站上，戴着白色土耳其帽的兒童，挾着小鷄，尖聲兜售。兒童們照顧昂首闊步的火鷄羣，南斯拉夫大宗的輸出供聖誕節晚餐之需——去年輸出總量爲一千五百噸。

分佈於廣大草場的有馬，山羊，綿羊和水牛；向日葵，金合歡，蕎麥與一叢叢的小胡椒，方塊的白泥灰磚場有規則的磚堆，高高聳起的禾堆。

最後到了波士尼亞的大城。

塞拉熱窩意思是『谷中之堡』。在商品陳列所和市場中的羣衆，多是戴土耳其帽的。可是十分奇怪，許多頭飾表面看去似是同

具有點綴性的古代茅屋，最古的遠在五百餘年前所築。



教徒，而其實不是這些是俄國阿斯脫刺罕的羊皮帽，氈帽，有色的布，裹成頭巾式，基督教的鄉民們多半穿用。

我到塞拉熱窩的時候，各回教寺院都飄着綠青的旗。這是爲了一個回教恩人的祝禮，他嘗斥資建築那大回教寺。

我在那大回教寺近旁的香煙和報紙售賣處，買一份巴黎報，因而認識了那肆主伊斯馬特。他也是回教徒，他以活潑的土語的美國英語來歡迎我。

伊斯馬特的世界知識之廣博，足任報章的總編輯。他知道一切特出人物的歷史，許多曾來塞拉熱窩的名人，都稱他爲友；他的交際是很廣的。

他想替我代找准許證，參觀回教托鉢僧的舞蹈儀式，可是給主管者拒絕了：以前外國新聞記者是准許參觀的，他們曾嘲笑那神聖的儀節，於是便被禁絕。

普匿克的主任和我乘坐他的小型德國汽車，駛經無數環形的路，恰如圓拱上錯綜的絲帶一般，在路上我們碰見一羣年青的回教女學生，採摘梅子，消磨假日。在他們的藍裏，盛着條紋的棉外衣，附着面網，她們說明：『我們回時經過市街，必得穿起這個；良好的回教家庭的年青女子挽着一籃果子，拋頭露面的在街上走，是輕浮的所爲。』

在快要達到完全解放的今日，面網已經比較薄，許多面網的網眼很粗，可以淸楚地看見面貌，有些戴面網的婦女穿着也許由巴黎或紐約店鋪買來的普通衣服；而通常他們出外時，多穿沒有袖子的棉織外衣，附以面網。材料有時是條子布，有時是格子布，而素身的居多，顏色通常是灰色和藍色。

消失了的城

到了考托灣（Gulf of Kotor），它還是那樣的陰鬱，在已往，我曾來過四次，可是沒有一次是陽光照耀的，

然而無論天色的陰晴。該地總帶着奇怪的魅力，土人們說，在很久已前，曾有城鎮被沒於海中；他們曾網起過大理石的彫刻物。有一個漁人更說，他曾網得一隻美麗的銀杯。人家問他拿來看看，他說已經溶製作燈臺了。

一位南斯拉夫的作者，這樣地寫着如上的話，他確言他曾見過海水深處宮殿的糢糊輪廓。

相傳里三灣（Gulf of Risan）中深藏着里西尼姆（Rhizinium）城，從前考托灣曾以此爲名。這城是伊利安后鐵塔（Illyrian Queen Teuta）的首都，傳說是這樣：在耶穌被釘於十字架的時候，因爲地震，該城遂爲震陷，沒於海水中。

由考托灣經路仙山的懸崖，危險的蜿蜒的汽車路直達門的內

格羅。

自負的特性

『你問及門的內格羅人的性格，』西丁耶憲兵司令沉思地說：『是不可屈撓的自負。在兵士們排列成行報數時，我們常遇到困難，這可說明那性格。假如報數「一，二，三，四」一直下去，那排列第二的人不肯說「二」——「我是第一。」』

我們到熱瓜西（Njegusi）看尼古拉王（King Nikola），門的內格羅最末一個君主底誕生的屋。他當日的宮庭十分簡單，他在西丁耶的陽臺裁決許多朝政，每個人都可來向他作個人的請求。門的內格羅是這樣地與世界隔離，所以甚至在最近的幾年中，農夫們還是到這裏請求和『王』談談，他們不知道統一了的南斯拉夫和貝爾加得的幼王。

由門的內格羅經另一條路迅疾地下趨，我們又到了島城布瓦（Budva）。在這裏建築工人正辛苦地建造一座宏偉的現代旅館。從考托灣到阿爾巴尼亞的沿岸，以前是被忽略的，現在已快進入氣象忽然轉好的時期了。

我們在斯他里巴爾（Stari Bar）稍憩，進點心。我聽見街上有人在搖鈴。我的同伴告訴我說：『這是到斯庫台里湖（Scutari Lake譯者按此湖半在阿爾巴尼亞境）去的鐵路工人。在火車啓行前的十分鐘，他就搖鈴通知旅客。』

在進點時，旅館主人告訴我們一個故事：一個本地農夫，喝醉了，輕率地和人打賭，他能比火車更快的由巴爾步行到鐵路終點（十三哩蜿蜒曲折的路途）他筆直的爬上，終及時得勝。

亞得里亞海的出口

『更多的港口，這是南斯拉夫所需求的！』斯匹利特的市長確信這一點，『我們延長千哩的海岸線祇有四個鐵路出口處——蘇撒克（Susak）斯匹利特，美哥維（Metkovic）和格魯士都伯勞尼克（Gruz-Dubrovnik）。輪船必須依次等待裝卸貨物。斯匹利特的新鐵路線將更增加擁擠的程度。』

附增建築的廣大程序已經實行，在後數月中，行見聳立更多的倉庫，秣草塔，更大更堅固的起重機。

我以斯匹利特爲根據點，分日前往沿岸各漁村及遊覽地探勝。如果你時間不多，可以乘坐快船；如果要安閒地遨遊的話，你可以坐蘇撒克開出的客貨船，它是直往都伯勞尼克的，沿途停靠三十處。

大自然曾在這奇異的海岸作了些難於置信的遊戲。在拉巴（Rab）島上有一泉水，它的源頭是一條由大陸流出的川河；它在那帶鹽味的海下流過一梗奇妙的管子，湧上地面，甜美而新鮮。

在斯蘭奴（Slano）附近有一個洞，一陣疾不停止的烈風，從它的口內吹出洞口近旁的樹在它堅強的威力下彎俯震顫。

神祕的姆熱特島！四十年前，在整整的一年當中當地居民們爲隆隆的巨聲所驚擾，它如同地下的砲聲一般。奧大利準備令居民撤退，忽然巨響止息了。維也納的科學家前來加以研究，對其原因意見不一。那是爲了被禁閉的魔怪的發怒還是因海水進出巨大的狹口穴而致的空氣震動？

姆熱特前名美里忒（Melita）紀元前三百年已爲人所知。在羅馬時代，它是被放逐的政治犯底監獄。在紀元一千三百七十年的時候，歷史家和神學家間曾發生一個劇烈的爭辯，究竟聖保羅遭難的地點是這裏；還是在馬爾忒（Malta）。

你乘船到西貝尼克（Sibenik）所能望見的祇有峙立山上的嶄新的亞力山大王中學校，兩邊白色大理石的建築物伸展開來，像學問的護持天使。

西貝尼克城的自身完全給松樹叢生的外陸所蔽，港口的進路祇是一條狹窄的水道，僅僅夠一條大船的通過，然而一隊艦隊也可以駐在這裏。

在西貝尼克海港內有一製鋁廠；鑛石由路珍那鑛場用船運來，提鍊成塊。

死人搶刼禮拜堂

在鄂密士（Omis）我嘗過發亮而帶有玫瑰氣味的酒，該地就是因這種酒而聞名的。

從前鄂密士是海賊之家，不久以前，在禮拜堂的高高的祭壇下，曾發見意大利圖案的宗教器物。這是一羣海盜從意大利岸邊一所禮拜堂刼掠來的。

鄂密士的一羣海賊，在晚間駛到意大利登陸，抬上一具屍首，這是他們的同伴，他們請求禮拜堂中人准許那僵硬的屍身在堂裏過夜。

牧師應許了他們。夜深的時候，那同伴復生了，開了門放進同黨，大肆搜刼，呼嘯而遁。

六星期巡歷的最後幾天，我再到我所喜歡的地方去：路巴達（Lumbarda）這裏有的是藍綠的船，曬晾的漁網，和結實纍纍的葡萄樹；佛尼克（Vrnik）是一個小島，從古代直至今日，大多世界各國首都的建築所需的石均由此供給；瓦來光卡（Velaluka）是漁港和可愛的遊覽地，我看見裸露的棕色大腿，笑容滿面的女孩們，在把葡萄踏成漿。

其後在天氣晴和的一天，我經過哥庫拉（Korcula）城中的一座屋子，這是一所古代的屋宇，其上層有橋直達一座建於十五世紀的高塔。有人在我耳旁私語說：『你可以買那所屋』我猶疑，不知他的意思。我還得學學哥羅的幽默呢！

四海為家

（中篇）

E. B. Strout原著
曹右民譯

怒吼的南緯四十度

在Auckland，我們配置一套新帆和船上前後一切另件；又添了一枝前桅以便在南偉四十度一帶多暴風的地方行駛。離目的地已近，還要費這多裝配時間，心裏的煩悶，一天一天地增加。等到一切都配齊了，我們就決定航行最短而也最危險的水道：從那兒向北，繞過北地角，折南，經Tasman海，直達西南端的名勝峽灣。路過Islands灣。那兒鏡一般的水景，沒有人能拒絕牠的誘惑而不留戀的；我們停留一會後，在月夜裏沿了峭削的海岸，靜靜地在銀色的美景中漂蕩着離去。

在多怪石的Whangaroa，我們也作小留，去看一百三十年前美船Boyd號被焚的海灣。

繞過北地角時，我們曾疑慮着會不會遭遇與Cook船主相同的惡運。他為了逆風無風和急流，在這崢嶸的地角附近，曾耽誤了十天。

一只滿帆的古船

在航近北地角時，我們注意到遠遠有一團石似的東西；後來看清是一艘張滿了帆的帆船。日落時在Parengarenda港外，我們在她旁邊駛過，她的名字是Joseph Conrad。全船的船員，都站在前甲板上看我們。在這一帶沙岡外看見一艘懸美國旗的小船，他們一定覺得奇突；我們也有同樣的感想。我曾夢想在海裏看見一艘張滿了帆的古船，現在竟實現了。

Maria Van Diemen地角在紐西蘭西北，好像造物才把牠竣工似的，尚沒有修飾的花木。也許有人要說牠荒涼，但我們認為很美麗。這兒是紐西蘭臨風的一面，我們覺到自西南Tasman海中來的巨浪的餘波。

我們沿着Tasman海，向Milford峽灣駛去，天氣奇熱，而氣壓表則不斷地上下升降不定。後來岸上吹來一陣強烈的東南風，把雲都帶走了，我們第一次看見南河爾卑斯山，並且還認出Aspiring和Pembroke山峯都是Milford峽灣的崩地。

被吹散的瀑布

最後我們在夜間到Milford峽灣，細心地慢慢地進Anita灣。那一帶泊船處附近的山坡，都是直削而下的；拋了錨尚不足抵禦

岸上吹來的風。因爲下描的地點，總是離岸極近，我們先抛下了一只三叉錨；再在船尾上繫了一根繩纜在石上或樹上。慢慢地靠岸；等到錨觸着水底，我們差不多已在樹下，幾乎可跳到石上了。

天明時，有一陣霧從海裏很快地滾滾而來，跟着又是一陣可惡的大風雨，把什麽都蓋住了。我們來此目的是賞覽山景的，自然歡迎晴朗的天氣。可是在雲中顯露的崢嶸山峯，也値得一看。一瞬間，全部峻峭的山面上，怒放着瀑布，——誰也數不清有多少——有的直落到海面，有幾處較高的，還落不到海面，在中途就給暴風擊碎，變成霧了，在日光中看去，這被擊碎的瀑布，使山坡在水花中燦爛地閃着。

這兒氣候的惡劣，正與峽灣的挺秀同樣著名。在極短時間內，吹到東南的和西北的暴風。於是我們必須做好多意外的工作，把船泊在較安全的方地，多擊幾根纜，但也有其相當之酬勞：暴風從高高的山巓掠過，衝撞在峽灣對面的石壁上，於是向山谷旋轉而下，把峽中的水一片一片地揭起，在四週景物上擊碎，白沫四濺，在陽光中閃耀。

從那時的風勢下看來，最好當晚就離去。第二天清晨進第二個港口。在夜間離此美麗的峽灣，初以爲很可惜的，後來在月光中看見山景還明晰，使每個冰川，山脊和山谷，留一個更新和更深的印

Milford峽灣中這樣平靜的水面，不會逗留長久的。我們的船已在Awkland添了一枝前桅，以便在這一帶航行。



三六一〇五八

象。

在 Charles 峽灣的港口，我們注意樹枝都向岸灣著的，這可證明沿此岸之風向和風力。

在 Daggs 峽灣停泊時，我們想起了一八五一年 Acheron 船的記載時，很感謝有晴朗的天氣。那時 G.H.Richards 統領了那英國海軍測量船，曾在這兒遇到暴風雨。記載這樣說：

「我們停泊在北灣口離岸二百碼水深七十二尺處。因月亮方位移動關係，起了西北向的暴風。在數小時內，我們即被十四個三千尺以上的大瀑布所包圍了，帶了各種大小的樹木和其他塞阻物，從峭壁上直冲下來。船的四週，興起了巨浪一片雲霧漂浮得低低只有桅頂那麼高；除了上面的山巔和下面的泡沫外，一切都給遮沒。如此者凡二日，岸四週本像海水一般鹹的水，現在到極深處，還是淡的，其水量之大，可想而知。」

滿佈著地名的地圖

紐西蘭島上，尤其在西南海岸一帶，地名都含有描寫山和海的特徵的，或紀念探險時發生的事變的。即使沒有早期探險家的記載作指南，我們也能猜到當時所取的航程。倘不能親歷其境，單看各處地名的意義，已夠味兒了。

經過 Breaksea 島向 Breaksea 峽灣駛去時，風平浪靜，好像受不起這個稱呼。除了我們的船跡，和偶然有野鴨或黑鵝掠過的激動外，水面平坦得像鏡子一般。下一天駛過 Breaksea 和 Dusky 峽灣中間的一段時，我們借力備用的小馬達行駛；五小時內，就航了Capt.Cook 的 Resolution 號船在這兒偏航偏拽地所駛的八整天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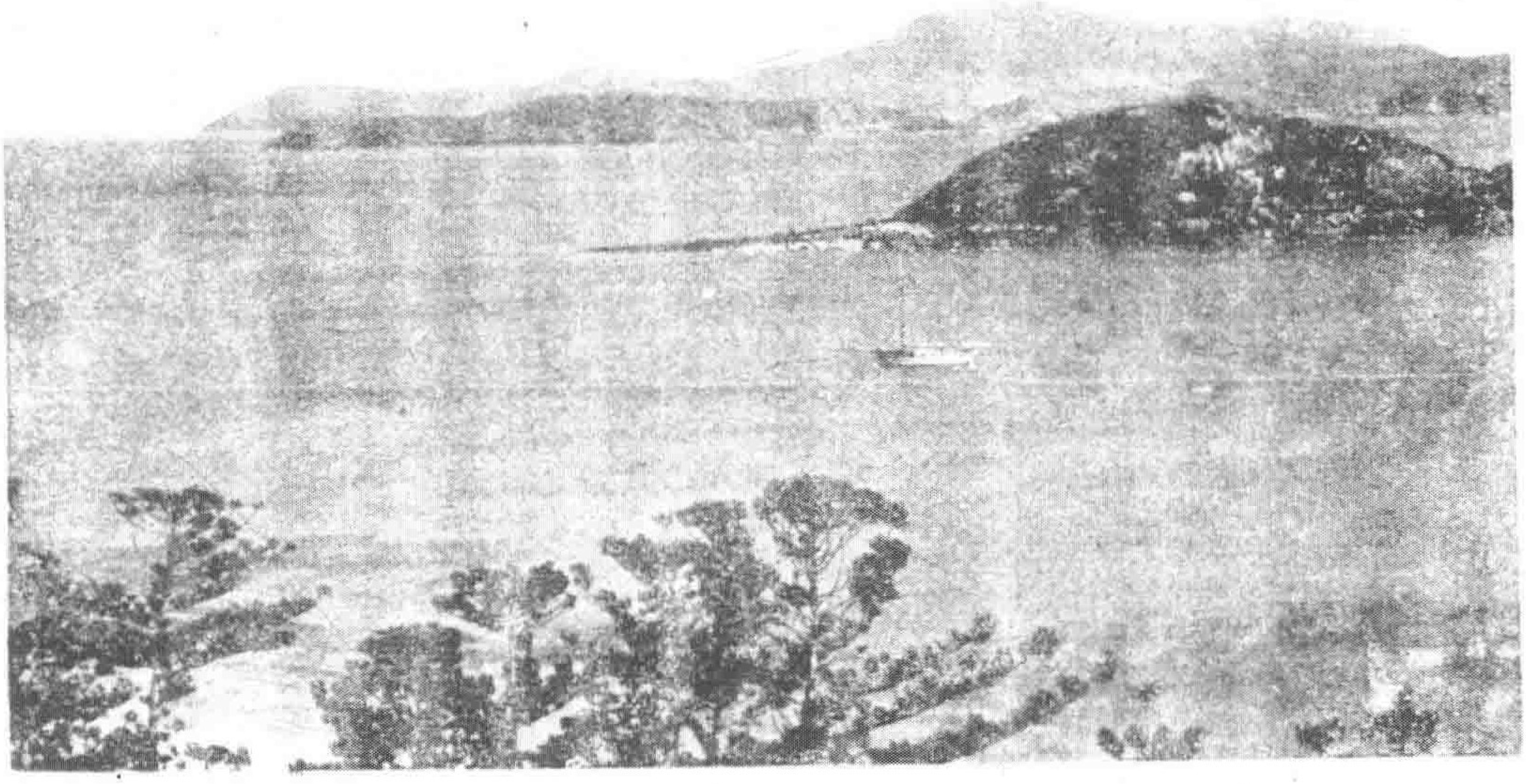
在 Dusky 峽灣 Pickersgill 港內，我們看見好些又肥又佳的藍鱈魚，懶洋洋地在海藻裏漂游着；我們很可以像早期的航行者一般地裝滿一船鱈魚。

沙蠅比什麽多擾人

沙蠅的惱人，到現在還是像 Vancouver 探險隊隊員所描寫的一樣：

「沙蠅的惱人，比野獸還厲害。我一上岸，就給沙蠅包圍了。牠們的刺人和蚊一樣的癢，我們也搔着；後來有一只脚發腫了，祇得敷上些藥膏，跛了二三天。」

我們預知沙蠅的刺人，所以睡在船裏，沒有上岸野宿，沒有受傷。那時天氣漸轉惡劣，我們把船泊在 Grayfish 島西岸的一個小灣內。這一帶峽灣附近可拋錨的地點很少，有時只得泊在驚人的地方。在這裏，我們停在兩座石壁之間，左右各距約十尺，船尾處略寬，面對山凹。這樣安全地停泊了在這風吹不到的小灣裏之後，就



經過紐西蘭艱苦的航程後，我們停泊在澳洲東岸的港裏，翠松在和風裏點頭，表示歡迎

是有暴風在山巔嘶嘯地吹過，我們可毫不關心。

離 Dusky 峽灣時，我們就遙見低雲上反映的 Puysegur 燈塔的燈光。後來行駛漸近，就正夜見到那燈塔或牠的閃光，根據了牠定航程的方向。在這一邊海岸就只有這一座燈塔。想到這兒也有人住着，心裏感覺到無限的安慰和愉快。

在 Balleny 礁脈和 Gulches 地角中間窄隘多石的水道中駛過時，波濤衝擊很猛。在重要的地角離岸附近處，都有尖峯從海中突出。四週浪花高濺，從岸上看去，確是美景，但在海中看去，眞像褐色的墳地。很奇怪地，在這一段峯旁出事比較地少；或許是大皆遠避的緣故吧？

我們決定去探訪那守塔的。塔上沒有日班的，所以我們進 Preservation 小灣時，沒有給人看見。走到發報員的住所外，我們嘯着 CQ 救急號；聽得裏面呼「進來，」我們就跨進門。發報員初以爲是另一個守塔者，後來看見兩個生人進來，很覺驚奇，因爲他已有三個月沒有見到外人了。

我們很安閒地漫步向峽上走去，在峽底，高懸著一匹瀑布。在這個世外桃源中，我們聽到鐘聲鳥的宏鳴和扇尾鳥的啾啾。

伶俐猖獗羣鳥遺殃

我們划了小舟，到近邊的沼澤裏去，看見小鴨子在船旁游着，鴿



澳洲北 Darwin 島上有滋性的蟻塚，高十餘尺，寬六七尺，滿地都是，從正面望去眞像坟地上的墓碑。

子在頭頂上飛過；倘使僥倖的話，還可看見一只秧鷄，因爲這兒是紐西蘭本地鳥類的最後生存處。其他地方的，尤其不能飛的幾類，都遭從外國運來以殺鼠爲目標的伶鼬的蹂躪，而將滅種。在這樣甯靜的環境中，誰相信二十里外的峽灣口在發颶風；祇有上面飛駛的雲，指示風勢。

我們在峽灣時，正是三月下旬。在南緯四十五度附近，天氣已是很冷；山上的積雪，已漸漸下降，有時竟低至離海面一千尺內。船帆兩度見霜後，我們就離此深入內地的舒適的停泊處，向又濕又冷的 Foveaux 海峽駛去。

在紐西蘭沿岸，我們富然也看見過信天翁的。在 Stewart 島四週，有幾種老是跟在船後面，以爲凡是船總有魚殘留下的，眞好像那兒島民以爲凡是船總是做生意的一般；甚至有胆怯的一種，也跟得很近，候我們餵食。

我們在 Stewart 島的 Oban 過一天，在 Paterson 灣，本想略作勾留，但是那時的氣象好得太誘人前駛了，所以就起拋安然地經過平時洶洶的 Foveaux 海峽，向 Bluff 航去。該城眞名 Campbelltown，但航海的喜歡叫牠 The Bluff，因爲那兒有一座突出的峭壁；就是現在的郵戳上還用這名稱。那兒的暴風是著名的，在我們離開前，便大試其威；與我們泊在同一碼頭的一艘九千噸

三六一〇六一

的輪船，雙錨具下，恐怕帶住碼頭的繩索都給吹斷。

從 Bluff 到 Dunedin 中間一段海岸除了有二個燈塔外，和西岸一樣地荒涼和不見人影。冬令正從南方怒吼地趕來；我們是爲歡樂而來的，所以就向北急進。在 Dunedin, Lyttelton 和 Wellington 等處都停留不久，但各地都招待殷勤，結交了好多朋友。

我們環球旅行吧

這裏是我們航程的轉點。在過去兩年中，我們以紐西蘭的峽灣爲航行的目的。現在已到過了，我們應當回去了。從那一條路回去呢？重復橫渡太平洋呢，還是繞好望角渡大西洋呢？第二條路雖遠着幾千哩，但比較易駛而有趣味，所以就決定繞行地球了。

我們在 Wellington 時，暴風之烈，打破那兒六十年來低氣壓的記錄。幸虧躲在港長所指示最安全的一角，我們幾乎沒有覺得什麼風浪。暴風之後，我們在風平浪靜中穿過 Cook 海岬，橫過 Tasman 海，向 Brisbane 航去。

Tasman 海的颶風，固然名不虛傳。我們向 Norfolk 島航去時，從西面起了一陣颶風。我們就轉舵避去，可是已受到很激烈的顛沛了。我平時把舵每班三小時；雖然在平靜時，有時也守到八小時。可是在那次颶風中的把舵，我的氣力委實幹不到；於是我丈夫的工作加重了。有一次他繼續奮鬥十三小時來制服那倔強的舵盤，沒有一刻休息。在這危境內駛行，大帆和前桅的三角帆都捲着。途中遇到二次傾側，幾乎把我嚇壞；船沒有受損，僥倖極了。這颶風消散後，就正十天沒有一些風。到現在回想起來，颶風與無風究竟那一樣更可怕，還不敢斷言。

我們在漸漸繁盛的 Brisbane 城，逗留較久；隨後駛進 Great Barrier 礁脈中著名的水道，向北方較煖的地帶航去。那兒的風景，和我們造船的 Georgia 地方的鹹水河相彷。

我們不聽 Brisbane 遊艇主的勸告，正天正晚地在 Barrier 礁脈中航行。非但絕不危險，沿途燈塔衆多，倒還興緻很濃。我們在好幾個島上停泊，最喜歡的是 Thomas 島，那兒有舒適的泊船處，和平坦的沙灘；那兒的沙灘，特別地誘人，沿岸樹木茂盛，多半是松樹和火雞樹。

Queensland 沿岸的島，幾乎完全沒有椰子的，因爲棕樹不是這兒的土產。但旅客們總以爲熱帶而無棕樹太不成樣，所以在假日遊地附近，種植了幾株點綴性的棕樹；並且還可當作招牌，指示路客們這兒是遊地。

Thursday 島上，採珠是主要的實業。採珠的小帆船，都很伶俐。駕舟的大多是生番，採珠的是訂有契約的日本人。這些船雖不甚整潔，但在黃昏時看去，確極美麗——每只船的甲板上在煑魚煑

飯，火光在黑影的臉上閃耀着。在洋流中船停泊久了，也許船尾的拖釣上會釣到魚；這兒洋流很急所以停泊時放拖釣，並不是笑話。到 Darwin 島時，正在旱季，是一年中最優美的時期面積廣大之半沼地都已乾涸，祇留着幾個水禽集居的小池潭，有野鴨，野鵝，伴鳥塘鵝，白鷺千鳥及其他。

南北向的蟻塚

在北澳大利亞，常遇見奇大的蟻塚。但在 Darwin 島上所見的，最為有趣，不是像別處所見的黃的而是灰色的，形似扁楔尖的一邊，向南北的，所以人家都稱之謂磁性的蟻塚。從闊的一面看去，好像墓碑；看見一大羣蟻塚，人們會誤會那兒是墳地。



Christmas島上唯一的汽車路，兩旁樹木葱鬱，大的直徑達三十尺。

在旱季和雨季交替的時候，我們離開 Darwin 島和澳大利亞。我們看見五處龍卷，同時捲起，以為雨季來了，而不知這不過是貿易風轉向時必有的景象。我們正需要風，所以就向 Christmas 島航去。

十五天後，在這英屬島上 Flying Fish 灣內磷酸鹽公司的浮筒上帶了纜，恢復自由似地到岸上去了幾小時。除了去拜謁磷酸鹽礦場外，其他的活動都是交際性的，因為島上祇有一條短路，而全島土質又不適步行遊歷，島長十三英里，高幾達一千二百尺，都是隆起的石灰石。地面崎嶇，巨木蓊鬱，矮樹叢生；要在路外步行，必須不斷地砍樹，有誰去嘗試呢？最初查勘磷酸鹽礦時所砍成的路徑，現在大部分已又生滿了草木了。

乘火車遊歷 Christmas 島

Christmas 島火車上的行程極有興趣。全路長十一哩，中有很長的一段斜坡用鐵索拖曳的，且紆迴曲折，風景幽美。軌道和車輛都是美國製的，在這兒還看見本國貨，好不有趣。火車燃料，全用島上伐下的樹木，不幸有一個才來此的華工，因錯誤而砍下一株臭樹，這島上的臭樹，眞名副其實。

鐵索車向上行駛時，高出樹頂，我們可見海鵝的窠。到了坡巔，改乘馬達火車，在高原上進行。有時從樹林裏出來，駛過礦場時，礦工們放下了他們的把戲和摔角，向着我們微笑，看我們過去。復入森林時，驚擾了路右覓食的羣鳥。路上還經過一所廟宇，斷續地聽得祭神的音樂。鐵路盡處便是磷酸鹽礦場。礦田在島的高處，面上遮着一層幾尺至四五十尺厚的土石層；土石均用機器鏟去，但磷酸鹽全用人工裝載，因為開產時需要挑選的，有時還要在石灰石峯中間工作。

要知道當初這礦的發現，我們就探究該島的歷史。先有人把礦石的標本獻呈給著名的 Challenger 探險團（1972—76）團員 John Murray 爵士；他發見有幾塊幾全是磷酸石灰。自從發現這寶藏後，英國就於一八八八年併吞了該島；不久卽組織那磷酸鹽公司。John 爵士的一個女兒就是現在該公司經理的太太；我們到時，她也在島上。

主婦們也為了磷酸鹽忙碌

磷酸鹽是這兒的霸王，非但男子們正天為牠工作，女子們也如此，——防止牠侵入食物和掃除傢具。就是我們的船，也內外蓋了一層，連我也有些看慣了，所以有一天丈夫返船時，我看見他衣服上有幾片白粉也不當什麼一回事。這白粉他在倉庫內走過潮濕的地方時所擦着的，而沒有想到這看上去無害的白粉，在潮濕時有多麼危險。領導的英人和他說「你與吾們一樣了；我們遲早都遇到這麼一回事；至少遇到一次後，才算是門內漢呢！」幸虧牠沒有惡味，並且容易洗去。

我們坐了篷車，在唯一的汽車路上走了六英里，到汲水處。車夫只講馬來話，我們便沒有共用的言語了。所以要停車攝影時，就從後面把他一推；上了車，他再開走。好在路上並無叉路，也用不到旁的指揮。在汲水處附近，我們很僥倖看見一只那時罕有的蟹。在雨季時，這種蟹貪饜得會攻擊睡在林中的工人的，倘使有人在這島上迷了路，牠們確是最大的危險。牠們還善於升樹採椰子。在 Cocos 島上以前這種蟹繁殖很盛，現在幾乎要絕跡了；在這島上，還是很多。

初來這島上的人，愛食軍艦鳥的幼鳥；現在只爲好奇而去尋覓

牠們的窠。這兒鴿子的命運不好，工人們把牠捉來做肉餅；英國人嫌牠太馴服，不去獵取。中國工人都是廚子，他們的烹飪藝術是從主婦那裏看來的。

交通銀行

本銀行經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開設三十餘年資產總額國幣五萬五千萬元經營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大商埠及國外各大城市均通匯兌顧客委託存匯款項待遇優厚手續簡捷備有詳章承索即寄

香港分行設雪廠街五號
電話三四一〇一——四
電報掛號九三六六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港漢滬
宏興大藥房

這島上難得有外客來的，客船從來不到的，祇有來裝磷酸鹽的貨船（日本的居少）和按期往新嘉坡的公司船。

林肯
藥水
牙膏

白齒療蛀
殺菌除臭
功效神速
從來未有

天主堂街廿九號約克大廈
上海美通行總經理
電話八六六八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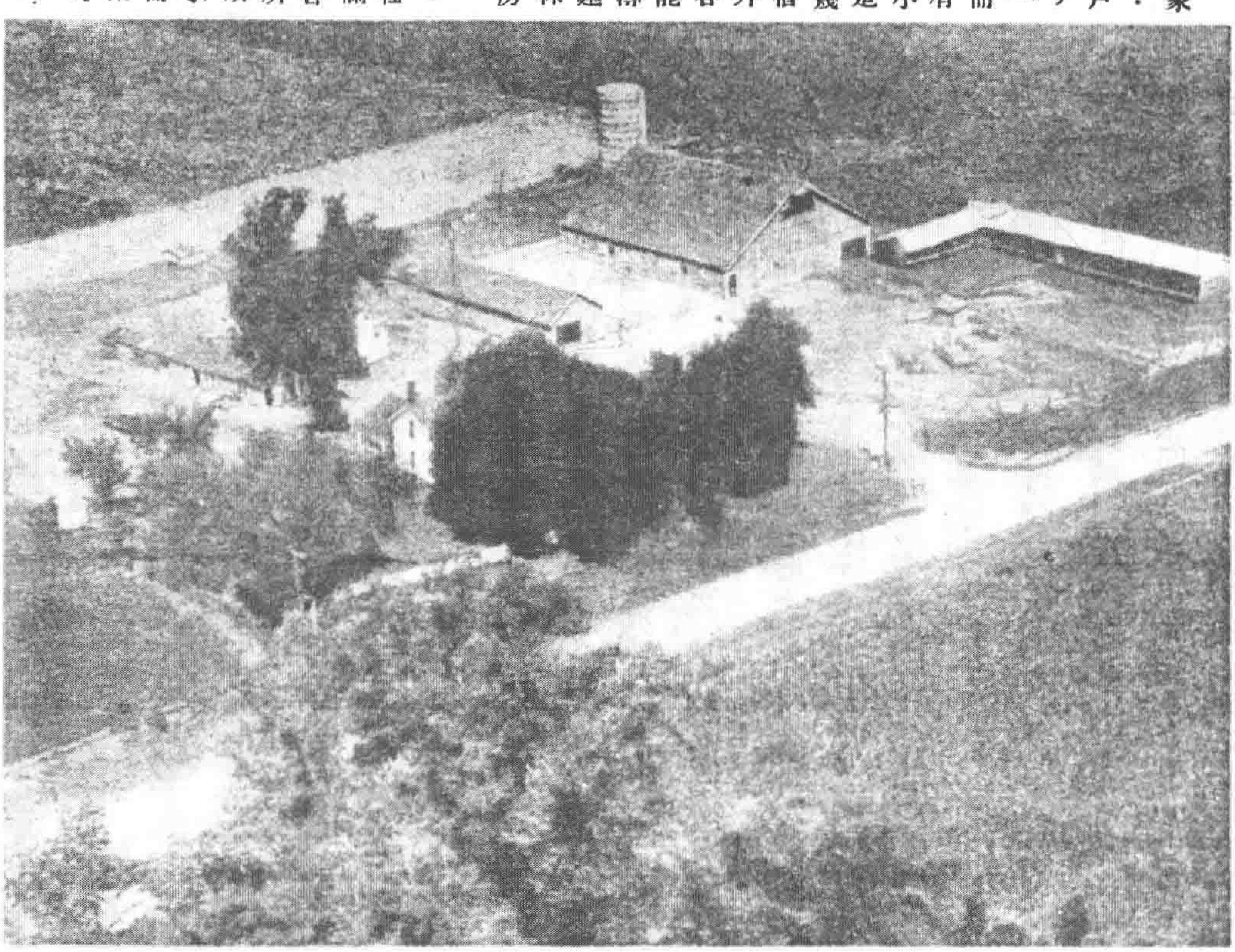
原料最高技術最精品質特異與市上普通牙膏迥然不同

三六——〇六五

歐美采風記(四十)

沈明女士

三點半回到麥城，周君帶領我們去參觀威大。該校的校舍甚多，分門別類，各院有各院的範圍，農科最發達，除課室講堂之外，有實驗場多處；校址築在形似小丘的高原上，地勢起伏不平，各種建築也都順着那忽高忽低的地形造的。我們幸而是坐汽車到各處去巡禮的，否則爬上爬下，總不免要吃力，想學生上課來回行走也必夠累的。在一棵大樹底下的芳草地上，看見一對男女學生，躺着喁喁談心，情致甚甜。參觀完畢，便去看省議會的會廳與省會辦公處，這所圓頂的大廈，好像專為眩飾觀瞻而蓋的，裏外都很講究，內部有各色大理石砌成的各種圖案，我覺得做辦公處所有些太金碧輝煌了，這種氣派，頗似暴發戶的擺闊，奢華則嫌其過份，莊嚴則或有不足。繼到公園內去遊散一回，並由周君領導至麥城各處觀光一遍，任何地方倒也乾淨秀麗，三面臨湖，一面是山，樹木葱鬱，景物奇兀；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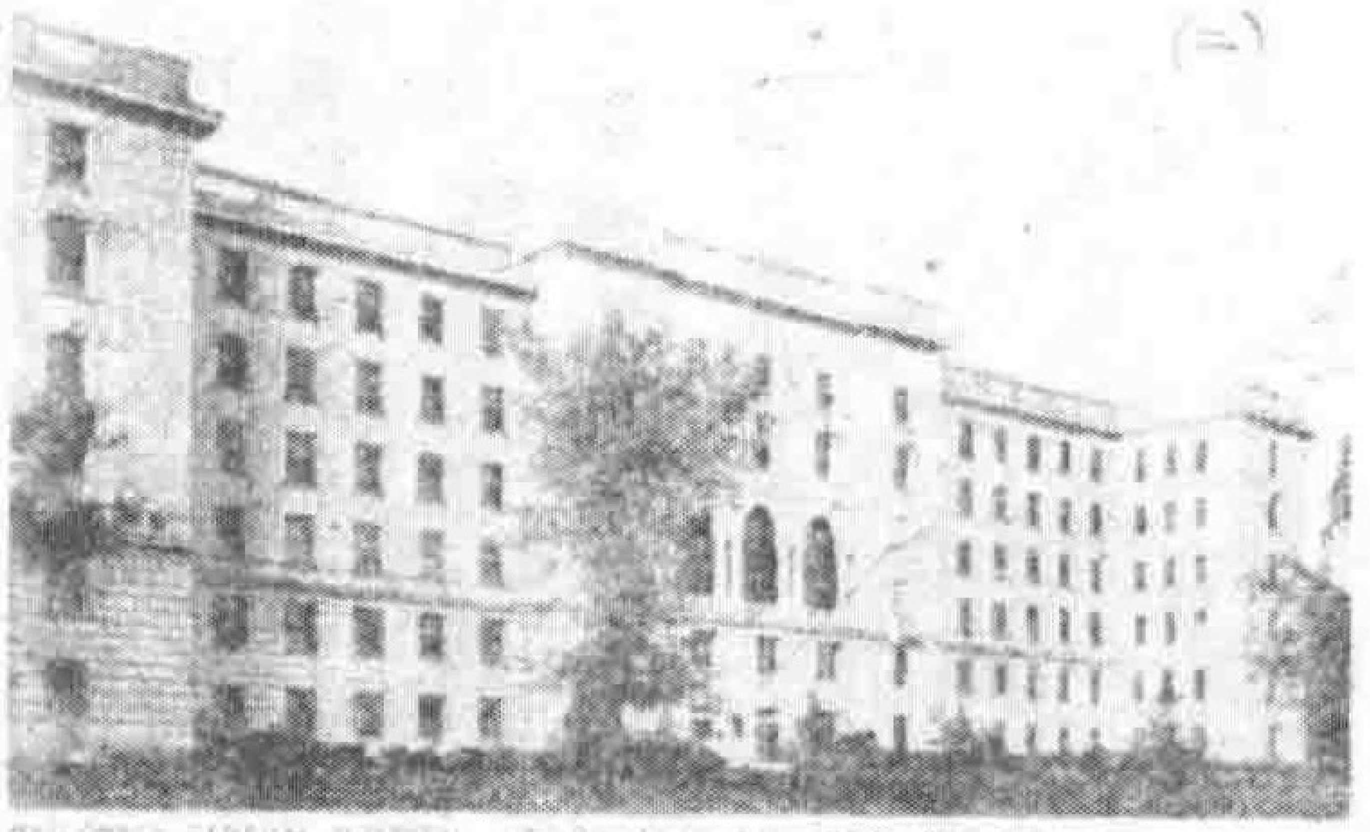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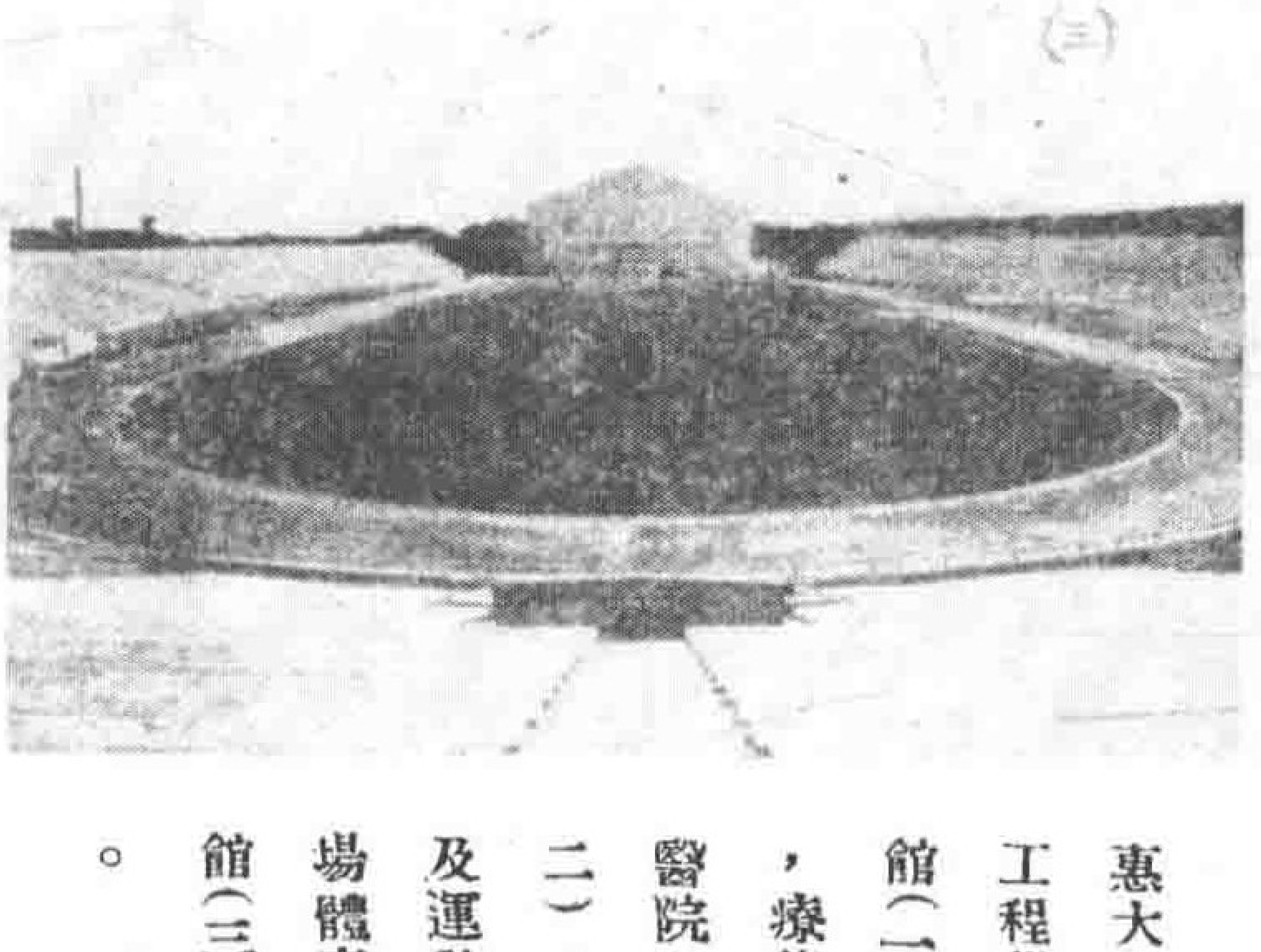
美國田家的風光：每一農戶的莊子，就普通一般情形而言，總有一所小小的房舍是他一家幾口的住宿處；此外，則視各人經濟能力的厚薄，或者建有堆積秣草的倉房（Barn house），豢養牲畜的圈欄，及收容家禽的所在，若以下圖所示的莊子而論，可謂為典型的農家矣。

三六一〇六七

是周君說麥城並不宜於住家，因爲冬天太冷，夏天太熱。此城約有居民五六萬人，其中學生的人數却佔了五分之一，看將上去實在是一個『大學城』（University Town）。晚上周君請我們到雜碎館中吃晚飯，這小小城中居然也有中國飯館，菜也還可口；飯後到周君寓所去『拜府』，看見他們的小孩很活潑可愛，坐談良久，然後回到宿舍，不卽回臥室，在庭院內小坐，喝些冷飲，耳聽着噴泉的水聲下瀉，滋液滲滴，甚覺涼爽。斯時，會食堂內，男女學生正在舉行星期六晚的跳舞會，非常熱鬧，祇聽得一陣陣的笑聲，樂聲和談話嘈雜聲，風送到院子裏來；原來今晚的跳舞會與尋常的略有不同，赴會的男女學生們，不必預先約定舞伴，可以在那裏臨時延請，也沒有固定的對象，隨請隨跳，在那鬧哄哄的聲音裏面，似乎女人的嗓門兒特別尖脆，可以想見場內的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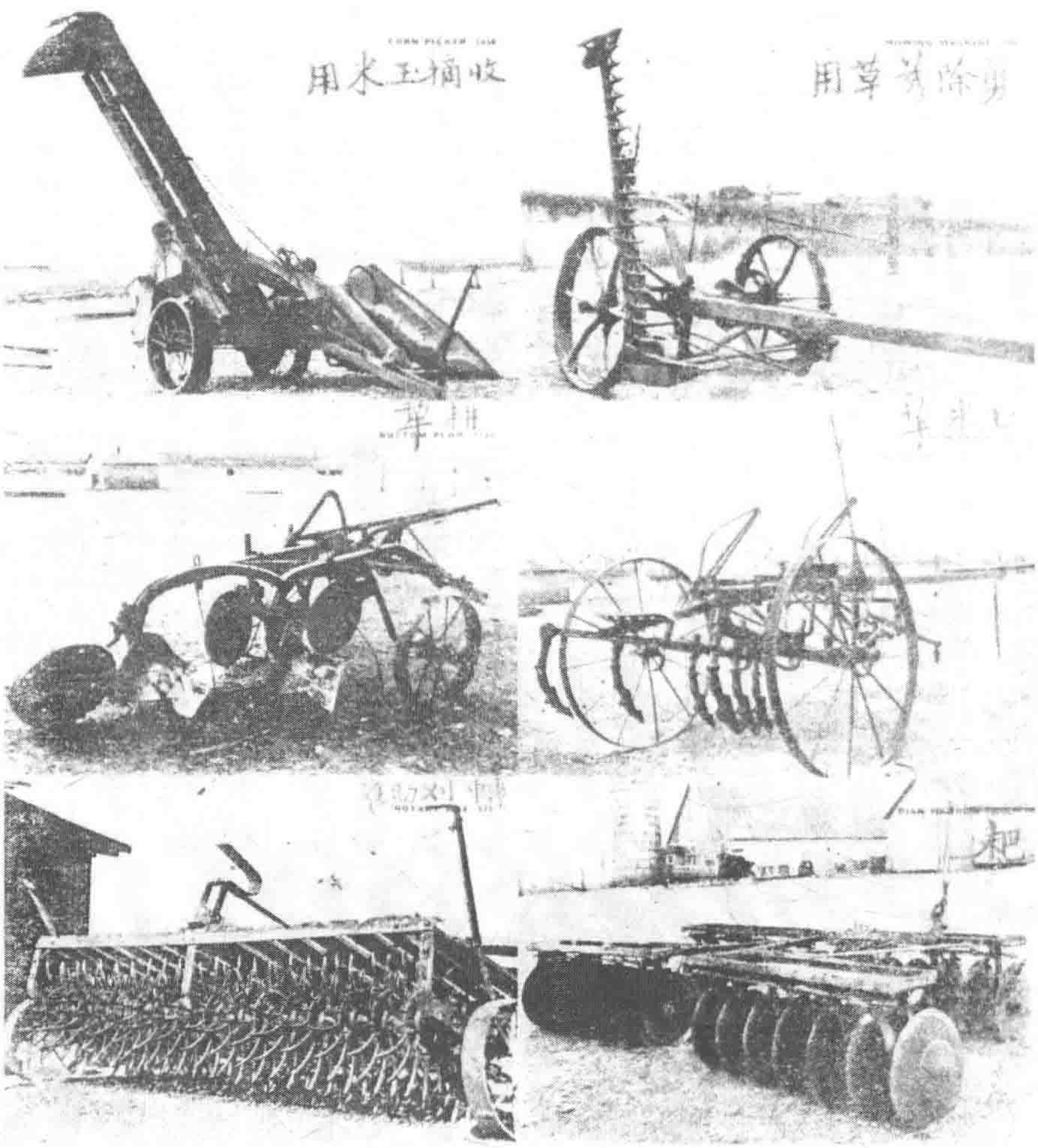




惠大的工程學館（一），療養醫院（二），及運動場體育館（三）。

七月二十五日　今晨結算房金賬後，至十點鐘動身往西出發，一路越走越熱，炎威漸著。中午在一個小城市進午餐，找的這家飯館裏面除了工人之外，就是蒼蠅，但一時沒有好的飯館，也祇得進去勉強吃一頓。在路上看見的，已不是幽美的樹林，或清秀的溪水，却是一望無際大片的田地，田中種的麥類，玉米及餵飼牲畜所用的黃草，都長得很高大茂盛，間或有一羣一羣的牛羊馬騾在田中吃草。這一帶便是美國中部西方（1. west）的種麥及玉米區域（Wheat and corn belt），因爲地方廣大，耕田各種工作，都用機器代替人畜，田疇的配置，也和我國不同，沒有阡陌將大地分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狹隘。搬運農產品的車輛，是用馬拖的，但也有不用機器耕田的，則用馬匹拽耜，牛只是爲其乳及肉而已，並不用以操作，至於其他的農具，如耡鋤犂耙之類，多管是機器

的。一路上天氣太熱，車子前面的水箱，常常要冒熱氣，每逢車頭過熱之時，就得停車，以防損傷引擎，計停了三四次，等車子涼涼，坐車的人也喝些冷飲品然後再前進，到六點鐘，走過阿喔瓦瀑布城（



在美國農事已幾乎完全『機械』化了；甚而至於挖取牛乳也用機器來替代工人，上圖所示的是六種種田機器的形狀及其價值，此外的機器種類名目還多着呢。

Iowa Falls City）頗想找一個舒服的所在休息休息，祇因城小，也沒有什麼好的地方可去，僅在藥房內吃了些冷飲品，接着再走，到十點半鐘，開抵一個比較大些的城，叫西瓦克司（Si-eoux City）這時我們既餓且熱，實在不能再向前進，便决定打住。這一帶的氣候乾燥異常，太陽雖已西落很久，熱度仍在有一百度以上，直到晚上七點鐘左右，還是一百零七度，其悶熱可以想象得到了，實爲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遭遇到最難受的天氣，今天我就洗了三回澡。我們所揀的一家旅館，是本城最好的旅館，雖然第一家，可是房屋的建築已是很舊，也沒有調和空氣的設備，因此室內氣悶得很，並且鄰近火車站，因此吵鬧不堪，幸而我們拿定主意，橫豎熱得不能睡，將就些也罷。晚飯後，我們便把所有的電風扇開上，再叫些冰凍的飲品坐下打『不列棋』（Bridge），準備好明天白晝再休息，抵配着晚上黑夜裏趕路，還風涼些；如是玩紙牌玩到清

晨三四時才上床就寢。

七月二十六日　黎明的汽車聲與火車聲更是不絕於耳，並且熱到叫人沒法安枕；我心理想外國人因何至今沒有發覺我們中國人所用的涼蓆的美處？在這種情況之下，實在是一件必需品咧！下午一點鐘起身房內像蒸籠窗外也像火坑，人昏昏沉沉的，不舒服得很。這時李君等已出外進餐修同我出外走過幾條滾湯的街，才找到一家很小的飯館，小城市內的居民大都在家中吃午飯的，何況今天又是星期日。這沿馬路的飯館，蒼蠅為患甚厲，然而以裝璜而論，在內地也可以算得是堂而皇之的了；我們進去也吃不下什麼東西，祇點了些水菓生菜作為果腹。飯後仍走回旅館馬路上就像『火坑』，行人寥若晨星。回到旅館，與徐李二位會合。李君提議去看電影，並不是為影片而去看戲，實在是為貪圖電影院裏的冷氣，可以藉此涼快一下，消磨掉一小時半的光陰。那天的影片既舊且乏味，可是我們一點也不在乎，同時還覺得很享福呢！

不過，及到五點多鐘電影演畢出來，益發覺得外邊熱得可怕，但是不能再事勾留，也只好走路。先回到旅館算清賬目然後到車房取車裝上行李，向西開行，路上我們儘管開得飛快，但迎面吹來的風總是熱的，身體的週圍，總像是有什麼滾燙的一團東西壓縛著似的，氣都吐不過來，雖至太陽落山許久之後還是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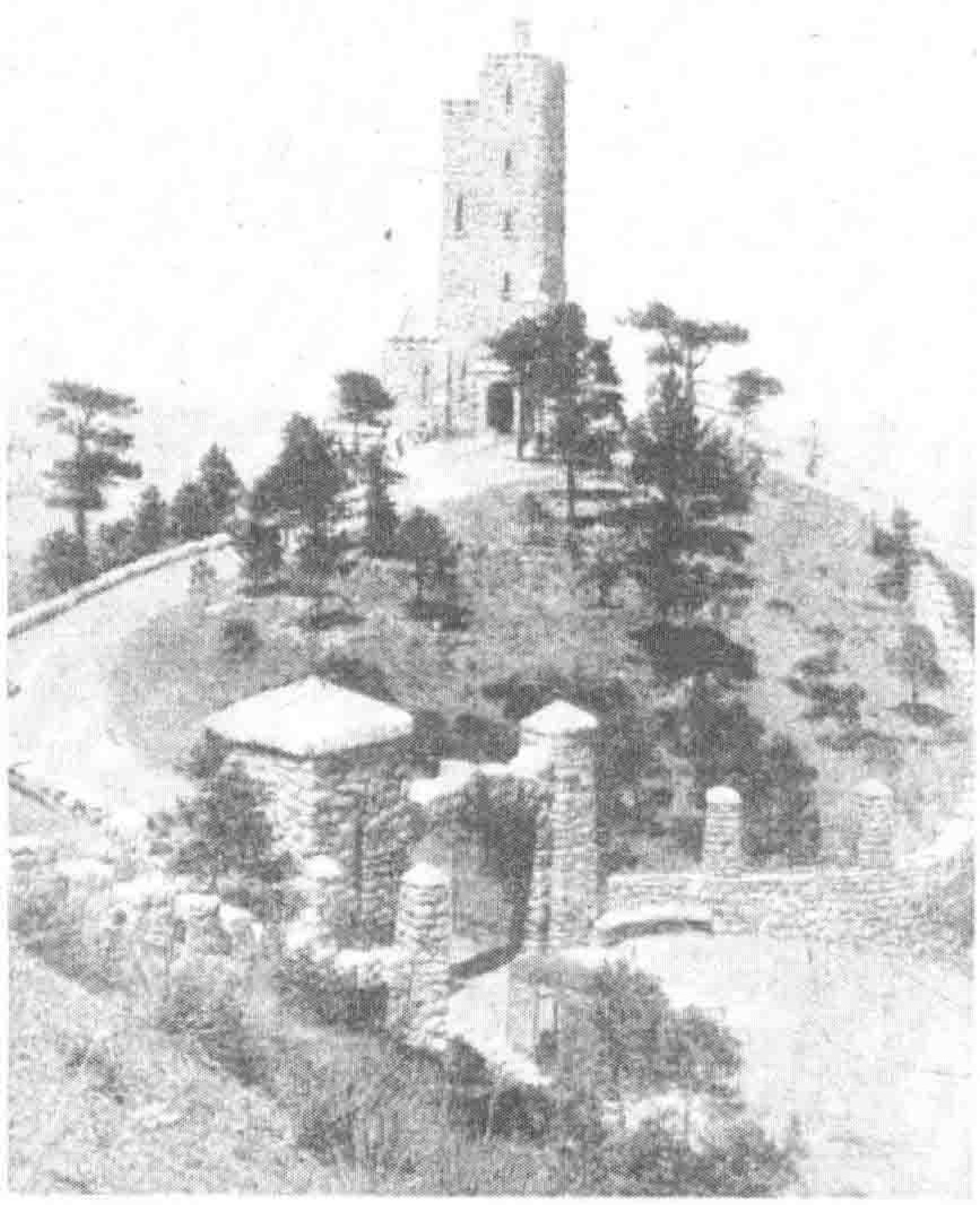
阿喔瓦瀑布城地處山脈中，故以富於礦質的地泉著稱，此為錫樂泉及其附近的景物。



三六一〇七〇

一路西行，並未停歇直到午夜十二時左右，才發現一帶有樹有草的地方似乎很好連忙停下車來，把車毯舖在草上大家坐下四人就借路燈的光線，玩了一會紙牌。此時氣候稍爲涼快一點，伸個懶腰，活動活動筋骨，喘口氣，便覺得適意多了。這一夜沒有睡覺直到東方現出魚肚白色的天光，我們開抵一個小鎮叫喔格拉拉（Oglala）的，才停下車來找到路旁一所汽油站租下兩間小木房（Cabin）預備休息。這些木房是汽油站主人建造營業的，因此就在站旁邊是一所一所的小屋，全用木料蓋成的，裏面有兩張床，一張木椅，一張桌子，一頂衣廚；至於浴室，是用板壁隔出來的寬度僅僅乎可以容身子在內轉動。這小小的一角內，裝有蓮蓬形的淋水浴龍頭，馬口鐵皮的漏水管，倒也楚楚有致，幸喜此時天氣已轉涼爽許多，我們倦極，於是乎鼾睡竟日。

七月二十七日　下午四時半起身，精神清醒了許多，可是近邊沒有地方可以吃飯，祇好在汽油站上買幾瓶新鮮牛奶買幾個油煎麵粉圈（Dough-nut），胡亂吃了充飢；一面叫汽油站主人把車子的機器加好油，一切安排停當，到七點多鐘動身。到八點半鐘在一個小城叫雪特奈（Sidney）的吃了晚飯，並加汽油擦玻璃；因爲一路上鄉野田間小蟲甚多，都朝車子的燈光，『迎得趕至』，車子愈開得快，玻璃上和水箱前的鐵絲網上積的死蟲愈多，幾乎將車子前面的玻璃完全掩沒了。途中還算涼快，十一點抵達外喔明省（Wyoming）的省城歐陽（Cheyenne）在大街上一家飯館內吃過午餐，繼續前進，開向可樂拉多省（Colorado）的騰佛（Denver）城去。下午二點半鐘駛抵騰佛，在騰佛旅館（Hotel Denver）住下，該旅館雖大，可是房間內有一股陳舊的氣味。西方的城市可以說是遠不及東方城市



歐陽(Cheyenne)附近山脈中的祭日台，此台是已故電影明星，『幽默宗匠』羅傑士(Will Rogers)的故舊爲追悼羅氏罹難，集資建造紀念他的。

物質繁榮的摩登入時，地方上人也老實得多。我們今天在幾個小時之內，一連經過了三個省份從阿喔瓦省（Ohio）的邊境動身，穿由尼白拉司克省（Nebraska），經過外喔明省（Wyoming）的東南角，折入可樂拉多省（Colorado）。從這一省到那一省，並看不出有多大的分別來景物都差不多，盡是廣大的田地，所經過的城市也大同小異。美國國內的交通非常發達，無線電報章雜誌電影等宣傳媒介流通暢達，每個城市鄉鎮，不論大小，都能受到同樣的影響，因為居民所看的電影所購閱的各種日報雜誌，能使婦女們的服裝都很入時，不像別國人的鄉村城市隔離得很遠，而知識的傳遞也不若美國迅速所講的語言雖然各區有各區的土音，然而究竟祗有一種方言，所以城市與都村之間也並不顯然有甚分別唯一的異點祗是鄉下人的性格樸實勤勞些而已。

登高山的壯舉

七月二十八日　十二時離開騰佛，前往可樂拉多泉水（Colorado Springs）出城不遠便走上了山道，地勢漸高，天氣漸涼，精神為之一爽；愈望上走，身上愈冷，我們毯子蓋覆了腿，情形與昨日有天壤之別。這一帶地方山脈銜接，夏季涼爽，為避暑勝地，每年有許多遊客來玩。我們駛過『風洞』（"Cave of the Winds"），每人買一元門票進去看內容不及花衣洞（"Howe Caverns"）多矣：



騰佛城的熱鬧市衢，每至日中，因天氣炎熱，路中的行人，頗形稀少。

無非也是依着石頭的象形怎樣，美其名稱之謂什麼而已，有時則『顧名思義』，却也有些像就是了。有一個小池名爲『願心池』，裏面投了許多輔幣和『稅幣』（Tax tokens），西部各州不論買東西吃飯或是娛樂，都要加稅的，這種附加稅的收付另有一種輔幣，作爲付稅時的找頭，可以憑付稅項，而不能當錢用，其分等亦比幣制的等級小得多。投錢入池的用意好像是投了下去便可以得遂所願似的此『願心池』（"Wishing Well"）之外，還有一處，像個小廚房，叫作『老姑娘的廚房』（"Old Maid's Kit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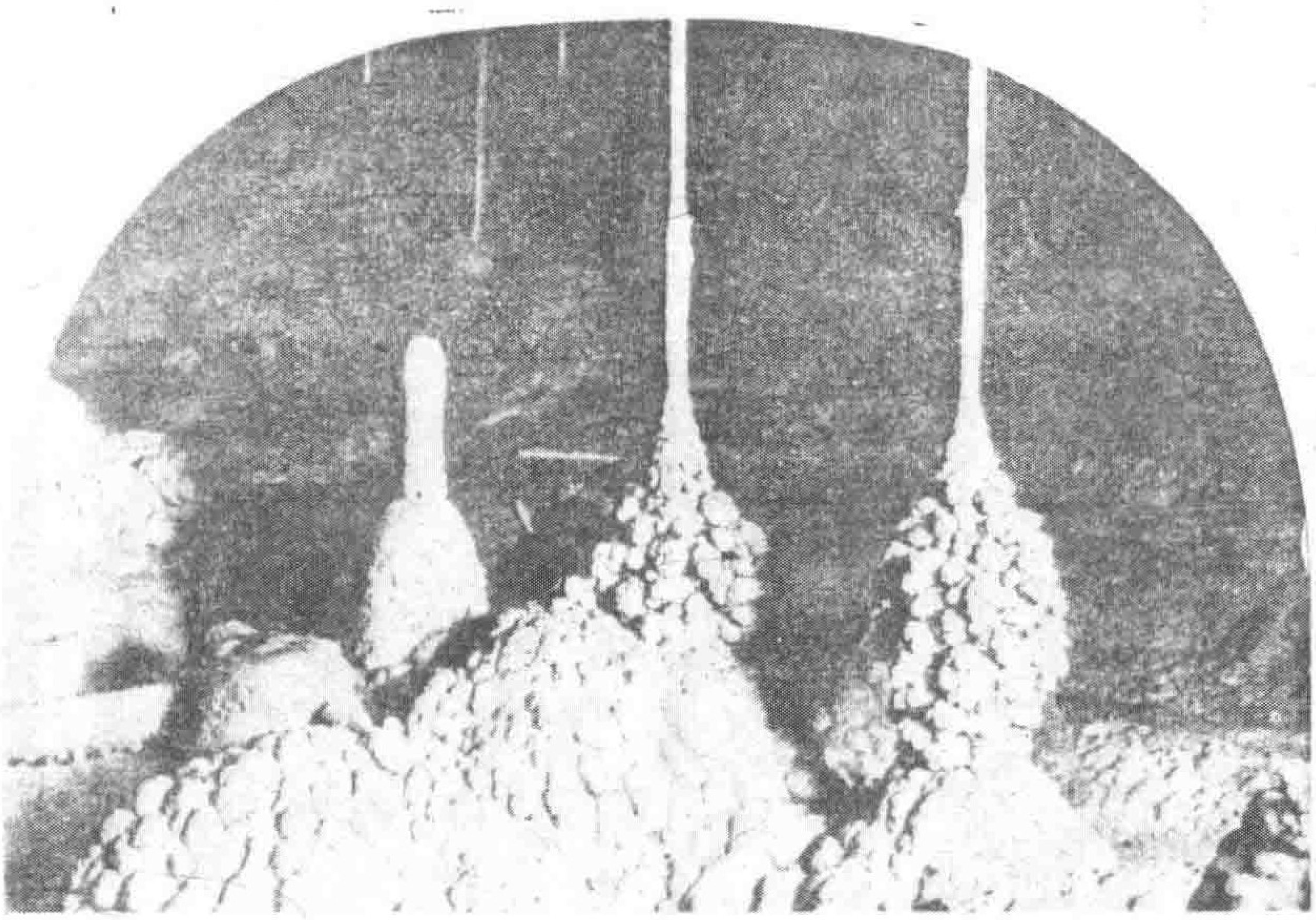


向可樂拉多泉水去的山中大道，工程險峻，風景絕佳。

據說未出閣的姑娘們若留下一根她們頭上的髮叉，便可以嫁得一位如意郎君，因此裏面滿坑滿谷，黑壓壓的全是髮叉，看上去眞叫人起滿身的鷄肉疿子，像大堆的小蟲一般。

出洞後，向派克山頂（Pike's Peak）出發，從山脚到山頂，約有十八英里的路程，山道沿山邊來回的灣曲，有許多轉灣處，簡直成爲U形，車子轉灣時十分吃力，也很危險，若是遇到下山的車子迎面而來，還須慢慢的相讓。我們的車，多虧李君駕駛的技術純熟，如此艱難的山道，竟也很容易的開了上去；到得半山，遇到大雨，我們反覺得精神興奮，許多望出車窗去一片彌漫，就如騰雲駕霧一樣；到得山頂，最高處距離海面計爲一萬四千一百零九尺，那處還見積雪，氣候驟冷，身上不知不覺間，顫慄不已，溫度大約祇在四十度上下。我們雖然凍得發抖，可是我們的車子却因工作激烈，前面只冒熱氣，爬山爬得太累了，趕忙加些涼水在水箱內，然後到山頂咖啡館內去取暖。這時，地勢高而空氣稀薄，故而氣壓很低，心跳耳聾，頭暈得發昏，像害暈船病一般的難過，東西也吃不下，竟好像胃『搬場』不在原處了！店內有郵政局和電報局，售賣紀念物的店舖；我們買了一些明信片和小玩意。

休息一會，然後啓程下山，聽說平時常常有人星夜登山專爲等着看太陽出來，我想這高山觀『日出』必是一幅絕景。我們開抵山脚已經八時許，沿途找住所，看見許多很漂亮的木房子(Cabins)進去問訊，祇是一疊連聲的『客滿』，家家都享我們以『閉門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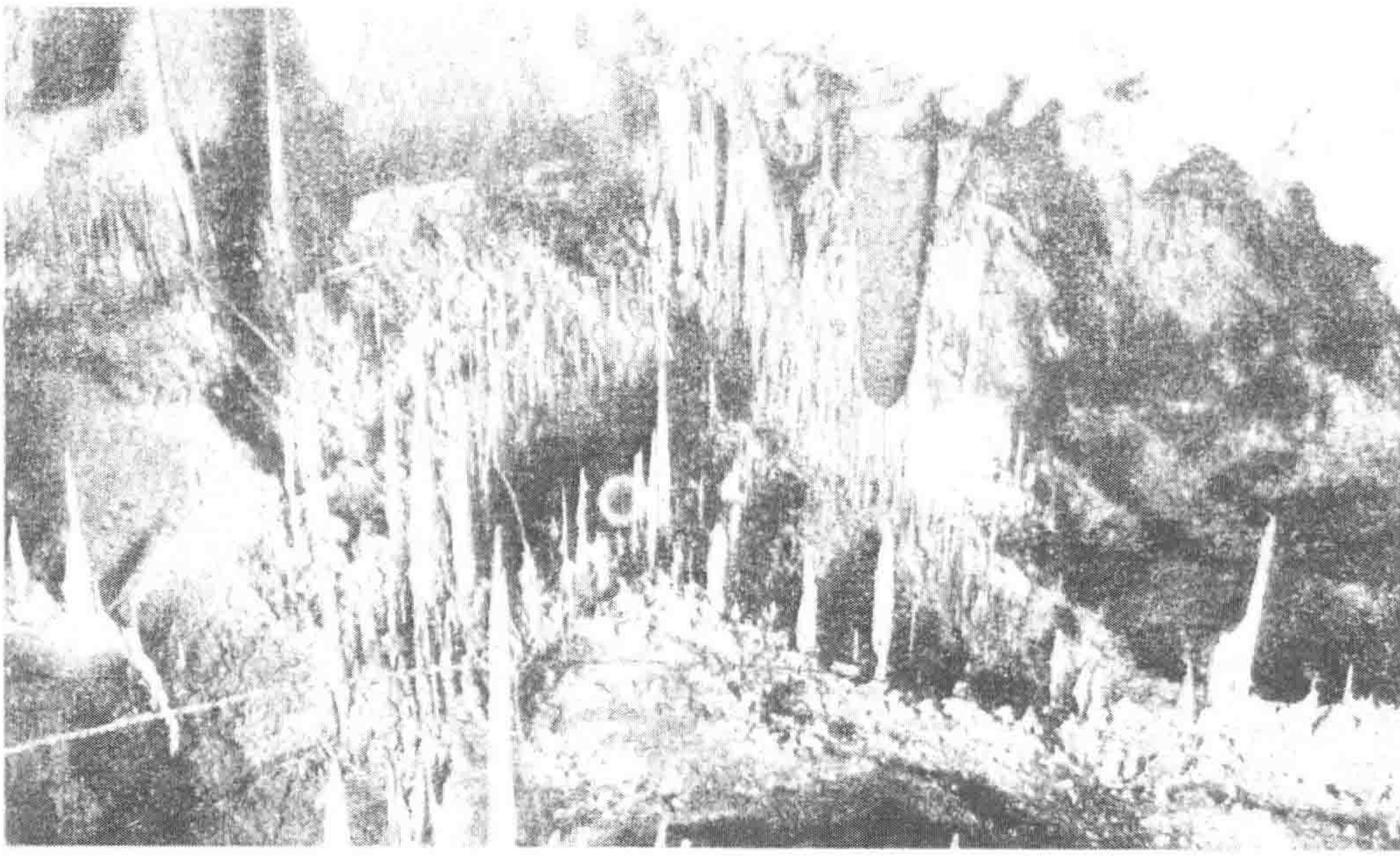


石洞內的岩石奇形怪狀，上圖是炭酸鈣所組成各種巧妙姿態的石筍（Stalagmites）洞內人跡不至的地方，處處躲藏着成羣的蝙蝠，各種甲蟲，和偷偷摸摸的老鼠。



登派克山頂尋常多由爬山的火車，因爲坐汽車上山，駕駛費力，亦且容易損傷引擎，我們因爲前次登華盛頓山頂(Mount Washington)是搭乘上山火車，所以這次決意舍火車而用汽車，這兩種代步的方法，所得的觀感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

三六—〇七四



『老姑娘的廚房』頂上倒懸着的鐘乳石，很像冬季屋簷邊上掛着的冰條。

』；沒奈何祗得去找旅館，最後找到阿拉莫客棧，按人數算房租，每人兩元半有一天算一天，我們看那家旅館倒還整潔，便住下了。

七月二十九日　上午把車子拿去修理，我們走到附近的一家瓷器工場去參觀，進門之後，由一位女嚮導員引導我們至各部份去參觀。該店的主人是一位藝術家名叫勤脫，一切打樣設計及技



派克山頂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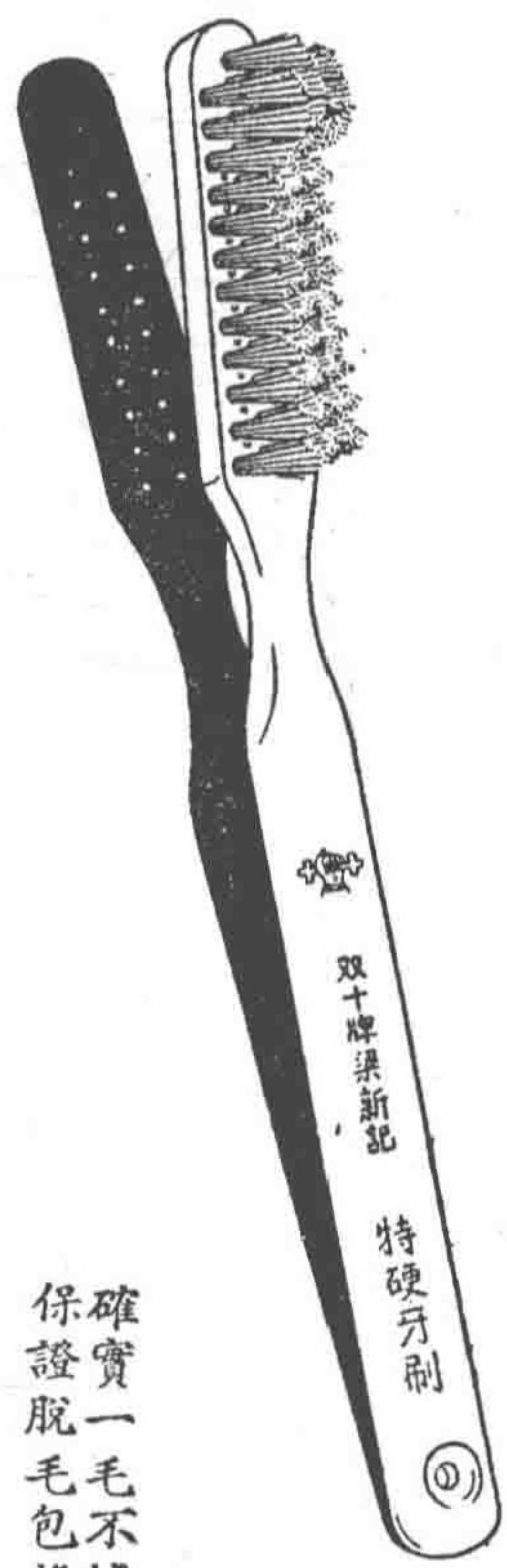
術上的工作，都歸他主持。他見我們是中國人，過來招呼，他和我們的談話之中，盛讚中國瓷器做工造詣的超越，以及選料監製的精細，爲西洋所不及。據他自己稱他研究製甆業已十數載，經過長時期的實驗，才模仿出兩種中國甆的顏色來，這兩種瓷釉就是豬血

紅和松石綠兩個色彩，他說美國的泥土不同，不能配合得眞正的豬血色。東尋西覓，最後在附近的一處地方方始找到合式的土質，可以製造細膩瓷器。此外，也仿製了些學我國『碎窰』一類的陶器，故而他對於我國藝術口口聲聲的稱道不止。他的出品除應用物件而外，就是各種式樣新穎的擺飾品與玩具之類，如各種動物的模形，如牧童的寬邊帽等等，其中最惹人注意。

雙十牌

特硬牙刷

樣子新式
特別堅硬



確實一毛不拔
保證脫毛包換

刷毛高低刷頭
尖峯突出
刷柄灣曲刷床
有孔疏水

總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久大出品
旅行必備
海王牙膏
精鹽牙膏



三六—〇七六

蜀道難

張恨水

六 登記，登記，登記！

白玉貞得了李小姐的陪伴，在宜昌採辦了許多來路貨的日用品。李小姐在途中會到他的男朋友，告別走開了。玉貞聽到這些不大受聽的消息，自己倒很希望其不確。首先就到這入川的唯一輪船公司民生公司去探訪情形。那公司的辦公處，是一座有花園的洋樓。站在大門口，便看到那花園的水泥路上，男女老少，站了一大堆人。進了這花園，更向裏面看去，那第一間進辦公所的屋子，便有許多人站在一處，塞了進出的路綫。不問那是不是接洽船票的地方，反正大衆都向那裏走去，自己也可以向那裏走去。擠到人叢中，聽來聽去，都是些埋怨的聲音。有的說：管理處的購票證拿到了手，以為是沒有問題了，偏偏這裏又說是有新公司到了，我們要壓下兩班去。有的說；壓下兩班去要什麼緊？至多不過十天。我們左一回登記，右一回登記，跑來跑去，還沒有一點消息，那才難受呢！有的說：我們打算再等一個月，若是一個月還沒有消息，我們就步行入川。一天走三十里，一個月還走一千里呢。玉貞聽這幾種談話，本可以轉身出去了。看到隔壁屋子裏，像個客廳的樣子，幾張沙發，全坐滿了的人。其中有個穿中山裝的，臉上帶了一煩膩的微笑，向大家分別着答復。他看到玉貞只管在門口張望着，並不含糊，索興站起身來，向她點頭笑道：請進來坐，請進來坐。玉貞進去了，人家看她是女賓，就起身讓了一張椅子給她坐。那位回答賓客的正和一位穿西服的人在開談判。他道：我們一切事情都照着手續辦。諸位請看，這樣多客人來辦手續，我們就願意通融，也不敢通融。玉貞見人是這樣多，公司裏人說話，又是這樣板板六十四，當了大家的面，諒不會有什麼結果，乾脆就悄悄的起身告辭罷。走到了房門邊，公司裏那個人倒是抱着歉意追上來了，因點頭問道：這位女士有什麼事見告嗎？玉貞見有了談話的機會，便站住了脚，點頭微笑道：我打聽打聽入川輪船的情形。那人笑了，因道：不用問，困難二字，可以包括一切。你女士登記了沒有？玉貞道：我正是來辦登記手續的。他道：我們這裏不辦登記，要登記請先向船舶管理處去辦。在他那裏挨着登記的次序，取得了購票證，到公司裏來購票。公司憑了購票證賣票，這有一定的次序，用不着發急。玉貞道：照這樣說，也不見得有十分困難之處。何以宜昌等船走不了的人，滿街都是？

三六—〇七七

那人道：也不見得就不怎樣不困難吧？已經登記還沒有走的人，共有五千號左右。滿街沒有登記，另作打算的人恐怕也不會比這少。玉貞道：除了登記，還可以另作打算嗎？那人笑道：當然有人這樣想。可是眞要另有辦法，登記的人，不會有這多了。玉貞當了許多人，也不和那人去辯論，可是心裏想着，大概是會另有辦法的。那李小姐是一位有見解，有手腕的女子，也許她有辦法。手裏大一包小一包的帶了許多東西，也就逕直的先回水上飯店。到了輪船甲板上，見一個穿西服的人，沒戴帽子，頭髮梳得烏亮，在甲板上來回的蹀着步子。老遠的就看清楚了，那正是馮子安在這裏，現出一個等人的樣子。自己也只當沒有看見手裏抱了買的東西，逕直向自己艙門口走去。茶房迎過來，還不曾開門呢。馮子安就迎上前來，向玉貞笑道：白小姐自己採辦東西去了。其實這只要告訴我一聲，我就完全採辦來了。玉貞正着顏色，微帶了笑容道：朋友之間，是互助的。我對於馮先生沒有絲毫可以爲力的地方，我倒任何事情，都要馮先生代我去辦，那是於情理不合。說着自進了艙門，並未讓馮子安。她心理想着，他或者會跟着擠了進來，看他自己好意思不好意思。可是馮子安並不如她所料的擠了進來，站在艙門口，微鞠了躬，向玉貞笑道：我可以進來嗎？玉貞決不好意思說你不能進來。只得笑着道：馮先生怎麼又突然客氣起來？請進請進！馮子安挨着艙門走了進來，在門角落裏一張小方凳子上坐下，笑道：小姐的臥室，本就不應該隨便進來。而況昨天白小姐還對我說了，進來有點不便。玉貞把手邊的手提包打開，取了三十元鈔票在手，笑道：不是馮先生替我買了一張船票，也許這個時候，我還在漢口呢。現在買一張船票到手，不是光看票面的數目就了事的。我這裏也不算清細微的數目了，奉還馮先生三十塊錢。說着，把一疊鈔票，放在他手邊茶几上。子安啊喲了一聲，站起來道：白小姐，太客氣了。這點小事，何必介意，請你收回去罷。玉貞道：這不能！我一個青年女子出門，不能教朋友替我破費川資。馮先生不收，莫非嫌我拿出來的錢不夠數。子安紅了臉。同擺着兩手道：不是不是，這三十塊錢還有多呢。我的意思，以爲由宜昌到重慶，還少不了買船票，一齊再算罷。玉貞道：多謝馮先生，我到重慶的船票，已經有了。子安聽到這話，身子一震，好像是很吃了一驚。問道：票子有了？是那位李小姐代想的法子嗎？玉貞鼻子裏隨便哼了一聲。子安道：是那一條船呢？玉貞道：不知道是那一條船。我無非跟了別人走，別人上船，我也上船。子安見玉貞的態度，很是自然，望了她默然了很久，最後說出三個字來，那也好。玉貞道：馮先生在宜昌還有很多公幹嗎？大概我要搶着先到重慶了。子安道：我在這裏也沒有什麼事，有船開就走。別的事情不敢說有把握，在這一段水上交通方

面，我總不至於感到困難。玉貞道：那很好，不久我們可以在重慶遇到了。我有什麼事辦不了的話，我還可以找馮先生幫忙呢。子安聽到玉貞先說的幾句話本覺她有點拒人於千里之外。這時她回轉來說了兩句，心裏感到又有點滋味了。坐在那裏東一句西一句，說着話。玉貞覺得剛才兩句話，已是快把他打發走了，不該又敷衍了兩句，把他留下來了。因看看手表，又看看茶几上的信紙，笑問道：此地郵政局下午幾點鐘停止寄信？子安道：白小姐要寫信，玉貞道：至少我有十封信要寫。越推下去寫的越多，我下個決心今天我要把這些信寫起來。子安起身道：下午我再來請白小姐上坡去吃晚飯，現在我告辭了。玉貞談笑着哼了一聲，對他的話，並沒有置可否。子安去了之後，把旅館茶房叫了來，問道：由這裏入川，除了登記買船票，沒有第二個法子嗎？茶房笑道：不一定坐船，坐飛機也可以的。此地天天有飛機飛重慶。但是飛機票子一樣難買。在宜昌等一兩個禮拜，等不到飛機坐的人，還是多得很。玉貞道：這不用你說，我知道，我現在打算多花幾個錢，在登記之外，設法弄一張船票。你們和公司裏職員輪船上茶房相熟的很多，總可以想辦法。只要你能買到票，花錢多少，我不十分計較。那茶房穿了淡灰色的制服，挺了腰幹子站着，在那形式上看去，好像是絲毫不能通融。可是經玉貞一再說着，可以多花錢，他也就禁不住臉上發出笑容來。因低聲問道：但不知道你小姐願意出多少錢？玉貞頓了一頓，笑道：這倒教我不好出個數目，我知道應該出多少錢才合式呢？這樣罷，我照船票雙倍給錢。茶房微笑道：也許可以碰到一個機會，不過很困難。說畢，他自走了。玉貞說出來，以爲是出了一筆重賞，可以徵得一個勇士。不想人家的回答却是淡淡走了，想着，假使謀得一張房艙票大概是五十塊錢，出雙倍的價錢，就是一百元了。照着茶房的樣子，還不滿足。再出錢，就等於買一張飛機票了。登記是怎麼回事，也許不像所說的那樣困難吧？這樣想了，爲了避免下午馮子安來請吃晚飯，忽忽的下了船，就向管理處去打聽消息。到了碼頭上，曾向人力車伕問一聲，知不知道船舶管理處？他笑着答道：辦登記的地方，我們怎麼不知道。一天至少也去三四回。玉貞也多出了幾個車錢，挑了一位面帶忠厚車伕的車子坐了。在車上因問道：除了登記，有沒有別法子可以走。車伕道：以前行，現在不行了。前幾天，有隻外國公司的輪船開上去，許多人運動茶房，買了票子上船。可是上不了的船客人，鬧起風潮，把司令部人請到，不許開船，上了船的人，一齊都趕下了船。後來還是登記過了的人，才可以上船。玉貞聽到這層消息，心裏不免又添上了一個疙瘩。車子拉到管理處門口，見來登記的人，像進戲院子聽戲一般，一個跟着一個的進去。玉貞走進這應時的幸運衙門，在辦公室

門外，就看到有一排人塞住了進出的總門口。那擁擠的情形，遠超過了輪船公司。玉貞隨在人後面向辦公室裏走去。很大的一間屋子，橫七豎八，擺了許多三屜棹與寫字檯。棹子裏面坐着正正端端的辦事員，棹子外面，却站着來登記的男和女。有的是滿臉透着躊躇的樣子在回話，有的伏在棹上塡寫文件。有的滿臉是笑，點頭抱拳，口裏連說好好。最近的一個人，也是個中年女人，黃瘦的面孔，披着焦乾的頭髮，衣服又很破爛。說起話來，却是一口儋音。看看坐在棹子裏，和她接洽的是一位穿西服的少年，對她這樣子已透着不耐煩。翻了眼睛望着她道：你先去登記了再來。那婦人道：我就是來登記的，又到那裏去登記！辦事員瞪了眼道：要到衛生局去登記，檢查了你的身體，打過防疫針，你拿了醫生的證明書，再到這裏來登記。話已經說得十分淸楚，你聽明白了沒有？說着，把五個指頭輕輕地敲了棹沿，表示了他那種煩膩不堪的意味。玉貞在一邊聽到，心想，幸而沒有上前去登記，原來還有個先決條件。於是扭轉身，又走出來了。到了門口，兩頭望望，不知道這檢驗身體的機關在什麼地方。心裏懊惱着，實在不願再去找這個所在。可是不找到這個機關檢驗過，就休想到船舶管理處去登記。不到管理處去登記過，有錢買不到輪船公司的船票。事情是儘管麻煩，可是要辦個頭緒出來，就非按照着這手續去作不可。躊躇了一會子，便雇了一輛車子，再奔衛生局去。心裏想着，這事情不辦就不辦，要辦就辦個痛快，趁着今天下了這番決心，索興去檢驗身體。假如在幾天之內，湊巧有了得着船票的機會，那也教馮子安不可看小了人。心裏想着帶了一分自得的顏色，坐在車子。車子停了抬頭看時是一幢洋式樓房。一字門樓上掛着一幅藍底白字的匾額。那上面的字，標寫得淸楚，正是自己所要到的目的地。可是不待自己下車，已是掃興之至，那一字門樓下，兩扇漆黑的大門，閉得鐵緊，門上有一塊白木牌子，黑字寫得分明，「已過辦公時間。」玉貞無論抱了何種勇氣，今天實在是無事可辦的了。

頭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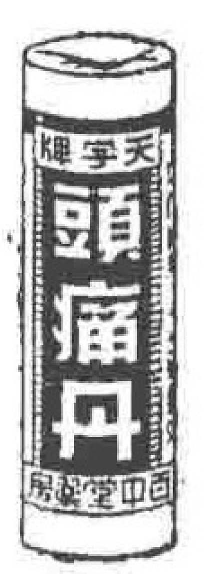
請即購服：



天字牌頭痛丹

行政院衛生署發給第六七六號許可證
上海市衛生局發給第二二二號註冊證

獨售一味　銷行廿年



立刻止痛　馬上舒適
功效神速　百發百中
藥性和平　男女咸宜

全國各大藥房各烟紙店均售

總發行所
上海百中堂藥房監製
法租界八仙橋敏體尼蔭路鈞福里

世界偵探名著

天網恢恢（續五）

秦瘦鷗譯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一一　進來一個潑婦

本案線索

劇盜路易鄧奈於洗刼蘇格蘭克萊特銀行後，爲另一積犯哈萊司東所追蹤，欲圖分潤，乃在汽車中出鎗火併，結果一人死焉。時有南非洲名探丁蒙賽喬鄧適亦辭職歸英，素知路易鄧奈爲人，見報載克萊特銀行刼案始末，即確信乃路易所爲，決力助蘇格蘭警場破案。惟丁尚有私務須先與其父執奧克蘭德洽商，遂租用一自稱「桀夫」者之汽車，前往蘇格蘭奧克蘭德家與奧之女書記曼蘭葛麗兒談笑甚歡。但曼蘭態度既極神祕而管家史都格之行跡尤爲詭異，頗滋丁蒙賽之疑。當夜，桀夫突於屋外爲人以刀勒斃，臨終時並謂凶手即係上次欲圖加害曼蘭之人。然丁於事後歷詢曼蘭及史都格，均無所得，奧克蘭德且斥爲妄言。翌日，丁於屋外搜獲一烟匣及烟數支，且發覺桀夫對於奧克蘭德居屋之內部，極爲熟悉。旋據路易鄧奈之妻宣稱，桀夫實名桀帯萊，乃路易之同黨，但渠亦不解桀帯萊何以欲化名來此之故。

一支很長的雪茄掛在他的嘴角上，雙手插在褲袋裏，臉部透着怪憂鬱的神氣；一瞧見丁喬鄧走來便很吃驚地抽出了兩手，急急把那雪茄取下，同時很從容地說：

「飯後抽半支烟是我慣常的一些消遣，先生。」

「順便還好留心看着葛麗兒小姐，是不是？」喬鄧接嘴着。

「不錯，順便還好照料着她」。史都格居然把頭一點，絕不抵賴地承認了。「因爲天已經快黑了，我實在不放心讓她獨自留在屋子外面。」

「這是奧克蘭德先生的志意嗎？」丁問。

史都格很有力地搖着他那肥胖的腦袋。

「不，先生，這是我自己的意思。現在我可以吸烟嗎？」

喬鄧點了點頭。這神祕的管家便重復把那雪茄插進了嘴唇去。

「要我留心看着什麼人是最拿手不過的，」他故意打趣着說：「我倒委實可以去當一名偵探呢！」

「很好，讓我們慢慢兒給你介紹吧。」喬鄧也就湊此和他胡鬧一下，但史都格却又來不及的搖起頭來，

「不見得吧？先生。因爲我自己知道太忠厚了些，吃警探飯是不宜的。」

「你這樣老的口齒，眞是一個內行！」丁說着，史都格就笑了。

「這樣是太好了——奈道我眞是這樣嗎？我想如其我眞能做到偵探的話，我一定會終身做着好事的。先生，我這樣說你不覺得奇怪嗎？其實我的意思是說假使逢到有什麼人做錯了事，我必然先要去提醒他。」

「那你還不是先打他耳光的好。」丁蒙賽笑着說。

「你以爲是這樣嗎？先生。我的意思却並不如此。這時候，我心上還有一個念頭，就是一般當警探的人，既然奉公執法，就該……」

「啊！你不是要有什麼話忠告我嗎？」丁已料到了他的意思。

史都格不就囘答，先把嘴角上的雪茄取了下來，撣去了一些灰，然後再重復納在嘴角上抽着。

「我要忠告他們，對於聽到的那些閒話，必須仔細考慮。因爲那個開一輛跑車的女人，實在是沒有理由必須上這兒來的，並且據我所知道，眞正當得起雌老虎的雅號的，就要算這個女人了！」

「方才你不是在後面跟着我嗎？是不是？」喬鄧很吃驚地問。

「咦！這就奇怪了，你爲什麼要這樣多疑啊？」

他的臉上簡直永遠像有一具面具罩着，從來不在人前透出一分喜怒的形色；只有在他眼角上所流露的一絲微笑，可以知道他心裏正存着一種譏笑的意味。

「或者也可以說是對的，」他又極鎭定地繼續說：「我是坐在你所租到的那輛汽車的頂上，倒是怪舒服的一次旅行！」

「你爲什麼要跟着我呢？」丁也用了極鎭靜的語氣問。

史都格的眉毛望上一聳，接着又鬆了一口氣。

「我自己要吸一口新鮮空氣，大概不致障礙別人吧？就實際上說，先生，我無非揩油坐了你一次汽車而已」。

「你認識那個女人嗎？」

「不過聞名罷了！」史都格說：「對不起，先生，讓我再去望望葛麗兒小姐看。」

「好，那末還是我替你去代勞吧！」丁蒙賽說。

他在花園的那一邊找到了曼蘭。這一晚天氣很寒冷，她穿着一件怪厚的外衣，獨自在沉思着；看見喬鄧走來，似乎很不高興的樣子。雖然他竭力想和她說話，可是她表示很厭倦，反說自己馬上想囘到屋子裏去了，可是喬鄧偏不放鬆她，也跟着她一起走囘去。

「你爲什麼這樣的冷待朋友啊！」

「你可是說我嗎？不，我本意並不如此。」

「那末你到底有什麼心事呢？」他釘住着問：「是不是爲了那個人——？」

「是那一個人啊？」

她立刻很倉皇地看了他一眼。

丁蒙賽喬鄧知道現在是不能再直捷爽快的說下去了。

「隨便那一個人，或者是我，或者是史都格，或者是奧克蘭德先生。」

他只能用很圓活的話含糊了過去。

曼蘭勉強苦笑了一笑。

「可憐的史都格他怎麼也會給你牽進裏面來的呢？」

他打算邀她進客廳去坐一會，可是她借了一個推托，便立刻上樓去了。到得晚飯的時候他總道又是一人獨酌了，不料走進餐室，却出乎意外的發現奧克蘭德和曼蘭都已端端正正的坐在那裏。奧克蘭德的態度起初還有些悻悻然的樣子，吃到中間，才漸漸高興起來了，自己先開始講論着跑馬的事。——這種嗜好他原是不瞞人的。

關於每一匹馬和每一個騎師的歷史，他不但都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對於訓練新馬的人的脾氣，以及馬種的優劣，他也知道得很多，使喬鄧聽了，不由不暗暗欽佩他。

丁就坐在老人的左邊，從他的座位上望過去，可以看到兩扇門，一扇是通着客廳的，一扇是通着廚房的；同時，他還能一直留心注視着那個神祕的史都格。

史都格在執役的時候，眞不失爲是一個久經訓練的管家，古代那種富貴人家的奴僕的氣派，他至少還保存着六七分。丁分明看見他始終也在那裏偷望着自己，但是他的目光非常的流動，永遠像在看着別處。

晚餐快完畢了，他很從容地捧過了一盤水果來，又在各人面前放下了一只洗手碟，正待旋過身子走出去的時候，奧克蘭德先生突然叫住了他。

「史都格，今天傍晚，我瞧見墓園裏有一個生人，那是誰啊？」

史都格來不及的又退了回來。

「我沒有瞧見什麼人啊！你沒有看清楚他的面貌嗎？」

他問的時候聲音非常的急促和往常完全不同，曼蘭聽了，也忍不住望他看了一眼，但立刻他就恢復了常態，低聲說：

「我想總是一個偵探吧？先生？」

「可是今天下午，從不曾有什麼偵探來啊！」曼蘭插嘴着說。

「或者就是喬鄧大佐？」

「呸！」老奧克蘭德很焦燥地喝道：「你奈道說我看見了喬鄧大佐還會不認識是他嗎？那個傢伙是開着一輛小汽車來的，直到那門的前面才停止，立刻就從牆上跳了進去，一直走到那大墳的左近。」

史都格的兩條眉毛漸漸皺了起來。

「他在裏面大概留了多少時候？先生。」

「不到五分鐘。後來他又開着那汽車經過我們的屋子一路去了，我正好站在窗口邊，所以看得很清楚。」

「那個人可長得高不高？」

「高的，我想多分是上年秋天從倫敦來和你同住了許久的那個朋友。」

丁喬鄧瞧見曼蘭驀地抬起頭來，很注意地向史都格看着。

「你有沒有看清楚他的車子嗎？先生。」史都格接着又問「是不是一輛雙人座的跑車？」

老奧克蘭德有些不耐煩了，猛可把頭一點，很簡潔地說：

「我想是對的。」

現在，史都格的臉上不再有笑容了，他的動作也遲緩了許多，在他那一對烏黑的眸子的後面喬鄧很淸楚地知道他正在竭力思索着一切而尤其使他詫異的是曼蘭爲什麽也是這樣的關心。

克倫區田莊裏每一個人都開始在思索了。對於丁喬鄧，情形越顯得複雜他就越是決心要住下去。

咖啡送上來了，奧克蘭德依舊滔滔不絕的談論着跑馬的事，曼蘭却一句話也不說雙手托着下頷直挺挺地坐着，眼睛注視在桌子上，似乎忘掉旁邊還有別人；丁看見奧克蘭德曾經兩三次把目光掃向她臉上去，好像很憂慮的神氣。

丁要再喝一杯咖啡，史都格便給他另外取了一只潔淨的杯子來；正在這時候，外面客廳裏突然起了一陣紛擾，有一條很粗糙的嗓子，像殺猪一般的在那裏高嚷着。

史都格正站在桌子的那一端，離開那門很遠，他雖然立刻跨着大步奔過去，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門開處，衝進了一個身材又高又大的女人來，喝醉了酒，漲得滿面通紅，舌頭也大了，雙手叉在腰間，惡狠狠地看定着屋子裏的幾個人。

「好啊！你們原來都在這裏！」她拉直了嗓子，不顧一切的喊着：「現在，我終算找到了！不要走過來！史都格！不然我一定要抓破你的面皮的！」

她的聲音是那麽的粗暴，幾乎比喝醉了酒的兵還厲害，而且身體又是那末的結實，喬鄧一看就知道她是的確可以對付史都格的，果然不出他所料，史都格才走上去想拖住她，便給她當胸一拳打退了。

曼蘭的臉色灰白得像死人一樣，雙手竭力抓住了餐桌的一角，面對着那女人站着；奧克蘭德也站起來了，灣着上身，一張滿是皺紋的老臉上，顯出了極尷尬的神氣，

「你們沒有料到會看見我嗎？是不是？老實給你們說，我是來告訴你們我這口飯不要吃了！今天晚上，我馬上就要搭火車回倫敦去。這樣狗一般的生活，我實在過不慣，你這個不要臉的小浪婦！自己做了齷齪的事，倒來連累我。可是現在我已經受得夠了！你聽見沒有！……」

正在這時候，史都格已經又撲上去了，這一次那婦人已無法再反抗，他把右手擒着她而用左手掩住了她的嘴，用着全力把她拖出去，順手還拉上了門；只剩一陣很糢糊的喊聲在客廳裏響着。丁喬鄧正想追出去查問一個究竟，可是才走到門口便給一條手臂拉住了。

「請不要出去！千萬請你留在屋子裏！」

拉住他的便是曼蘭，她的顏色至今還是慘白得像鉛粉一樣。

「快救一救奧克蘭德先生吧！」

老人已倒在椅子裏了，上半身伏在餐桌上，腦袋就擱在臂灣裏；喬鄧總道他已經暈過去了，可是曼蘭的話才說完，他的頭倒又抬起來了，眼睛注視着那一扇門。這時外面的騷擾已停止了，但史都格還沒有回來。

「又是一個喝醉了酒的狂人！」他用很高亢而發抖的聲音說：「現在，曼蘭，我想我們應該做一回祈禱了，大概我的姪兒也不致反對吧……？」

一二　怪事重重

三個人就在書室裏望那燃着火的壁爐跪下了，默默地祈禱着，這對於丁蒙賽喬鄧，却眞像在那裏做一個惡夢一樣。

祈禱完畢之後，曼蘭仍隨着喬鄧一同回到客廳裏。

「多謝你這一番好意，」她用極低的聲音說。

「那末你能不能約略告訴我一些呢？」他也是悄悄地問。

然而她還是搖頭。

「可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你必須給人代守祕密嗎？」

「不，這是我自己的祕密！」她毫不含糊地說：「來吧，我們還是再到餐室裏去坐一會，那些女傭人想必早就收拾好了，大家不妨抽一支烟……。」

「順便再談談。」丁接嘴着說。

「順便再談談，」曼蘭點了點頭。「但是我們還得揀安穩的談，不要過分越出了範圍。」

他對於曼蘭的善於掩飾，眞是非常的佩服，此刻她的神態已經完全恢復常度了，一般也能很幽默地笑着，彷彿這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她什麼都不介意。

「你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我嗎？」她把鮮紅的嘴唇呶了一呶。「想不到有人會這樣稱贊我，的確是使我很高興的。當你回到南菲洲以後，喬鄧大佐，在你的腦神經上，一定會對我們留下許多極神祕的回憶吧？」

「對不起，我的名字是丁！」

「丁？啊！不錯，這個名字叫起來確乎比較要熟一些，是不是？然而

我總希望你不要儘從壞的方面推測我們。」

「我根本也不回非洲去了。事實上我已在卡爾登飯店裏長包了一間房間非待倫敦教我走，我是決不走的卽使我眞的不能再在倫敦逗留，我還可以回到克侖區田莊來咧！」

她微笑着搖搖頭。

「啊！我說的是眞話。」丁很正經地說：「在這裏，我相信一定是有着不少祕密的，至少就有半打。」

曼蘭掌不住也笑了。

「每天總有一個新祕密，是不是？」

「差不多如此。」

她的話倒眞是很靈驗的。待他們分手之後，丁一到樓上，便又發現了一件新的怪事。原來房裏的兩扇窗已經打開了，他摝亮了電燈一看，只見那書桌上的幾個抽屜全抽在外面，各種東西散滿了一地，連他的一口新衣箱也被搿得零亂不堪。

他按了好半晌的電鈴，才有一個女下人走來，喬鄧便打發她去找史都格。

「我想史都格或者已經出去了，先生。」這個年輕的蘇格蘭女下人說：「但是讓我去找找看。」

幾分鐘之後，史都格進來了，他的頭髮顯得很蓬亂，上身那一件雪白的襯衫也是非常的折皺，臉上還有一長條被抓破的爪痕，剛塗上了碘酒。他聽丁蒙賽喚他，總道是爲着方才那個喝醉酒的女人的緣故，所以一進來便忙着解釋道：

「她是常常要喝醉酒的……」

說到這裏，他才發現了屋子裏的凌亂的情形。

「啊！先生，這又是什麼一會事啊？」

「這就是我所以要叫你來的緣故。依我的猜測，多分是在我們吃晚飯的時候發生的。」

史都格走到窗口邊去伸着頭一望。

「啊！這裏有一架竹梯咧！先生，你可失掉了什麼東西嗎？」

「我現在還不知道。」

一面說，一面他就在屋子裏團團尋找着；過了五六分鐘，他畢竟發現有一件東西不見了，那就是他的日記簿。

「裏面可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嗎？」史都格很關心地問。

「沒有什麼，僅僅是記了一些槃夫這件案子的經過而已。」

史都格忙又替他打開了衣櫥，並且爬進床鋪下面去，逐一察看了一會，接着又用一種令人可驚的敏捷的身手，從窗口裏爬了出去，緣着那竹梯瀉到地上。

「你要一支電筒嗎？」

「我有在這裏，先生。」

草地上便映出了一條白光來，喬鄧伏在窗口邊，看他一路照過去，似乎已有什麼蹤跡發現了；一會兒他又囘來了，仍打那竹梯上爬到了樓上來。

「他是存心要來找什麼東西的。決不是一件平常的竊案。你可曾注意到你的衣袋已經完全翻過來了嗎？奈道眞的不曾失掉旁的東西嗎？」

丁連連搖着頭。

「那末這是什麼意思呢？」

史都格打一張洗面台上檢起了一方剪報來，怱怱看了一遍，便一語不發的授給了喬鄧。

『兇手所遺下之綫索。惟一金烟匣而已。匣內鐫有小字一行，文曰「路易惠存，妻贈。」此乃奧克蘭德君家中一外客所發現……』

「先生。你確曾發現過一隻金烟匣嗎？」史都格連連追問着。

「有的，可是我已經交給警察局了。」

「路易惠存，妻贈。」史都格又重復默念了幾遍，然後咬一咬嘴唇說：「這可奇怪了！」

「你可認識他嗎？」丁湊着問。

史都格並不就答復，頓了一頓，才又開去說道：

「報上沒有提起你的名字啊！照理說，他怎麼會找得到呢？我可以給你起誓這個傢伙從前決不曾進過這屋子。讓我們再到別間屋子裏去看看罷！」說着，他似乎突然轉到了一個念頭，便向喬鄧問道：「先生，你在樓下吃飯的時候，房裏的燈想必沒有關熄嗎？」

「不錯。」

「噢！這就明白了！當然，他一看到你這口箱子，便知道你是我們家裏的客人了。現在讓我再到下面去看一看，先生。」

他先到下人住房裏去走了一圈，然後囘到客廳裏，仍和丁蒙賽相見。

「方才有一個女下人告訴我，今天下半天曾經有一個人問她，這兒住着的客人是誰，她因爲不知道你的名字，先生，便告訴她是奧克蘭德先生的姪子，我想這件事大概就在我們在園子裏散步的時候發生的。大佐，你找到的那只烟匣究竟是什麼式樣的？」

丁詳細告訴了他，這對於史都格顯然並不是第一次聽到，待喬鄧說完，他就點點頭說道：

「不錯，很像是那一隻烟匣。」

「現在，讓我開誠佈公的問你一句，史都格，你究竟認識路易鄧奈嗎？」

「世界上很少有幾個人是我不認識的，」史都格若無其事的說，臉上依舊透着他所常有的奇特的笑容。「但是我從來不常常把他們帶在嘴上。」

「史都格，那末今晚爬進我屋子來的究竟是誰呢？你可有什麼意見沒有？」

「一些也沒有，這是眞話，我生平從不曾說過的眞話。」

晚上十一點鐘之後，克命區田莊已經完全靜止了。丁喬鄧在樓下隨便翻看了一會報紙，精神覺得有些疲倦，才慢慢地上樓去睡覺。可是他並不就能合眼，連衣服也沒有脫，便熄了燈，拉上窗簾，張開了眼睛，橫躺在床上。那許多被倒翻的抽屜已有一個女下人替他整理好了，史都格還替他送了一口新衣箱來，用以代替那被撬壞的舊衣箱。

這時候萬籟俱寂，陰沉枯鬱的克命區田莊愈顯得淒涼寂寞，毫無生趣了，他一想到倫敦和卡爾登飯店的熱鬧的情況，眞恨不得立刻趕回去，然而使他始終放不下的就是曼蘭葛麗兒。

其實他也並不是輕易就會着迷的人，在他的一生中見到的女人至少總有幾百，其中漂亮的也不少，富於風情的也非絕對沒有，可是都不曾在他腦海裏留下什麼印象，却不料他這位世伯大人的女書記，竟會使他如此顛倒。

他聽樓下客廳裏的那一架掛鐘噹的一響打了半點鐘，而自己却還是毫無睡意，便爽快打床上跳了起來，穿上皮鞋，披了大衣，又隨手取了一支電筒，悄悄地一路走下樓去。他記得曼蘭曾經一再告訴他，奧克蘭德先生對於門戶的關閉向來是最注意的，然而這一晚克命區田莊的大門竟沒有上鎖，而且也不曾下鍵，倒使喬鄧覺得很詫異。

他就從大門裏跫了出去，仍把門掩上了。

這一晚雖然沒有月光，但天上星很多，所以四下非常明亮，只是天氣比較冷一些。他獨自站在屋子後面，向大路上望去，空蕩蕩地不見半個人影。因爲空氣太好了，越使他精神抖擻，睡意全消，不覺就伸手從衣袋裏掏出了一支烟斗來，悠然自得地抽着。從他到克命區田莊以後，還是第一次享受到這樣閒適的況味咧！

他沿着屋子的右邊一路走去，前面就是那座墓園了，再過去是一叢小樹，夾着一條淺淺的明溝，站在路的一旁，在晚上遠眺，似乎更比白天所看到的顯得濃密些。

距離墓園外的石牆大約一百碼路左右，有一條很狹的車路，穿過了那叢小樹，通到更遠的一帶土岡邊去。

他先撳亮了那電筒，向路上照了一會，不見有什麼人影，然後再熄了燈光，在黑暗裏順着小路前進。這路的第一段是直的，約模有

一百碼路長，及至穿出了樹林，才又折向左邊去，那裏是一片荒地，在好多年以前，或者也是有人耕種的田土。

這時什麼聲音都沒有，祇剩遠處似乎有一頭貓頭鷹在叫着，他把電筒望田裏一照，也照不到什麼，僅僅驚起了一頭野兎。

他便依舊打這車路上走囘去，正當走在樹蔭裏的時候，忽然瞧見接連大路的地方，顯出了兩盞不很強烈的燈光，同時還聽得有汽車開駛的聲音，他就立刻收住了脚步，屏聲息氣地候着；過了一會，兩盞燈光不見了，只見到車尾上的一盞紅燈，原來正有人在那裏掉車。

可是當他奔上去時，車子裏的人已經不見了。這輛車子倒是很講究的篷式跑車，車身上下濺滿了泥漿，掛的是倫敦的照會；他用電筒望車廂裏照了一會，也找不到有什麼東西可以說明他主人是誰。

他急急奔到大路上去，然而那個人是已經完全失蹤了，於是他不得不再囘到車子邊來，仔細把它察看着。起初他還道是警探們所乘坐的，（因爲這幾天當地的警探確乎正在忙碌着）但經細看之後，就可斷定它决不是警探們所有了。再瞧那里程表，發現這車子已走過一萬二千多里，但今晚畢竟是從那裏來的，却委實無從考究。

可是平心論來，這還不能算是怎樣神祕的事咧！方才那個喝醉了酒的女人，以及史都格竭力把她拖出去的情形，至少還要神祕上幾倍，而尤其是曼蘭的個人行動，更是最神祕不過的事。

她那手臂上究竟爲什麼會給人砍一刀的？從前她又在什麼地方見過桀夫？還有那個用刀殺死桀夫的究竟又是誰？……想到這裏，他不由打了一個寒噤，或者這凶手就是此刻在深夜裏悄悄開着汽車來的人吧？

於是他急急緊行幾步，想跳過那墓園去看個分曉；正在這時候，屋子前面又傳來了一陣汽車的行動聲，喬鄧不敢怠慢，忙把身子貼着牆壁，慢慢地蹬上去。接着，就聽得奧克蘭德先生的聲音喊道：

「把衣服扣好了，曼蘭。嗨！史都格，你帶着氈子沒有？」

「帶好了，先生。」這是史都格的聲音。

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一輛大汽車就從那座汽車間裏開了出來，開車的是史都格，車廂裏坐的大約總是奧克蘭德和曼蘭，但喬鄧並沒有看淸楚車子從灣道上繞過來，掠過喬鄧的前面，速度漸漸加快，逕向東邊開去了。他的第一個念頭是打算利用着那一輛不知是誰的汽車立刻追上去，但仔細一想，却又放棄了這主意。

因爲他覺得最重要的還在先查明這個不速之客究竟是誰。

他打一片草地上奔過去，轉了一個灣，便望見了那座特別高大

的汽車間。它的側面就是通連正屋的一座石級，前幾天晚上，桀夫便在這裏被人殺死，此刻那一扇小門已緊緊地鎖着了。

丁記得很清楚那車間裏向來還停着曼蘭的一輛小汽車，如其自己想追上去看他們究竟爲什麽緣故要在半夜裏出去的話，也還可以把它利用一下；祇是照他的預料，車間上的門多半是又給史都格上鎖了，那知走近一看，竟僅僅虛掩着，他就隨手拉開了一扇，却不防門才拉開，裏面就有火光突然一閃，他知道裏面已有了人了，而裏面的人也知道他已到了門外，丁喬鄧忙爽快把那扇門拉直了，然後握着電筒走進去。

「呀！」裏面有人低聲驚呼着。同時，喬鄧手裏所發出的燈光，已照到了那人的下部，很清楚地照見了他那兩條靑灰色的褲管。喬鄧還不曾把燈光照到他上部，那個人已衝過來用力打掉了他右手裏的電筒，喬鄧便用左手奮力抓住了他的領帶，這人忙用很迅速的手法，送過了一拳來，湊巧給他打在喬鄧的下頷上，這一拳的力量竟相當的大，使喬鄧不由不往後連退了幾步，待他再站定時，那個人已經逃出去了，而且把門也碰上了。

這門上用的是彈簧鎖，一碰上裏面就無法再開，喬鄧便趕緊擦旺一支火柴，先找到了那支被打落的電筒，幸而燈泡並沒有跌碎，使他還可以用來在那門上照着。然而照了好久，竟找不到那裏可以把這門打開；但對于這一點，他倒並不十分焦急，因爲他預料史都格等三個人不久必然就能回來的。

就利用着電筒的燈光，他便開始在這汽車間裏搜索着，最先在那小汽車上發現了一件長毛駱駝絨的大衣，顯然就是那個不速之客所遺下的：其次他又發現用以栓住那輛牽引機的鉄鏈上的一具鈎鎖已經被解開了，倘不是那個人也有一柄鑰匙的話，那一定是被他扭斷的。

車間後面的一角上，放着一架木梯，這是他在前兩天上就見過的，依他的預測，總是下人們用以揩洗氣窗的。他便馬上把它移過來，靠着牆壁急急爬上去，先打開了一扇短窗，然後再回下來，挾了那件大衣重復爬上去，先打窗口裏擲出大衣，方始再把身子爬出去。虧得他早已知道這車間的三面全是花園，明知跳下去決不受傷，便毫不遲疑的一躍而下，果然柔軟得像跳在沙地上一樣。

他先把那大衣藏在一叢矮樹的後面，急急再去追尋那個不速之客。但當他繞到大路上的時候，那輛大跑車已輕順着史都格們方才去的那個方向開去了，他不禁深深後悔起來，爲什麼方才不先破壞了那車子裏的機件，使他無法開走呢？

正當他望着那車後的尾燈發呆的時候，忽然瞧見那車子驀地往左邊一歪，接着又望右邊一讓，立刻就停住了；丁便興奮得來不

及的奔上去將到半途時突然聽得碰的一聲，火光閃處，一顆鎗彈已飛了出來而那跑車也已很快的繼續開走了。

鎗彈却不是飛往後面來的那人所射擊的目標也顯然不是喬鄧，可是待喬鄧走近他方才停車的所在時，瞧四週也不見有什麼人，他倒弄得大爲奇怪起來，只得快快地從原路上退回去。

將近走到墓園外面他似乎瞧見有人在樹林裏走動，便把那電筒向前面照去；這一照險些使他嚇得把電筒也丟掉原來他所瞧見的是一個身材高大臉色蒼白，四肢枯瘦的怪人，這麼冷的天氣，只穿一件黑色的襯衫和一條長褲頭髮蓬亂，頷下長着一圈短鬚，兩顆眸子，烏黑有光，一眼不霎地看着他。

「噲！你是誰啊？」丁高聲問着。

「快把燈光關熄了！快些！」那個怪人喊道：「快些！你聽見沒有？……」

說着他的左手一揮，就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向喬鄧飛來了；他慌忙把身子一低，才勉強躲過，接着就聽得鏘的一聲，一柄尖刀落到了地上，待他再抬起頭來時那怪人已躱進林子裏去了。

丁大着胆跳過了那小溝，正想追進林子去，不料電筒裏的乾電已用完了使他覺得在黑暗裏追逐這麼一個會使飛刀的人，實在太危險。現在，祗剩再回去換一支電筒來的一個方法，雖然時間上未免太緩一些，但除此又實無別法。

丁蒙賽的脚步是最快的，從回進克命區田莊，再拿着一支電筒和一柄手鎗奔出來，統共不過費了六七分鐘，然而已經來不及了，他在樹林裏墓園裏搜尋了好半晌，再也不見那個怪人的蹤跡。

可是方才的情形他是記得很清推的，推想起來必然是那個不速之客的汽車開到半路裏突然給這怪人攔住了，他要讓過他也不行，而且那怪人又使出了刀來，那不速之客沒奈何，才停了車向他開了一鎗。同時有一點也明白了，殺死桀夫的凶手一定就是這怪人。

喬鄧自知再搜無益，便怱怱拾起了那件駱駝毛大衣，回到自已的臥室中去。這是一件很講究的衣服，在裏面的一口小袋裏，還照例縫着一片小綢，上面除掉一行用絲綫織就的裁縫店的牌號之外，還有一行用墨水寫的小字，端端正正地寫着：

『L鄧奈先生，吉明街七百零三號。』

（未完）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十七回　情殷看護健婦輸心　志切療治嬌娃練膽

且說黃禮芳很想對於爲國家忠勇受傷的兵士們，略盡義務。可惜自己不是醫生，而女人也不懂得看護。周校長告訴他：近來的男女學生，以及有正義感的人，時常組織了慰勞隊，去慰勞一班傷兵。送些毛巾香烟等物，雖然是不甚値錢之物，然而也足以表示一片崇敬之心，俗語所謂「禮輕情意重」，就是這個意思。黃禮芳想將來倘然到傷兵醫院去參觀時，也可以贈送些慰勞品，不知道是什麼的規矩。周校長所講的是用團體名義贈送的，不知道個人贈送，可以不可以呢？後來又聽說：女學生們代傷兵寫家信，他覺得這法子好極了，這比了贈送慰勞品更有意思。既不用花費什麼錢去購慰勞品，又使傷兵們得到實惠，送他們些信封信牋，好在所費無幾。只可惜我們這位新夫人，雖然也進過鄉間小學校，但是要教她給傷兵寫信，可就有些不大容易啦。就這一點上說起來，讀過了書，會寫字的女人，得多少便利。爲了黃禮芳與高翔如等感情很好，到了他們動身的時候，黃禮芳還要給他們餞行。這餞行也並不是到什麼菜館子裏去，也只就在家裏，燒幾樣菜，喝幾杯酒，就是了。這個新柳港，也沒有什麼好菜館，倒是在家裏，請二姐燒幾樣家常飯菜，來得實惠。就是馮玉和，教她寫信是不容易，若是燒幾樣菜，也可以勉強對付。黃禮芳也不邀別人，只邀了那位周校長來當陪客，依了黃禮芳的心思，最好把演劇隊裏人，也請來敍敍。尤其是這幾位姑娘們，倘得一親謦欬，甚爲光榮。無奈他們的人實在太多了，而且請了演劇隊中人，不免有些驚師動衆。新柳港中人，不免就要說許多閑話。周校長也以爲就是我們幾個人談談就得了。陶老太太當然不出來的，黃禮芳夫婦做了主人，高翔如及秦岳兩位先生是客人，周校長便請他做陪客。依了黃禮芳的意思，也要請二姐一同入座，因爲二姐也是印壁報一同幫忙的。但是二姐不肯，她說：有主僕之分，無論如何，女傭人終究是女傭人。席上也談到新柳港的前途如何，黃

禮芳也談起他姑母的意思，還是願意住在鄉下，不願意到上海去。姑母既不願意去我們不能丟了她老人家在這裏各人自奔前程。高翔如說：『看上去，新柳港暫時之間，也不至於便有什麼風險。那是靠的這裏既非鐵道線，又非公路線，倒反而不爲人所注意了。便是我前天所講的親戚中兩位小姐，逃去鬼門關的事，一半也是她們冶容誨淫，在逃難的時候，還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自然要引鬼上門了。倘然老老實實的守在家裏不出門，何至於此。就像現在聽說那個傷兵醫院，要搬到這裏來了。醫院裏的看護小姐，都是年輕的女人，她們倘然爲了膽小怕事，那就不能做事了。所以要知道怕是不能怕的，古人說的「膽欲大而心欲小，」這話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在這個亂世中，一種處世之道。就論女人吧！在這個時代中，不能過於膽小。過於膽小便變成什麼事也不能做了，可是現在正是不論男人女人，大家要出來做事的當兒。譬如這醫院裏當看護小姐的，都是年輕的女人。最近就說她們在演劇隊裏當演員的，也是年輕的女人。要說是爲了怕遭遇強暴，不敢出來，大家都躲到那裏去呢？但是在這個時代，小心謹慎，也是必要而不可忽略的。這便是我剛纔所說的「膽欲大而心欲小」的這句話了，周校長你對於我這句話以爲如何？』原來因爲高翔如前天講了他的親戚中兩位女郎，逃出鬼門關，扮了鄉下人的故事。馮玉和以及二姐，心裏都有些驚恐。二姐以爲自己年紀大了，不要緊。偏偏高翔如又說她的年齡不大，丰韻猶存，還是個危險時期，這話不無帶一點玩笑意義，存於其間。可是把她們嚇跑了，也不大好。況且此刻跑到那裏去呢？全向上海租界裏跑嗎？這時周校長却說道：『高先生的話對極了！我說：我們中國人吃虧，全在這上頭。一聽得別人遇着了強暴，受到了蹂躪，先是嚇得一團糟。要知道你越是心慌膽怯，人家越不肯放鬆你。在這種時代，凡百事情，只可向前，不能退縮，退縮就是吃虧。我們的中國，不就是那樣的退縮，退縮，一直退縮到這步田地嗎？說到女人們也是如此，從前的年輕婦女，好似一樣什麼祕密東西，要隱藏起來，一些兒不能示人。到近來漸漸的開放了，但是內地的女人，還是如此。不知現在的時代，不能再如此的了。即使遇着強暴，我也要給他拚一拚，拚一個你死我活。我們這次抗戰，也就是這個宗旨。你要儘量的恐懼，儘量的嚇怕，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了。就像我們內人，她從前倒也在一個教會開設的醫院裏，學過一點看護學。她起初志向很大，要想學醫，還想進湖南的湘雅，北平的協和咧。但是程度不彀，學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自然要你的學問程度彀得上，將來人家的性命出入，都在你手掌之中，不是可以媽媽虎虎的。因爲她程度淺，她們家裏把她去學產科，在一個教會醫院裏。後來也不曾畢業，就此出嫁了。中國人就是這樣，女人出嫁，什麼都不管

了，好像重換了一個人身。我們因爲還是老法結婚，倘然是新法結婚，我早知道她沒有畢業，就讓她畢業以後，再行結婚，也不遲呀！』周校長說到那裏，馮玉和就問道：『如此說來，周師母雖沒有畢業，自已可以接生，是一定的了。』周校長點頭笑道：『倘然是個安安隱隱的順產，也可以對付得了。我們舍妹生幾個外甥，不都是她接的生嗎？開年你新嫂嫂生小弟弟，要是還住居在新柳港的話，我教她一定來幫忙。』這話說得馮玉和，臉漲通紅。非常的害臊。周校長接着說道：『接生不去管它，她對於看護卻也學過。這一次，傷兵醫院遷移到陳家祠堂來，她忽然對我說，要去投效傷兵醫院，看護傷兵。我聽得這話，極力的贊成她去，我說：我們在後方的人，應該盡這個義務。』高翔如聽周校長說到此，把手掌拍得震天價響，說是：『好極了！好極了！你們這一對夫婦，眞是現在大時代的夫婦。周師母的願意投效傷兵醫院去當看護，與周先生的極力贊成她去，你們這一對賢伉儷，可算是現代的模範夫婦了。可敬啊可敬！』周校長道：『話雖如此說，不知道醫院裏容納不容納？想他們既然是全部移到這裏來了，當然看護和醫生，也是一同來的。再則我們內人，雖然學過看護，乃是尋常醫院裏的看護，並不是專屬於傷兵醫院裏的看護。想到了這一點，她忽然又膽怯了。以爲傷兵醫院裏的看護，服侍他們那些斷臂折腿的人，不知弄得慣弄不慣。女人總是如此，一刻兒說得很堅決的，一刻兒卻又猶移活動了。我說：你不能如此，我此刻正極力的鼓勵她，激勸她。』高翔如道：『剛纔周先生說：周師母到傷兵醫院裏，不知容納不容納的話，我說：那有不容納之理。現在醫院裏正是人材缺乏，各處醫院正缺少看護的人，一時又無從去招。此刻你們周師母，又是從前學習過看護的人，他們正求之不得咧。至於雖然習過看護，卻沒有在傷兵醫院中當過看護，這也沒有關係。看護總歸一樣的看護，病人也總歸一樣的病人，難道因爲傷兵的性情粗野，不容易伺候吧？那也不見得！他們已經受了傷，性情也不能十分粗野，況且一個人在痛苦之中，而有人去撫慰他，扶持他，憑你怎樣的性子粗暴，到那時候，也要漸漸變成溫和了。這些戰場上受了傷的人，斷臂折腿，果然有些可怕而又可憐，最初有些看不慣，弄不來，但只要習慣了，就行所無事了。也是我有一位堂房妹妹哪！她最是膽小，看見人家出一滴血，她就不忍看。家裏頭每逢過年殺雞，她就逃得遠遠的，說是看見了血，就要難過。她也在某醫學校裏去學醫，那學醫的不是專門講學理，也注重在實習。所以醫學校都附設有醫院，以備實習。那醫院裏在解剖室中，開膛破肚，正不算一回事。那見了人家割破一個手指頭，出了血，就要皺眉搖頭的嬌小姐，如何可以去習醫呢？然而凡百事情，也是慢慢的由練習而成。起初她正不慣。有一次，也不過是個小割症罷了。她的老師

知道她膽小，教她捧着一隻盤子，承受那病人的血。誰知她一時間面孔紅裏泛白裏泛青。兩隻手抖個不了，好似篩糠一般人也就站不穩，搖搖幌幌的要跌下去了。老師怕她要暈厥過去，連忙換了一個人。但第二次仍舊派她捧盤子承血，可是第二次就好的多。以後三次四次，慢慢兒就慣了，直到如今，不要說小割症，便是大手術，她也是個很好的助手了。那位德國專門開肚皮的老博士還稱讚他，說是：『高小姐眞是一位好助手，不慌不忙，態度安詳，使動手的醫師得力不小。』的確，這又要手脚快，又要一點不慌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黃禮芳問道：『這是高先生的妹妹嗎？此刻在那裏呢？』高翔如道：『現今在中央醫院裏辦事。我們常常給她開玩笑，爲什麼從前如此膽小，一滴血也不能見。後來又如此膽大，幫着主任醫師，開膛破肚，敲骨剝皮，像個女劊子手呢？到那時候，你是怎樣的一種感想呢？她笑着說道：有什麼感想呢？這叫做習慣成自然。我們弄慣了以後，不當是人的一具軀體，好比是一架機器。機器損壞了，自然應當予以修理，開肚皮，鋸骨頭，也作如是觀。你們沒有瞧見修鐘表的嗎？假使一架自鳴鐘震毁了，把它的鐘面拆開來，把它裏面的砝條理好了，那鐘仍舊可以走了。我們的開肚皮也就是和修自鳴鐘一樣的意思。你們再沒有瞧見修桌子椅子的嗎？假使桌子椅子的腿斷了，他們便把它鋸去了一條腿，另外接上了一條腿，這桌子，椅子，也就可以派用場了。我們鋸骨頭，也是一樣的用意。總之到了那時候，我們眼睛裏，不能當它是一個肉體，只能當它是一架機器，那自然不能再見了血肉臟腑，而使人暈過去了。所以當我們施行解剖的時候，把人身別的部份都掩蔽了，只留一個局部，施行手術，也是爲的怕以別的部份衝動情感呀！她這樣的說法，眞好似與以前換了一個人咧。所以我說：周師母不要以爲不曾在傷兵醫院當過看護，嚇得不敢去，那是沒有關係的。只要是在習練，習練慣了，看了正不足爲奇。况且你們周師母本來也是學過看護的，這一點醫院裏的基本知識是有的。包你不到兩禮拜，就可以漸漸熟練，雖然是折足爛腿，血破狼藉的人，也會不放在心上的了。倘然顧慮到這般兵士們的野蠻不講理，這更無庸得憂慮呢。現在這班丘八太爺們，也不比從前，明達事理得多了，人家高尚的女士小姐們，不怕齷齪。也不是醫院裏出了重價去請她們來的，是她們爲了愛國心所衝動，自願紆尊降貴的來服務。人到底是有感情的動物，想到了那裏，就是心中有十二分的不舒服，也要耐下去一大半，爲什麼無緣無故的要去得罪她們？爲什麼要對於那班可尊貴的小姐們無禮呢？這種舉動，便要覺得自己對不起自己呀！』馮玉和道：『高先生！你這話，明白極了。人家沒有見過傷兵的，以爲傷兵是怎樣的橫暴。我們這回來，在路上是遇到了傷兵的，一點也不兇橫，非常

的講道理。我們不但是不怕他們，反覺得是可憐他們。像那天在船上，我知道他們肚子很餓，然而他們並不討來吃。我實在看不過了，叫禮芳吩咐船上人弄飯給他們吃。及至飯端出來了，一點沒有菜，然而他們也並不索討，就是白飯，吃得也是很香的。及至錢老牛拿出一碗青菜來，他們飯巳扒進大半碗了。看了那種情狀，眞教人感動得眼淚水也流下來。』馮玉和那時又把那一天遇到傷兵的情形，告訴周校長。周校長說：『你們都是好心腸人。所以我說我們中華民國是不會亡的，這一回的打仗，使我們全國人民，無男無女，都受到了教訓。使我們全國人民都團結起來，都像一家人一樣。譬如就像你新嫂嫂，說來不要見氣，你是沒有從小多讀過什麼書，你也沒有到什麼大都會裏去，見過大世面，聽過大議論。然而你新嫂嫂說出來的話，很有道理，很使人感動。我們中華民國，只要大家可憐大家，互相幫助，像你們路上遇見傷兵，知道他們飢餓，不管自己吃得彀不彀，又把他們送到大石橋去。要是人人都存了這條心，精神團結起來，還怕什麼呢？』馮玉和道：『周先生！你不要再說了，說得教人難爲情起來。我是一個鄉下人，又不懂得什麼，什麼叫做精神團結，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只問問你們周師母到底傷兵醫院裏去不去？她是懂得看護的，大概她也從前進過很高等的學堂。可惜我雖然活了二十幾歲，一些也不懂，連寫封信也寫不來。要是我稍爲知道一點點，我也可以跟着周師母學學。不知道將來傷兵醫院裏，用得着我這樣一個蠢女人吧？正是

誰將繡閣金針度？　引得寒閨碧玉臨。

第十八回　慰征人熨貼製寒衣　訪良伴殷勤籌善策

且說黃禮芳夫婦，爲了給高翔如及秦岳兩先生餞行，又邀着周校長作陪客。席間談起傷兵醫院移到陳家祠堂，周校長的夫人，以前學過看護，現在想去投效的話。黃禮芳的新夫人心裏霍霍然，她也想去。不過想到自己是鄉下人，從小失學，連寫一封極普通的信，也寫不來，不免自怨自艾。只是聽得周師母要去，却又有些怦然心動，要想跟着周師母學學，想來做一個助手，也不是十分難的吧？倘然從前有了一個成見，以爲這些傷兵是難伺候的，馮玉和也不敢作此想。現在她覺得傷兵不但沒有什麼可怕，而且很覺得可憐，她所以動了這個心了。周校長聽得馮玉和很有願入傷兵醫院幫忙之心，這是極好的一件事，那有不鼓勵她的。而且有了馮玉和，更使周師母有了伴侶了。便道：「你這位新嫂嫂，眞肯也到醫院裏去盡義務嗎？我眞有點不大相信！那不過是開個玩笑罷了。」周校長這時，用了個「請將不如激將」之法，說着，忙將手搖了幾搖，便道：「罷了！罷了！不用說了！你就是願意去，黃先生也不放你去的，這是件

很辛苦的事，何況你們正是在燕爾新婚的時候呢？」黃禮芳到底是老實人，聽了恐怕高翔如等要打趣他捨不得新夫人離開，便發急道：「她要去，我怎能不放她去呢？只是她一些兒不懂得看護之法，怎麼好去呢？你說：我不放她去，怎麼你周先生倒放周師母去呢？」周校長笑道：「這個情形有些不同。我們是老夫老妻了，你黃先生是新夫新妻，新夫新妻，都不願有一刻兒分離，所以我說：只怕黃先生不放你去。」高翔如却早看出周校長是用的激將之法了，便道：「我來公斷一句吧！我是極端贊成新嫂嫂到醫院裏去的，況且她是一位極熱心的人。她雖然不曾讀什麼書，她比了那些在大都市裏掛着女學生頭銜的那些摩登女人，專尚虛榮，只知奢侈的，不知要強到多少。至於黃先生，我可以決定他也不會阻止他夫人不去的。你說新夫新妻，不願有一刻兒分離，這話是對的。但是並不要叫他們分離呀！白天去做事，夜裏仍舊可以回來，即使看護們，有的要值夜的，也是輪班的，並不是永無休息之期的。不過我有一句話，倘使新嫂嫂眞願意去的，那是要跟着周師母在一塊兒的。因爲新嫂嫂原是說：她在看護上，一點也不懂得的，只怕她連醫院也沒有住過。周師母究竟她醫院裏的規矩是明白的，所以新嫂嫂要去，倒是與周師母是一刻兒不能分離的。」黃禮芳聽了，拍着手道：「對啊！對啊！高先生的話，眞可謂實獲我心。我們今天不會把周師母一同請來，眞是錯了主意了。現在我們就去把周師母請來，商量一下子，好嗎？這裏二姐，認得周師母的，我們託二姐去把她請來好嗎？」周校長道：『她也不在家。不客氣，她飯是早吃過了。』馮玉和道：『只是殘肴了，未免不恭。』高翔如道：『忙不在一時，明後天，你們夫婦可以去拜訪周師母，給她商量商量。我想這個傷兵醫院，需人正多。不但是醫務上看護的人，此刻正告缺乏。便是看護以外的人。也需要得多。譬如洗濯，縫紉等等，也正需要女界中人，洗濯，橫豎有低一等的洗衣女人去料理，那縫紉倒也是很要緊的。你想：戰場上軍士的衣服，還有像什麼樣子的嗎？尤其是傷兵，衣衫襤褸，拖一片，掛一塊，不算什麼事。記得我在上海動身的那天，有個女學校，正在給軍士們製絲綿馬甲。她們那個學校裏，派到三千件，趕五天裏要做成的，眞把她們忙死了。」這又把馮玉和的興趣鼓起來了。因爲馮玉和是會翻絲綿的。翻絲綿有什麼希奇，湖州的女人，個個會翻絲綿的。但馮玉和是江蘇省的鄉下姑娘會翻絲綿，也算是一種技術，便問道：『三千件馬甲，五天裏怎麼來得及呀！』高翔如道：「來不及也要趕出來呀！那是要立等着運出去的呢。這便叫做軍事緊急，沒有法子，女學校裏全體總動員了。上至頭髮已經雪白的女校長的母親，下至小學校裏八九歲的小妹妹，一齊動手。只要人多，大家熱心，有的做壳子，有的翻絲綿。這種絲綿馬甲，據她們說：軍士們穿

了，最實惠了，又是暖熱，又不累贅，裏面是絲綿，成本貴一點，外面殼子却是布的。因爲這是但求溫暖，並不求好看，他們半夜三更當哨兵的冷得瑟瑟抖，倘然有件絲綿馬甲穿在裏面，那比了穿一件棉袍子還實惠咧。』馮玉和道：『是的呀！可惜我不在這個女學堂裏，倘然我在這個女學堂裏，也可以幫幫她們的忙咧。』周校長接着說道：『這叫做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現在這個時代，只要你熱心，隨便什麼事，都可以幫助國家。譬如不做絲綿馬甲，別的事情也可以做呀！』高翔如道：『眞的！這三千件絲綿馬甲，她們儘五天裏趕出去了。白天來不及，她們開夜工，她們並不要一個裁縫來幫忙，她們都是盡義務的呀！那些頂小的女學生，也有事做，教她們點數目，十件一紮。好在身量差不多的，太緊了不好，略帶寬一點。這些當兵的人，也沒有大塊頭的，除非是高級軍官。說起來，還有好笑的事。某一個教會女學校裏面有好幾個女學生，她們趕織了幾十件絨線襯衫，也是捐贈給前線軍十們的。可是太考究了，一件絨線衫，單單絨線就要好幾塊錢吧？她們還在領口背面，繡了自己的名字，算是贈給這位爲國努力的戰士的。她們也不知道這絨線衫，是穿在那一位軍人的身上，不過她們這一點崇拜英雄的心，倒也着實可取呢。』這時二姐剛剛走上來，給他們上菜，聽得了，便笑着說道：『我想起來，那些絨線襯衫，總是他們當軍官的穿了，小兵們是穿不到的。』高翔如道：『這個可不知道了。穿在軍官身上，穿在軍士身上，總之是穿在爲國出力的將士身上就是了。因此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必固定是在某一項上，凡是有利於吾國抗戰上的，都是對的。』這一席話，說得馮玉和心中熱霍霍地。現在第一件事，她就想去看周師母。見了周師母，就可以指導一切，選擇馮玉和可以做的事，也想盡一些義務。高翔如道：「這再便當也沒有了。今天周先生就在這裏，請周先生回去說一聲，約定一個時候，你們明天就可以去拜訪周師母了。」原來馮玉和自到新柳港來，也不曾有過一位小姊妹。雖然那位姑母陶老太太，對於這位姪媳婦，很是疼愛。但年輕的人與年老的人，有些地方，終不能水乳交融，俗語說的「老不搭少。」倒是二姐，時常陪着馮玉和，說說笑笑。可是二姐，究竟是個女傭人。此刻遇到了周師母，可以藉此增長一些知識。到了明天，約定了時刻，黃禮芳帶領了他的夫人馮玉和，來見周師母了，周師母也是本地人，年紀有三十多歲了，黑蒼蒼的臉兒，一望而知是個身體健全的人。她已經生過了一男一女。女孩子今年七歲，男孩子也今年五歲了。周先生當了這個小學校的校長，有許多事情，由他的夫人幫忙，所以周校長得力於他夫人的內助不少。周師母雖然是個女人，說話行事，都很爽快，差不多點的男人，倒沒有她的決斷。因此人家說她巾幗而有鬚眉氣。還有人說：周校長見了他的夫人，有

些怕她的，新柳港的人，就此便說周校長是懼內的了。其實也不是周校長懼內只不過周師母的性子有點豪爽就是了。此刻馮玉和見了周師母以後周師母對於馮玉和，很爲賞識。因爲馮玉和老老實實，一點沒有年輕婦女們扭扭揑揑的習氣。而且知道她還是一個未滿月的新娘子，因爲結婚的那一天，在禮堂外面，就擲下一個炸彈，因此一嚇便逃難到這裏來的。雖然是個新嫁娘，却是脂粉不施，綺羅不御這倒也是難得的。周師母便說：我雖從前學過一點看護，但是在傷兵醫院裏却沒有做過事，不知道做得來？做不來？至於醫院裏的人手一定是很缺乏的，來一個，好一個，我們肯去，他們一定是很歡迎的。此刻各處都設了傷兵醫院，傷兵一批一批的推下來，在從前就沒有預備好這許多醫生，許多看護，現在大有措手不及之感。況且醫院也都是急就章，臨時立刻籌辦起來，那裏去抓到這許多看護呢：便是急忙造就起來，辦那些速成科，也有些來不及。何況這種醫院的經濟，也是很竭蹶的，待遇也未必優的，這全靠一班志願來當看護的人了。不用說，這一班志願來當看護的人，都是熱心愛國份子，技術上也許差一點了。好在當看護，不比當醫生，究竟也容易一些。此刻新嫂嫂也願意來，和我們一同做事，這是我們極其歡迎的：但這是很吃苦的呀！不知新嫂嫂能吃這個苦不能？」

馮玉和心中想周師母說出這種話來，未免有點小覰人了。難道只有她能吃苦，別人就不能吃苦嗎？但也不能衝撞了她，却仍舊笑迷迷的說道：「吃苦我倒是在母家就吃慣了的。我們鄉下人，什麼事都要做，況且這是我們出於自願，並沒有人強迫我們要這樣做。人家爲了救國，性命都拚了，我們吃些苦頭算得了什麼事。」馮玉和話還沒有說完，周校長恰在旁邊，便拍得兩手非常之響的說道：「好極了！要是大家都像你新嫂嫂這般熱心，我們中國立刻可以翻身，也不會給人家欺負，也不會給人家侵略了。但是我們也得問問黃先生的意思怎樣？黃先生也讓這位新夫人去擔辛受苦嗎？』黃禮芳這時倒也福至心靈的說道？『那是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她願意去，我怎麼好阻擋呢？就像周師母要去，你周先生也不能阻擋她一樣。何況這是一件好事情，似乎我們做老百姓的，大家應得盡這一份子的義務。我們到了新柳港來一天到晚，沒有事做，正閑空得要命，而人家却是忙得要死。我們正想幫幫人家的忙，無奈不得其門而入。恰巧周師母學過看護，傷兵醫院又搬到這裏來周師母又是這樣熱心的人。玉和她一些也不懂什麼的人，跟了周師母學學，他日得有寸進，也是好的。』周師母道：『現在我們別的話都不要去講了。只等他們的傷兵醫院來，看事行事。在這理世亂兵慌的時代刻刻的在變幻着。總之我能到那邊去，你新嫂嫂也可以一同去。」周師母又問問馮玉和國文的程度，但是實在淺薄得很。因說道：

「現在女人們在外間要做事情，這國文倒也是要緊的。雖然不必要怎樣的深，可是普通的文字。要看得明白，白話的信，也要能寫幾行。即使有幾個別字，只要人家懂得，就無妨礙。新嫂嫂沒有事的時候，補習補習，也是好的。我有閑空時，也在小學校裏補習。從前寫一封信，就有十幾個別字，現在好得多了，至多也不過兩三個別字。」正說到那裏，她的兩個兒女，都放學回來了。肩上都背了一個書包，跳跳縱縱的走向前來。周師母道：「走過來！這是一位黃師母，你們都來行一個禮。」他們姊弟兩人，女的鞠了一個躬，男的用手向額上一舉，算是行了一個軍禮。引得大家都笑了。馮玉和道：「周師母！你有這樣兩位妹妹弟弟，你怎麽可以離開他們，向醫院裏去服務呢？』周師母道：『不妨事！他們還有祖母照顧咧。祖母把這兩個小東西，眞同寶貝夜明珠一般呢。」他們說說笑笑，辭別了周校長周師母出來。那時演劇隊和高翔如等一行人，正在這天動身。他們雇了兩條船，即日開行。所去的地方，他們不大願意公開。雖然說定了到這個地方的，但是忽然之間，一個風聲，說是這個地方有些不妥當。他們也許掉轉頭來，向別個方向走了。凡百事情，全靠自己機警，在那種世途慌亂的當兒，你要呆板板的，就得自己吃虧。尤其在旅行之中，更要步步留神。據高翔如先生所說：他們的一組，不過暫時與他們同行。到了一個時期，就要與演劇隊分開來的，因爲他們的路線不同，而他們的使命也是不同。到了一個地方，他們也就要分道揚鑣，各人走各人的路了。黃禮芳千叮萬囑，請高翔如先生，到了一個地方，就寫信給他們。他說：「姑母不願意到上海去，我們恐怕一時也不會離開新柳港。高先生一路可以收到緊要的新聞，詳確的戰報。知道你也是很忙的，不過到緊要的關頭，倘能通知我們一個大概，我們不是就可以趨避了嗎？可憐我們這裏，好像把消息都封鎖起來了呢。』高翔如也答應了，他說：『凡是可以通信之處，我必然給你們通信。不過現在我所去的地方，連自己也不知道，應得到什麽地方去。眞像水裏的浮萍草，一陣風來，就吹到了西，又一陣風來，再吹到了東。那就是古人文章中的萍蹤莫定，萍水相逢，就是這個譬喻了。也許到了一個地方，萬不能給你們通信，因爲通信，就要冒絕大危險的，那時你們也不能不體諒我了。』黃禮芳點頭道：「這個自然，那我們也不是不明白的，總之希望能通信的時候，高先生不要忘懷了我們呀！」正是

休驚河北狼烟斷，　常盼天南雁羽來。

三六—一〇三